芸生文存 第一集

目次

中國的外交病

引言

中國立國數千年，是世界上年齡最高的國家，而有外交卻是最近代的事。中國峙立東亞大陸，在她周圍的都是文化低劣的民族，所以形成一種文化的孤立。在中國經史上的異族，都是嚮化征服的夷狄。在一種意義上，既不是對等的敵國，也就不是稱爲外交。若漢之於匈奴，宋明之於蒙滿，也可不必納入外交的範疇，因爲他們都是文化低劣的民族，不是中國的根本之患。中國在這種偉大的孤立下，雖經過兩度亡國，而仍保持其存在，反而把強梁的異族征服了。這自然是我們民族的光榮史，其實也是我們的不幸，因爲我們外交病根就種在這悠久的孤立的歷史背景上。

中國因為一向在孤立形式下生存着，四周民族又都是文化低劣，養成以一國為天下的廣漠而空虛的觀念。孟子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兩句話，很可說明這種傳統觀念。在這種觀念下的國家行為，便是領土觀念不充實，國際法知識缺乏，這也可說是中國外交病的先天病原。時人頗有從先秦政治史中找出國際法的痕跡的；但自秦始皇兼併一統之後，國際法的蹤影便不見了。

在近代以前，可以視為外交的也有幾件事，那祇是中國外交的啟蒙。如第八世紀末唐玄奘的游印度，繙譯千餘卷佛經，得來些佛教文化，第十三世紀末馬可勃羅的來華，輸送些海外文化，這是文化之交通，還算不得正式外交。在馬可勃羅東來的同時，還有忽必烈的西征歐洲，但也祇是武力的馳騁，斬虜而還，既不曾擴張了領土，也不曾帶回什麼國際意識，僅賸下流風遺烈供後人憑弔而已。中國與日本的交通，已有兩千年的歷史，但日本對中國具有完全敵體的資格，是近百年的事，在此以前也不過是嚮化中國文化的夷狄之一種耳。所以嚴格說來，這都不算是外交。

中國的正式外交，是自尼布楚交涉始，中國的外交病也自此始。

中國的外交病患了二百多年，我們爲診斷便利起見，可以把牠分成六個時期：(一)由尼布楚交涉到庚子事變是懵懂顢頇時期，(二)由庚子事變至滿清之亡是驚悸怯懦時期，(三)自辛亥革命至歐戰結束是爛污時期，(四)自華盛頓會議至北閥末路是睡眠時期，(五)自國民黨北伐至九一八事件是虛熱時期，(六)九一八以後是××時期。肺病到了第三期便會死人，這個外交病已到第六期，我們國家的命運究將如何呢？

第一　懵懂顢頇時期

語云「兼弱攻昧」，這一時期的外交病，初害在「昧」，繼而至於「昧」而且「弱」。尼布楚條約訂於康熙二十八年（公曆一六八九年），那次交涉始終由康熙帝主持，在中國方面說，實是光榮的勝利。我們事後來看牠的病象，是在訂約之

前，尤其在訂約之後。訂約以前的雅克薩爭奪戰，中國兵迭次燬城而還，而不知駐兵屯墾，所以俄兵屢次去而復返，可見中國領土觀念的薄弱。訂約之後，中國樹立界碑，但並未會同俄國，在額爾必齊河畔的碑上，匠人竟把「興安嶺以北屬俄國」誤刊爲「興安嶺以南屬俄國」。並且有幾個界碑實非立在邊界上。後據俄國科學家米丁多甫調查，中國所立的界碑，最北的不在外興安的山峯，而在急流河與精奇里河合流之處，最東北的不在外興安與烏特河之間，而在烏特河及土格爾之間。中國自動的放棄了二萬三千方英里的土地，這是怎樣的懵懂！（註二）

以後一百多年沒有大事，祇是保持着鎖國政策，拒絕通商，與外國使臣爭跪拜禮而已。至道光年間的鴉片戰爭，真正的癥結祇在通商問題。這時世界交通廣闢，歐洲各國已在熱烈競爭殖民地，中國缺少國際知識，還逆着潮流拒絕東漸。林則徐在當時是比較懂「洋務」的，但畢竟知道的太少，而又固執自信。鴉片戰爭之役，林則徐與琦善同是失敗者，但一般的輿論總是左徐而右琦善，彷彿林則徐是岳飛，

琦善是秦檜。我們現在對這個問題不能這樣簡單認識了。從近幾年所發現的新史料上，使我們知道琦善是比較能知彼知己的，他的外交手腕也是比較可以使國家少受損失的。但是他那一點理智如何抵得住由皇帝以至百姓的虛憍之氣？結果沿海敗績，訂了南京城下之盟。中國的門戶是給英國打開了，但絕未將懵懂顢頇的病去掉，繼起的廣東督撫徐廣縉葉名琛，依然是強硬虛憍。徐廣縉繼承了林則徐的精神，以爲「人心可用」；葉名琛便是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主義者。由此演變而成爲英法聯軍，皇帝出亡，首都淪陷，所爭者仍祇是一個通商問題。從此中國由昧而弱，稍微得了些教訓的同治維新，也脆弱淺薄得可憐，並未曾給這個懵懂顢頇病打開轉機。

在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的霍亂病中，還連帶害了一場虛脫病，這場病並不比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的損失小，或者還大。不過因爲病得馬虎，一般的感覺也就很麻木。這便是中俄瑷琿條約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這事很可笑。俄國當克里米戰爭

時，藉稱假道，使將軍隊開入黑龍江，當時因為太平天國鬧得正厲害，東北兵備很是空虛，咸豐帝的對俄政策不能強硬，祇教黑龍江將軍奕山等密為防範不可張皇而已。頂到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俄國已佈置就緒，稍用虛聲恫嚇，奕山就簽了璦琿條約。這個條約的損失非常嚴重，中國把外興安以南黑龍江以北，完全割讓俄國，烏蘇里以東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線及海參崴海口，劃歸中俄共管。同年的天津條約，桂良又把共管之地完全出讓。這樣的外交，好像出了一陣虛汗，便送掉比現在東三省還多些的領土。頂到北京明白這損失之大想圖補救的時候，英法聯軍問題發生，俄國賣了個空人情，恐嚇英國人，說俄國是中國的朋友，假做調停英法，又簽了咸豐十年的北京條約。俄國得了東北領土之外，又得了通商的權利。英法兩國為爭條約通商，擾擾三年，興動兵戈，纔能達到目的，俄國却未費一槍一刀，得到比英法兩國還大的領土。可見英法之笨，俄國之巧，中國之懵懂顢頇！後來馬關議和時，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爭論割讓台灣，伊藤就引此事為例，說：「中國吉林黑

龍江一帶何以讓與俄國？」李以「中國前讓與俄之地，實係甌脫，荒寒實甚，人烟稀少」答之，這理由實在勉強得可笑。

此後的中國外交，轉入李鴻章時代，李氏也是缺乏國際知識的人，所以未能脫離懵懂顢頇的窠臼。一個朝鮮問題纏了二十年，結果訴之甲午一戰。這個大問題的緊要癥結，便是中國缺乏國際法的知識。對於屬邦祇有一個朝貢稱臣的空洞觀念，日本找上門來辦交涉，總理衙門答以「中國不強預朝鮮政事」，日本遂直接與朝鮮訂了江華條約，認朝鮮爲一自主之邦」，光緒十一年的天津條約又承認中日兩國對朝鮮有同等出兵權，甲午之戰，就這樣懵懂的造成了。

甲午一戰，關係中國的命運很大，李鴻章未能把握住三國干涉的均衡局面，懵懂的投到俄國懷裏，一個中俄密約，打破了國際均衡，瓜分的局面就來了。德國占了膠州，俄國占了旅大，英國得了威海，法國也撿了廣州灣的便宜。我們讀了威特的回憶錄（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便知我們的一代大外交家李鴻章，是怎

樣的愚蠢？其他碌碌之輩更不足論了。這個時期到甲午戰後本該結束了，而慈禧慫恿着義和團又大顯預了一下，纔把這時期外交病發揮得淋漓盡致！

第二　驚悸怯懦時期

庚子事變之後，中國對外的心理大變，提及「毛子」，小兒不敢夜啼。外交局面完全陷入驚悸怯懦狀態，風吹草動，便要害怕，李鴻章便是如此被俄國逼死的。日俄在東三省大戰一回，中國坐觀成敗之後，對於日本便祇有予取予求了。中國這時怕事的情形，可拿安奉路改線交涉作代表。這事原是日本無理要求，奉天督撫錫良程德全也頗斷斷與爭，日本一經以自由動工恫嚇，中國外務部便答應「儘可推誠熟商」了。同時錦愛路與諾克司計劃，原是中國欲借外資以打破日俄在東北的壟斷之局，俄日兩國均來恫嚇中國，日本的照會表示得更露骨，說：「貴國政府於決定辦法之先，務須商允敝國政府；如或漠視敝國之地位，不與商酌，遽行定議，則兩

國關係上惹起何等事故，殊難預料。」這與近年來日本常唱的「將予以斷然處置」，同一意味。

這時病象陷於驚悸怯懦，神志却比較清明了。清廷對於東北的內政外交，曾有很多的努力。可惜這時日本的外交網已布置完成，徐世昌唐紹儀錫良程德全等最後掙扎失敗，革命一起，清廷便告終了。

第三　爛污時期

這個時期，是從辛亥革命開頭。這時的病象，不是懵懂，因爲這時的活動人物已有國際知識，也不是驚悸，因爲這時的活動人物頗有勇氣；牠的癥結是把外交的爛污手段用在內爭上，這是此期以前所未有的。

當一個國家在內政上發生重大革命的時候，天然的就是外交危難時期，若再夾雜些不純的動機，自更不問可知。民初的中國外交很爲要緊，最值得我們研究，但

是暴露出來的史料還很少。據說民國政府成立之後，關於革命的檔案曾被銷燬，這是一種損失。此外袁家未曾發表專集，也未曾露出多少文獻，國民黨方面也很少具體史料。我曾經翻檢了「中山自傳」，「總理全集」，「鄒魯文存」，和馮自由著的「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等書，祇能得到一些模糊的印象，不能作具體的剖析，而外國方面的材料頗為不少，但沒有本國文獻的質證，運用外國的材料，尤其是日本的材料，多少總帶些危險性。

但以事實相印證，頗可看出孫袁兩派在外交上的競爭。外蒙古的獨立與西藏的自治，是俄英承認民國政府的代價，袁世凱以滿蒙五路換取日本的承認，這都是事實。俄國對於外蒙古的陰謀，蘇俄的「赤檔」已予披露，滿蒙五路換文我們也從日本方面見到。第十卷第四十二期國聞週報上有一篇「宮崎寅藏故宅記」，很可象徵國民黨與日本的關係。文末提到宮崎龍介發表「日支交涉二大秘話」一文，大意說，民國二年前臨時大總統孫文卸職到日漫游，曾與日本公爵桂太郎密議日本扶助

中國革命階段、（註二）這都是危險材料，我們不敢冒然相信。日本出版的「文書より観たる大隈重信侯」一書中，載有民國二年孫中山給大隈的一封信，似尚近理，開價已不算小。至於袁政府的手段，我曾在駐日使館檔案中發現兩條電報，知道北京政府為取締國民黨在日本的活動，曾許給日本經濟交換利益。（註三）最著名的還是善後大借款。又英人 A. M. Pooley 所著 Japan's Foreign Policies 一書，對於民初的外交頗多紀述。在一〇四——一〇五頁載着一個有趣的怪文件，據說是孫中山與某日人（Certain Japanese）簽訂十五條密約，內容謂為保障東亞和平起見，中日有聯合必要，但現在的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不能合作，所以由熱心和平的日本政治家及商人幫助中國革命。約定由寺尾大倉等供給款項武器，如何交款及如何運軍火，均有規定。這種怪文件，自然不能十分相信，祇可作為參考。（註四）這時日本已對北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而又製造第三次革命。假使果有其事，頗為不可思議。當時孫袁雙方互以「賣國」相詆，其實在主觀上都是愛國者，不過客觀的影

響有些不同而已！

二十一條交涉結束不久，帝制問題發生，引起以日本爲領袖的五國勸告。日本一方面援助反帝運動，一方面以更爛污的手段，玩弄宗社黨，作復清運動。這事在日本固然「下作」，實也是我們自取其辱！

其後段祺瑞當國，發生了有名的西原借款，借款逾二萬萬，大部無擔保品，流爲濫債，從這方面看，可說是勝田主計西原龜三等人的賣國；但中國拿到這許多錢，未幹正經事，結果大打內戰，演成濫污的悲劇，未免不成話了！（不過這時有參戰一役，單看字面，雖覺滑稽，在外交上却奠下一塊有力的基石，這是段氏之功，不可掩沒。）

第四　睡眠時期

歐戰結束後，巴黎和會未曾解決了中國問題，因爭國權而有五四運動，一般認

爲中華民族從此覺醒，而我們的外交却經這短時的掙扎，不久便沈沈的睡了大覺！

華盛頓會議的結果，中國間接從日本手裏拿回山東，並宣布二十一條要求第五號各條的放棄，又從列強口頭允許了加稅和收回法權，又實際的取消了客郵，並且簽訂了「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的九國公約。這眞是中國外交史上向所未有的勝利，大家除了當時的興奮，又覺得的確是「公理戰勝了強權」，中國有了國際聯盟與九國公約的兩重保障，再不怕強者的欺凌。好像吃了定心丸，也好像喝了安眠藥水，死心踏地的睡了覺。

在這睡覺的時期，遂不聞國際理亂，一意埋頭於內戰，直至北方軍閥政權的死亡爲止。這一時期的安定狀態，完全是國際均勢的作用。這個遠東的國際均勢，自從庚子事變以後就存在着，在歐戰期中曾經短期失去，及至大戰結束，均勢復活，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具體化法律化。這種形勢對於中國是有利的。中國很可以在這種形勢下，袪舊病，養新肌，把身體弄硬朗些。誰知這位多病的先生，剛減少了外

力的摧擊，但是神經麻痺，又在睡眠狀態下五臟六腑打起仗來。這一點兒生機就這樣糟塌了，弄得身體越加孱弱，經不起風吹雨打了。這一場沉睡，雖經英國人在上海南京路刺了一針，祇是神經上受了一點刺激，却未曾醒。

第五　虛熱時期

這一時期與前一時期並無劃然的鴻溝，病人並沒有醒，不過在睡眠狀態中好像感了點風邪，又發起壯熱來，燒得面紅耳赤，四肢舞動，不細診察，還以爲是病人恢復了健康，其實是更深刻了些的病態。這一時期以國民黨北伐起始，至九一八事變告終。陳友仁奉行着「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政策，更兼鮑羅廷在背後弄小聰明，這個紙老虎的確顯爲虎人。看民國十五年底，英國公使藍博森帶來的對華政策的十六條大綱，英國肯持那種開明態度，實象徵着中國外交黃金時代的到來。但是標語政策却看不起這種所謂好意，簡直未把英國人的小慇懃放在眼裏，它想要打倒一切

的帝國主義。十六年一月強硬的收回漢潯租界，英國乖乖的低了頭，標語政策居然有靈，便鼓着這股子虛熱之氣，到南京撒野，英美軍艦一開砲，紙老虎戳破，再不能虎人了。南京事件的意義很大，這件事結束了曇花一現外交的黃金時代，復開此後無窮的艱危。兩年前我在另一篇文章裏對此事曾作如下的論斷：

「……既失外人之同情，國民黨之紙老虎復爲戳破，自此外人對國民黨之運動，祇有憎惡輕侮而無所敬畏矣。綜此案之損失，不僅在中國生命財產之損失，及對外巨額之賠償，而中國革新運動之夭折，以及國民黨權威之掃地，胥兆於此。若此後之日本兩次出兵山東，構成濟案大變，日人之敢予悍然不顧者，胥寧案爲之厲階。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民黨於此已開今日國危民辱之漸矣……」（註五）

現在我還覺得這個論斷不錯。收回漢潯租界，使人作勝利的憧憬，國民黨外交的失敗，實自此始。我再引前面那篇文章的一段話以證之：

「自大體言之，收回漢潯租界，因爲國民黨外交之黃金時代，實伏未來之禍因。何以言之？蓋漢潯租界之收回，實得之於類似暴民運動之方式。因是使黨人誤認外人爲易與，暴民運動之有爲。迨南京攻下，暴民蠭起，以類似之方式襲擊各國領館，於是外國軍人不能復忍，而巨禍作矣。得之於僥倖者，必失之於僥倖。充僥倖之所至，禍變至於不測。漢案之所得，即寧案之所失，忠於謀國者豈可輕事僥倖哉！」（註六）

在我們發壯熱的時候，日本却始終看清那是一股子虛熱，所以在英美宣布新對華政策之際，幣原雖唱了一段隨緣腔兒，表示他的較開明的對華政策，但南京事件爆發，日艦未曾開砲，幣原被「軟弱外交」四字罪打下台去，於是田中出馬，大演武戲，兩次出兵山東，卒於十七年演成五三血劇，皇姑屯的炸彈又將張作霖送終。到這時標語政策的虛熱原該退燒了，但是打下北京西山祭靈的情緒的興奮，又把反省的機會溜過，所以這個病仍保持着相當的溫度，到現在我們還可以從標語的殘迹

上看出當時的症象。

陳友仁的確給標語政策出過風頭，頂到王正廷上台，標語政策已然賸了一個空殼，王先生便在這個空殼裏翻觔斗。了結漢寧濟各案，是給標語政策還欠債。宋子文簽字的中美關稅協定，又給標語政策開出一條狹路，而關稅與法權兩項交涉糾纏數年，加稅一事確給宋財長闢了發公債的財源，收回法權却是喊乾了嗓子的乏戲，止於是訂了許多似有若無的新約而已。

這個曲線的虛熱症，到民國十八年末熱度忽又增高，同俄國打了一仗。此事在心理上分析起來很是微妙。蔣張王在北平的一夕談話，決定了這樣大事，當時恐有這樣一種幻想——壓迫蘇俄，是列強同情的，蘇俄爲懼列強必不敢對中國怎樣。這仍是「均勢夢」作怪，我說這時的外交病仍在昏睡，另外又發些壯熱，從這件事來看，可算診斷尙無大差。

對俄之役以後，國際對中國的觀感更不如前了，而我們的標語政策仍然高似靑

天。我在「憶汪袞甫先生」一文（註七）裏，對於我們當局的懵懂和顢頇，曾有一些記載，現在不再複述。總之，在九一八事變的前夜，人家已在磨刀霍霍。比較清醒的人扒在當局的耳根上去喊，但我們的外交病已深入膏肓，依然在昏睡中發燒。北大營的砲響了，數省土地失陷了，我們是對日不抵抗，掉轉頭去向國際聯盟喊冤，還是在做「均勢夢」。熱是退了，睡猶未醒！

第六　××時期

九一八到現在，又兩年多了。國聯無靈，公約寡效，失土日多，恥辱愈深，今後我們的病要轉入甚麼時期呢？覺醒呢？還是昏迷？復興呢？還是滅亡？現在沒有人能斷定，即使看出些預兆來，也還不忍肯定，最妥當的辦法是暫且畫上兩個×。

我這篇病話沒有結論，因爲我們的外交病還在繼續的害着。

二十二年十一月七日在天津南開大學講演。

（註一）見蔣廷黻先生著「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頁二九至三〇

（註二）「日支交涉二大難話」一文載「日の出」五月號附錄「東洋の火藥庫」頁六四至七九

（註三）見拙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六卷頁三八

（註四）中山致大隈書 A. M. Pooley 書中載有略文見該書頁一〇三

（註五）及（註六）見拙著「中國國民黨外交之回顧」，載本集

（註七）載本集

日本外交之歷史觀

一

日本的富強，是近七八十年的事。她富強的原因有種種，而外交是主要的一個。我們若對日本的外交史加以檢討，雖不能概括其建國的全體，要足窺見其主要部分。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第一個用意。

九一八事變，是國際政治的轉變關鍵，自此以後，這幕歷史劇主角的中國與日本，固然要起重大的變化，就是世界各國也要受到影響，甚至捲入未來戰爭的漩渦，也未可知。這個局面轉變的傾向，固非吾人所能妄事窺測，但須知日本是編排這幕歷史劇的最初主角，我們若能從日本外交的史實去探討今後的外交動向，或於

全局的窺測不無小補。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第二個用意。

二

日本外交史，差不多就是日本維新史，也可說是日本富強史。大隈重信主編的「開國五十年史」，即自美國彼理提督(Commodore Perry)的使日那件事開始寫述起。彼理率領兵艦到日本要求通商，是在一八五三年（日本嘉永六年，中國咸豐三年）。此事與中國的鴉片戰爭意義相同，都是因拒絕通商不得已開放商埠與歐美近代文明相見。然日本因此啟開富強的機運；而中國卻從此自暴自棄，層層束縛，陷入被人宰割的境地之中。因此日本的神奈川條約與中國的江寧條約，便成爲兩種不同意義的歷史文件。

日本先受蘭學的啟迪，漸漸認識西方文化，及受到彼理帶來的近代兵器的教訓，又急起直追，派遣學童到歐洲留學。明治維新的大業，便是這班留學生造成

的。日本人近來慣以「自力更生」四字鼓勵對於所謂「國難」的奮鬪，這一段歷史纔是名符其實的「自力更生」，也是日本開國外交的第一聲。

日本開國外交，一經確定，其步伐就很正確，其後雖有幾次近於冒險的行動，却也是預先準備至相當程度，然後才放手做去的。甲午挑戰，是日本一次大冒險，但她用過將近二十年的功夫。西鄉從道到台灣殺人越貨之後，還討了些彩頭回去。後來日本把琉球吞滅了，中國也未曾給她個臉色看看。等到朝鮮問題開端，森有禮井上馨等親眼看見清廷的顢頇無能，李鴻章的見識也很平常，自然不把中國看重了。袁世凱的手段辣了一些，日本遂感覺非先下手不可，因而促成她甲午挑戰的冒險。當她決心冒這次險的時候，她也看到李鴻章的才略有限，清廷的意志薄弱，與袁世凱的無權無勢，同時她在國際上也下過一番功夫。因爲那時，世界列強大都不同情日本，而日本則方以事實上之種種進步，博得列強好感。日本一面進行修改不平等條約，一面則向列強借款並購械，使列強同她發生利害關係，不致妨害她的軍

事行動。若英美始終對日守善意的中立，便是這種外交的成功。三國干涉，是日本冒險的一種報應。但陸奧宗光有敏捷應變的長才，軍人當大戰之餘，亦能戢其虛憍之氣，看風轉篷，渡過危機。一般人說日本低首歸還遼東一事，是一種恥辱，其實那是日本外交一種特殊的成功。外交家在勝利中求收穫易，在失敗中而不僨事難；陸奧的主張歸還遼東，比在馬關窘迫李鴻章的功勞大得多。且從此事看來，陸奧實比伊藤還勝一籌。

日俄戰爭也可說是日本的冒險，但比甲午之戰有把握多了。日本在此後的勝利，與其說是軍事的，毋寧說是外交的。英日同盟是日俄戰爭的發動機，也是日本的勝利左券。手簽英日同盟的林董，固然的是首功，但尤不得不推主持此事最力的山縣有朋爲造時勢的英雄。當時伊藤還在游聘俄國，運動加入俄法同盟。這又是伊藤不如山縣的地方。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並未取得軍事上的最後勝利，所以小村壽太郎不得不忍氣簽訂樸資茅斯條約，被國民罵爲賣國奴，以軍人當首相的桂太

郎，也始終肩負這個挨駡的重擔。這都是日本外交史上值得重視的事情。

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的國際地位增高，所以外交也最活動，一九〇七年的日法協定及日俄協定，不特決定了遠東的局面，並且大大轉換了世界形勢。這個局面及形勢，使美國在遠東碰了硬壁，並且使德國在歐洲陷入重圍。這幕外交也是林董主持的，此人之外交手腕的靈活，在歷史上是很少見的。日本拉住了英法及帝俄，建立一個世界政治的陣勢，這個陣勢一直維持到歐戰的後半期。

在歐戰期中的山東攻略以及二十一條要求，是趁火打刼的醜行，但在外交上也不是全無做法的。她事先看準了中國的無能，事後又取得英法兩國的祕密諒解。因此，中國雖然參加了歐戰，忝爲戰勝國之一，而在凡爾賽和約裏面仍不能討得公道。中國演了一幕拒簽和約的悲壯劇，直到華盛頓會議纔得翻身。

華盛頓會議的結果對於日本當然不利。但她很聰明的接受了九國公約，及四國協定。日本一口氣忍了好多年，田中義一在濟南發揮了一下，未有多大收穫；直到

本莊繁纔揭開九一八之幕；而荒木貞夫之輩還準備在一九三五——六年大鬧一場。

日本的近代外交史，自神奈川條約算起（一八五四年），迄今不過八十年；而自中日修好條約（一八七一年）以來，這六十多年的外交，雖馳騁於世界壇坫，其主要目的完全在對付中國。我們從以往的歷史觀察日本外交，直是活潑幹練，能進取，能忍耐，尤能屈以求伸，此是我國不及日本之處。拿九一八以來的情形比較，現在的日本外交眞是孤立極了。甲午挑戰固是冒險，究竟是一個拚一個，同時還用些外交技倆，使英美守善意的中立，三國干涉遼東之後，立卽轉篷。現在日本併吞了中國四省土地，北欺蘇俄，東辱美國，撕毀了國聯盟約，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並拆散了國聯的臺，這是怎樣的冒險！日本在退出國聯之後，又促成美俄的握手，這又是怎樣的孤立！往年日俄戰爭，在日本誠然是毫無把握的事，但是英國旣然是她的同盟國，當然是有力的撐腰者，一方打消俄法同盟作用，同時得與俄國作有利的對拚；現在日本不啻與世界爲敵，究竟誰給她撐腰？二十一條要求，發生在國際均勢

破裂的歐戰期中，這是日本的意想不到的好機會。可是一九三一雖然是世界經濟蕭條的年分，但究未至一九一五時的嚴重，而且那時她把英法兩強拿在手上，供她利用，現在她能運用些什麼？世人嘗以現在的日本比作一九一四年的德意志，但當時的德國尙有一個「三國同盟」拿在手上，現在的日本究竟把握住什麼？

所以縱觀以往的歷史，現在的日本外交眞是拙劣孤立極了。但是，近代史是最複雜沒有的事。往往一個問題需要經過許多年後纔能論定；觀察日本事情，當然也不能超越這個原則，甚且還有更困難的地方。至於據現在以談將來，無論怎樣高明的推斷，總帶些不可靠的危險性。所以現在的外交情勢日本儘管是孤立的，我們却不能作一絲一毫樂觀的期待。

三

談到此處，我想提出幾點來說明日本外交的特徵，請讀者注意。

第一，日本是一個軍權最盛的國家，不僅打仗是軍人的本分，外交大權也握在軍人手中。從歷史的事實看來，軍人最有外交眼光，最有外交知識，也最有外交氣魄。政治家和外務省系統的外交家，均不及軍人，至於學府，簡直是念書的傻子。譬如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流的政治家，但實際推究起來，是一個平庸的遭逢時會者。他的政治眼光和手腕，都不如山縣，這於英日同盟一事可以看出。至於勇毅機變，負責有爲，他尤其不如桂太郎，這於日俄戰爭合併朝鮮的一大段落，可以看出；而且山縣和桂都是軍人。日本軍人的厲害，不僅是靠着幾個傑出的歷史人材，他們是有一個整套的組織。卽就外交一點言，軍部的材料比外務省的豐富精確得多多。每一個外交問題發生，軍部提出來的意見，大體總是正確而且切實。外務省所提出的，便比較瑣碎軟弱。所以每次重大的外交問題，都是軍部的意見勝利。這些奇蹟，歸根結底說來，與其歸功幾個領袖，毋寧都是些無名英雄的中下級幹部幹出來的。譬如荒木，現在儼然是叱咤風雲的國際人物，老實說來，這人也很平常，他

的力量完全在中下級幹部，也可說是中下級幹部的傀儡與喉舌。我們觀於此次荒木因為中下級幹部對於他不滿意而不能不辭職，便可相信中下級幹部潛勢力之龐大，實在足以左右日本軍部的首領。現在日本陸相已由林銑十郎大將擔任，此人必然依照中下級幹部的意志而執行一切，蓋可斷言。所以有些人以為荒木下野後，日本軍人的氣焰可以和緩一些，因之中日關係亦可改變一些，這是大大的錯誤。我們知道日本外交上許多事情都是出於軍人的主動，例如甲午的事變是軍人製造出來的；英日同盟的成立，亦靠軍人的力量；日俄戰爭是軍人包辦的；吞併朝鮮是軍人幹的；打山東，提二十一條，都是軍人作原動力；濟南事件以至皇姑屯案，是軍人幹的；這些事都算相當的成功。祗有西伯利亞出兵是失敗了，那是因為遇到不世出的英雄列寧，所以日軍沒有辦法，只好悄然而歸。這次九一八的亂子，又是軍人鬧出來的。任他怎樣魯莽，我們根據歷史的經驗，不敢說是毫無意識的輕舉妄動。再看九一八事變後一切，更無一不是軍人直接導演。製造一個偽國，使幣原不得不取消他

的五項基礎原則；關東軍一封聯名信，可以使元老重臣內閣政黨一致改變意見，硬着頭皮退出國際聯盟。這次的冒險，自然比以前更大。但因以前的史實，我們對於日本軍人的知識和魄力，不能不加以估量與重視。

第二，時賢多以日本農業恐慌及財政困難爲樂觀材料，此實皮相之見。且不論日本的農村還未到中國這樣破敗，財政還未到中國這樣竭蹶，即使她和我們一樣，若儘是希望人家倒霉而不知勉勵自己，也是一種懶惰心理的象徵。若果日本的農業和財政當眞不能支持了，從歷史上的經驗說來，中國更不能樂觀。因爲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凡是日本社會組織發生破綻的時候，也就是中國受累的時候。明朝的倭寇，沿海數省，擾攘數十年，那時正是日本四分五裂，全國不統一。當時中國受了偌大擾害，連個責問的對手都找不到。豐臣秀吉的征朝鮮，當時是在羣雄割據之後，類皆百戰餘生，無法安頓。豐臣秀吉知道這些人不可屈以武力，故興無名之師，驅之海外，所謂「勝則割彼膏腴，廣予封土，以圖自安，不勝則死於鋒鏑，不

許生還，亦所以自慰」。關於甲午之戰，凡治日本史者，皆知與征韓論大有關係；而征韓論的由來，是因爲明治初年討幕廢藩之後，武人不得志者甚衆，中心怨憤，故蠢焉思動。這與豐臣秀吉的動機一樣，不過結果成敗不同而已。這次九一八事變，多少也有這樣的社會背景。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盛行農業恐慌論，全國的出版物都熱烈的討論着這個問題。這事很給青年以刺激，軍人和一般祕密社團聽說家鄉那樣苦，看見都市的資產階級這樣闊，引起了無限憤慨，所謂「法西斯蒂運動」遂蔚然而起。此外還有其他暗潮在醞釀着，儼然又似社會組織發生破綻。於是「開發滿蒙資源」，便成救時的良藥。攘外以安內，是日本屢試屢驗的仙方，九一八事變當然也含有這種成分。

第三，近七八十年的日本史，差不多就是薩長兩系創造成的。他們因爲地理的關係，最先接觸西洋文明，知識豐富，明治維新以來軍政外交大權一向握在他們手中。現在因爲文化日益普及，所謂薩長已有逐漸衰微之勢，但日本政治勢力仍在他

們的影響籠罩之下。現在蘊長的精神已受法西斯蒂的洗禮，在這種混血運動下的日本軍人，特別來得頑強。現在日本軍人有兩個鬪爭在同時並進：一是對外以侵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備戰；一是對內打倒財閥。像三井三菱兩系財閥，一時固難打倒，但小財閥却已不能立足。南滿鐵路已被軍人拿到，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滿鐵的實權一向握在財閥手裏，所以不能不為私利打算。例如吉會路問題，其遲遲未完成的眞正原因，決不在中國的反對，而在滿鐵會社的阻撓。因為吉會路一旦完成，實行兩港兩線主義，南滿路的營業將受影響。現在南滿路已轉入軍部手中，過去的所謂「四路外交」自然消滅。吉會路拉濱路等與羅津港同告完成，整個的滿洲與朝鮮日本打成一片。日本軍部的統治，滿洲的資源，中國人的勞力，三者匯合一起，我們的東北問題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不錯，中國人是有民族觀念的，但是中國歷史上儘有在異族統治下呈現出相當時期小康局面的奇蹟。看東北人逃出後許多又回故鄉，智識分子紛紛去到偽國謀出路，勞動者也整批的出關傳賣他們的勞力。以中

國人的智慧與努力，在日本統治之下去發揮，效率自然大得很。一般人說，九一八是滿洲問題的爆發。照現在情形看來，那祇是一個開端，日本現在正在向滿洲裝炸藥，暗中增強牠的炸力，將來這個滿洲問題再行爆發起來，其嚴重性簡直不能想像。這個火藥庫爆發時，日本也許首先被炸燬，但中國無論如何，雖不被炸成粉碎，也必遍體鱗傷了。日本人正在嚷着一九三六年，他們是眞正在那裏準備。有人也說那時或許就是中國翻身的年頭，但憑我個人的體認，却不敢作這種空洞的樂觀。

第四，現在的國際大勢，不僅是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的鬥爭，同時還有一個更根本的文化鬪爭。在德讀克拉西文化沒落期中，迸發了兩個思想主潮：一個是極左的布爾希維克主義；一個是極右的法西斯主義。日本人的血液，天然含有法西斯蒂的原素。日本脫退國際聯盟之後，德國繼之，意國也在倡議修改盟約，改造國聯，一切皆如日本軍部的意願。荒木、希特勒、墨索里尼、三個人好像合用一個鼻

孔。同時蘇俄則西親法，東聯美，正在佈置一個對壘的陣營。從這個分野來觀察日本的外交，雖被包圍，但並不完全孤立。日本以滿洲問題逆轉了世界趨勢，德國以軍備問題陰蔽了歐洲天空，將來的問題，無論先在東方爆發，先在西方爆發，或同時爆發，這兩個旋風必然刮在一起。至終將世界刮成什麼樣子，那又有誰能知道呢！

廿三年一月三十日天津。

中國國民黨外交之回顧

引言

現代之中國，在國民黨政權支配之下，由爭取自由平等而至於國危民辱。此為中國民族之整個問題，凡屬國人，均有應得之咎戾；而國民黨以訓政者之資格治國，國民咸處被訓者之地位，問政無由，則國民黨尤無所逃責。語曰，履霜堅冰至，其來也漸。中國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何以竟遭三十年來未有之奇禍大辱？當然亦有其漸。國民黨遵奉三民主義，對外以求國際地位之平等，對內以求民權發展及民生解決。其志大矣，其努力亦不可謂少。然試一檢查國民黨近年來在黨務政治軍事外交上之種種表現，直無一不與其目的得相反之結果。夫既背道而馳矣，

則努力愈勤，而馳亦愈遠！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國民黨諸彥其亦懲前毖後而知所自返乎！設有人不憚煩瑣，將國民黨近年來之黨務政治軍事外交之經過，不捐巨細，悉爲條分縷析以舉之，必爲黨國諸彥及全國國民最有力之反省資料。某也不敏，願將國民黨近年來之外交加以回顧，使知外交之不臧，實開今日奇禍大辱之漸者也。

國民黨之最大外交政策，曰打倒帝國主義，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而其方法則曰「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本此政策與方法，遂有聯俄之舉，黨亦改組，一如俄黨之制度。迨中山殂謝，國共分裂，聯俄政策不能繼續；直至十六年十二月一日廣州暴動大悲劇發生，對俄之尋常邦交亦宣告斷絕。蘇俄之是否可親，爲另一問題，然自此中國在國際上失掉一大與國，而國民黨之外交政策，仍沿襲聯俄時代之口號，呼號「打倒帝國主義」，而實力又不足以副之。徒挑動世界各強國之惡感，初無可以使人懼我之道。外人每謂

近年來之中國外交爲狂妄誇大，有由來也。平心論之，國民黨在外交上之失敗，其最大原因，卽爲輕舉妄動，遍樹敵人，無銳敏遠大之眼光，純騖虛憍之氣，事實上本已失敗，而猶大言壯語以欺飾國民。若收回中東路之舉，昧於知己，尤昧知人，卒至三江戰作，遂訂伯力城下之盟。非輕舉妄動而何？若法權問題，國民政府早已於十九年元旦宣告領事裁判權之撤銷矣，而外人享有如昔，徒大言壯語以欺飾國民耳！卽若此次東北事變，自所謂中村事件發生以來，日本軍閥之囂然思逞，稍留心東事者，類皆覺之，國內尤不乏提撕當道之議論，乃中央既茫然無知，地方亦因循將事，迨北大營之砲聲一響，日本軍閥之猙獰面目已公然揭露，乃不可收拾矣。黨國諸彥平日對東事既昧於眞相，未能制巨變於機先，復僅依賴國聯而不籌所以自處之道。民衆曰「不撤兵不開交涉」，亦曰「不撤兵不開交涉」；民衆曰「宣戰」，則亦曰「政府已有準備」。日以不由衷之言，敷衍感情衝動之國民。甚至公然昭告於國民曰：「在國民黨指導下的國民政府，絕不能喪權辱國」。嗚呼！權喪多矣，國辱

深矣，仍囂然以欺飾國民，標語口號政策之誤人，竟至於此極耶！國民黨指導下之國民政府果不喪權辱國乎？有事實在！國民黨之外交，自十四年六月沙基慘案起，以迄最近之東北巨變止，可分為以下六段落：一、沙基慘案到漢潯事件；二、南京事件到濟南事件；三、修約運動與締結新約；四、法權問題；五、搜俄領館到中俄會議；六、萬寶山案到東北巨變。在此六年中之外交，雖瑜瑕互見，不少差強人意之處，然綜其經過，實成每況愈下之勢。標語政策已窮，虛憍之氣已洩，設再不籌亡羊補牢之策，猶矜焦頭爛額之功，則國民黨之得失其事小，中華民族之存亡所關大矣！

一　沙基慘案到漢潯事件

粵、港、罷工　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慘案爆發，全國悲憤，羣起作反抗帝國主義之運動。廣州民衆於六月二十三日舉行游行示威，行至沙面租界，英法軍開

槍射擊示威羣衆，死百餘人之多。政府抗議無效，民衆團體遂於七月中開始罷工，封鎖香港。凡爲英人服務之華人均行解雇，粵港交通斷絕，相持年餘，繁華之香港幾成荒島，英人苦之，屢求交涉而不可得。此爲國民黨運動羣衆組織之濫觴，亦爲外人認識國民黨之關鍵。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恐交涉不了，英人爲害於後方，廣東國民政府乃下令迅速結束省港工潮，以解英人之牽掣。九月二十二日外長陳友仁通知駐粵英領，謂不日取消罷工。十月一日實行取消，粵港交通恢復，歷時十五個月之工潮，始告結束。其時共產黨人對取消罷工頗表不滿，認爲國民黨出賣工人利益；然所舍者小，所全者大，一偏之見，未足以爲定論也。且粵港罷工之取消，亦非無條件的，蓋英人已對廣東國民政府實行新稅表示默契也。

八、實行加稅　十月十一日國民政府實行二五附加稅，入口奢侈品及特殊出口品加徵五厘，海關在外人勢力之下，雖不遵辦，而自設機關實行徵稅。其時北伐軍已奠定武漢，江漢關亦與廣州一例辦理。北京外交團對南北兩政府提抗議，粵府則不承

認外交團之存在，將照會退回不理。打破外交外團之合從，至有意義。外交團迭次集議應付之策，輒以英國態度游移，而無結果。馴至英國承認新稅，各國亦從而默認焉。此一事實為國民黨外交初出茅廬之成功。然其成功，亦正有其道。蓋知英人憎於粵港罷工之餘威，而又急於接近此新興勢力，以維持珠江長江兩流域之商務。粵府知其然，從而抵間蹈隙以打破外交團之合從，所加之二五附加稅又即北京關稅會議所議定之範圍，而北伐軍之進展，亦為各國所不容漠視者。有此三因，而又能充分利用之，陳友仁之外交手腕於此見其端緒矣。

英國新政策　十二月十日，英國公使藍博森初自英倫來華，未至北京，先溯江西上，與國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會晤於漢口，蓋彼已借得英政府震動一時之對華新政策來也。十八日駐京英代辦俄馬利向外交團提出說帖，述英國對華政策十六條大綱。其要點約為：一、引華盛頓會議之原則，保護中國領土之獨立完整，提倡中國政治經濟之發達，同意中國增加相當關稅，改良法權問題；二、中國今日情形，與

華府條約時代已大不同，中國已有強有力的國民運動，其目的在使中國躋於列國平等之域，列國應予同情與了解；三、建議由各國政府發表宣言，聲明願將修改條約及各項未決之問題，俟中國有正式政府時，與之辦理；四、聲明意欲迎合中國國民合法之願望，並廢棄中國政治經濟非賴外人指導不能發達之見解，中國國定稅則一經宣佈，即行承認中國關稅自主；五、關於法權報告書之建議，以及應行改善事項，無須遷延即有見諸實行之可能；六、無擔保債務不必急於整理。此說帖中對中國國民運動之重視，及隱示各國對華態度之落伍等，均爲中國外交史上稀有之文字。英國對華政策宣布之後，世界耳目爲之一新，勢之所趨，美日法意各國政府亦隨之各自宣布其較開明之對華政策焉。此時實爲各國對華之一大轉機，國民黨此時若有適當而有節制之外交政策與手腕，新中國之發榮光大，大有可能。惜乎國民黨之外交政策粗疏不斷，未能適當的抓住此新機運，而囂張暴戾之氣，又在在使人窺而生畏，迨南京事件爆發，此一新時代便隨英美之砲火而消滅矣。惜哉！

收回漢潯租界　北伐軍攻下武漢之後，民衆運動蓬勃一時，漢口之工潮尤爲澎湃，各國租界均因之戒嚴。十六年一月三日，漢口游行講演之民衆與英國水兵發生衝突，刺斃華人二，傷多人。民衆大憤，反英運動怒起，租界中之空氣尤緊張。五日中國軍警入英租界維持秩序。六日九江對英罷工，聲援漢案，中國軍警及工人糾察隊當日入英租界維持秩序。漢潯英領率僑民避居英艦，將租界中之產業交中國當局保管。中英遂從事交涉。二十三日國府外交部長發表爲漢案對列強宣言，首述遵奉民族主義之中國國民黨，不能容忍帝國主義者之宰割。繼謂外人生命財產之有效的保障，絕不能賴刺刀與砲艦之暴力，蓋中國民族主義之經濟武器，其堅銳絕非外人之戰爭器械所可抗拒。此次革命已將保護外人生命財產之責任，移轉於國民政府，此政府之力量，足以摧毀外人在華之經濟生活。國民政府極願以妥善之方法，解決中外間之各種問題。準備根據經濟平等互相尊重主權之原則，與有關之列國分別交涉。末聲明華兵之進駐租界，係由於英兵挑戰，及英工部局之退讓職權，且中

國管理漢口租界之現狀，並不背於國民政府平等政策之原則云云。此宣言之用意，在表明國民黨之對外政策，並說明漢案之責任，聲調高亢，爲國民黨第一篇富有聲色之外交文章。時英代辦俄馬利在漢口與陳友仁辦理漢潯交涉，至三十日漢潯案大綱已完全議妥，約定當日簽字，俄馬利已應約而來，陳友仁陡然拒絕簽字。其時英國「遠征軍」方將集於上海，陳謂不能在武力威脅之下遽爾簽字。陳當時即有文件致俄馬利，聲明拒簽理由，謂必不傷及中國之自尊心，始能締結和平協定。陳之宣言，首得英國工黨之來電贊許，陳復電謝之，並說明國民政府之志願。後英外長張伯倫允令來滬英兵止於香港，漢案協定遂於二月十九日簽字，潯案協定亦於二十日簽字。漢潯兩埠之英租界乃告收回。此案可謂完全勝利，然實爲冒險的奇蹟。蓋漢案之起，英兵之蠻橫固矣，而浮誇叫囂之民衆運動，亦有其咎。使當時之國際空氣稍劣，對方而非穩練持重之英國，爲禍爲福，良不可知。然當時各國同切排外之懼，英兵復大舉東調，中外洶洶，實有危機一髮之勢，卒能轉禍爲福者，陳友仁之

膽大氣盛，固使英人神爲之搖，亦時會之徼倖也。不然，國民黨之外交厄運，不待寧案發生而到來矣。自大體言之，收回漢潯租界，固爲國民黨外交之黃金時代，實伏未來之禍因。何以言之？蓋漢潯租界之收回，實得之於類似暴民運動之方式。因是使黨人誤認外人爲易與，暴民運動之有爲。迨南京攻下，暴民蠭起，以類似之方式襲擊各國領館，於是外國軍人不能復忍，而巨禍作矣。得之徼倖者，必失之於徼倖。充徼倖心之所至，禍變至於不測。漢案之所得，卽寧案之所失，忠於謀國者豈可輕事徼倖哉！

二　南京事件到濟南事件

南京事件　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程潛所統率之國民革命軍第六軍，攻下南京，二十四日發生搶掠各國領館之事，外人有被害者。停泊下關之英美軍艦，向南京開砲轟擊，竟日不絕，華人死二千餘，財產之損失尤重。外人大譁，甚謂拳亂之

再起。外艦既實行開砲矣，國民黨又無如之何。既失外人之同情，國民黨之紙老虎復爲戳破。自此對國民黨之運動，祇有憎惡輕侮而無所敬畏矣。綜此案之損失，不僅在中國生命財產之損失，及對外巨額之賠償，而中國革新運動之夭折，以及國民黨權威之掃地，胥兆於此。若此後之日本兩次出兵山東，構成濟案大釁，日人之敢予悍然不顧者，胥寧案爲之厲階。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民黨於此已開今日國危民辱之漸矣，可不懼哉！

第一次山東出兵　南京事件發生之時，日艦未隨英美之後而開砲，蓋幣原外相曾力誡軍人勿用武力。日本強硬派大譁，認爲幣原外交之屈辱，內閣大受責難。會台灣銀行之金融風潮起，民政黨之若槻內閣倒，政友會繼而柄政，田中內閣遂於四月二十日宣告成立。田中登台之後，大倡積極對華政策，復開東方會議，決定全部對華侵略政策。五月間北伐軍進展至津浦線，田中內閣遂藉口保僑，於五月二十七日決定出兵山東，七月七日日兵二千名抵濟南。未幾武漢分共，寧漢妥協，蔣中正

宣言下野，軍事頓挫，孫傳芳軍復進至浦口，日政府遂於八月三十日宣告撤兵，是即日本第一次出兵山東也。

、、、濟南慘變　十七年一月九日蔣再登台，復振北伐之師，節節進展，四月中旬日本再度出兵山東，至五月三日黨軍進至濟南，而巨變作矣。是役也，日軍屠戮我軍民，占據我城池，焚燒我官署，甚至殘殺我外交官吏，戰地政委會交涉員蔡公時氏身殉斯役，以至屍骨無所。日人之侮我欺我，可謂至矣。蓋此時之國民黨，在軍事上雖尚能擊敗舊軍閥，然一扼於南京事件之炮火，再敗於內訌迭起，在外交因應上又復闒茸無爲，故日人得肆其殘暴而無如彼何。狡如彼日，殆已窺破國民黨之不足畏矣。此問題曾提出國際聯盟，竟未受理。日人自即此懸案，以爲關稅等交涉之要挾，直至其所謂「權益」均已如願，始於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宣告解決。其議定書云：「關於去年五月三日濟案發生，中日兩國所受之損害問題，雙方各任命同數委員，設中日共同調查委員會，實地調查決定之」。聲明書云：「中日兩國政府對

於去年五月三日濟南所發生事件，雙方鑑於全國國民固有之友誼，及兩國政府與國民現願切望增進睦誼，故視此不快之感情，已成過去，以期兩國國交益臻敦厚，爲此聲明。」濟案爲何等事件，而竟如此了結！損害曰雙方，調查決定亦曰雙方，尙何有於責任問題？嗚呼！「不快之感情」果「已成過去」乎？芳澤與王正廷在南京對飲香檳酒之後，復與施肇基相見於日內瓦國聯壇坫之上，其間相去纔二年餘耳！

三　修約運動與締結新約

放棄廢約　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發表對外宣言云：「一、中國前政府與外國政府公司及個人所訂立之不平等條約及協定，既無存在之理由，國民政府於最短期間內廢除之。二、業經期滿之條約及合同，當然無效。三、任何中國官吏擬與任何外國政府公司或個人訂立任何條約或協定，凡未經國民政府參與或許可者，完全無效。四、關係中國之條約或協定未經國民政府參加

爲締約之一造者，不得視爲對於中國有約束力。」其時北伐頓挫，黨潮不已，初未喚起外人之注意。迨北伐軍事底定，國民黨之政權確立，國民政府於十七年六月十五日發對外宣言，略謂：「國民政府對於友邦依平等原則合法手續應負之義務，始終未曾漠視。深信一切國際間束縛解除之後，中國與各友邦在物質上精神上互相援助，必能促進世界文化之進步。」充分表明承認已成條約之意旨。七月六日復正式發表廢約宣言，十六日發照會二十餘件，分致駐京各國領事轉各該國公使。其宣言云：「國民政府爲適合現代情勢增進國際友誼及幸福起見，對於一切不平等條約之廢除，及雙方平等互惠主義新約之重訂，久已視爲當務之急。此種意志，迭經宣言在案，現在統一告成，國民政府對於上述意旨應即力求貫徹。除繼續依法保護在華外僑生命財產外，對於一切不平等條約特作下列之宣言：(一)中華民國與各國間條約之已屆滿期者，當然廢除，另訂新約。(二)其尙未滿期者，國府即應以正當之手續解除而重訂之。(三)其舊約業已期滿而新約尙未訂定者，應由國府另定適當臨時

辦法，處理一切。特此宣言。」同時又公布臨時辦法七條，規定無約時期之對外辦法。然約既未廢，此臨時辦法亦始終未予適用。而上述宣言雖仍揭櫫廢約之旨，而在事實精神上則已承認過去一切條約，而走修約之路。此爲國民黨外交「說大話用小錢」之第一聲。若就事實論之，廢除不平等條約固屬天經地義，然非一蹴而幾之事，且當時之環境，亦不許國民黨行蘇俄之故事，以一紙宣言廢棄一切對外條約。故採修約之步驟，以求逐漸改善對外關係，實亦應循之路徑。惟須以光明磊落之態度出之，使天下灼然共見。若已避難趨易矣，而仍大言壯語，則失之僞矣。充此一念，以致法權交涉步步皆僞，掃興而終。以欺於國民者，轉爲外人所欺，弄小巧者成大拙，此其鑑矣！

關稅新約　國民黨既表明承認舊約修訂新約之原則，交涉乃逐漸進行，而最先發動者爲美國。七月二十四日外部接得美國務卿開洛格之照會，略云：「相信各關係國人民幸福之增進，有賴於在中國成立一種負責之權力，足能指揮並合法委派之

代表，對於中美間條約關於關稅之規定，即時商議，以期締成新約。庶關稅自主之原則，及此國之商務在彼國口岸及領土內得享有無異於他國商務享受之待遇之原則，得相互完全表明。」此照會之意旨，在修訂舊約中之關稅部分，並表明「最惠條款」之要求。然於此際美國首先表示與中國修約，並許關稅自主，實與中國一大衝動。照會中更有「余雖深知中國人民之前途艱難甚巨，但余不得不確信中國經頻年內爭之禍後，一統一的新中國正在發現之中，美國人民當然俱抱此希望。」等甜蜜的句子，尤爲動聽。中美關稅條約遂經財長宋子文美使馬克謨之手簽訂於北平。其內容甚簡單，即附有最惠條款的關稅自主是也。其後於八月十七日簽訂中德稅約，十一月十二日簽訂中挪稅約，十二月十九日簽訂中和稅約，二十日簽訂中英稅約，二十二日簽訂中法稅約，三十日簽訂中瑞稅約，內容大都相同。惟日本立異，恣意要挾，直至十九年五月六日中日關稅協定始行簽字。聞日本所攫得之利益甚多，且傳西原借款亦已取得承認，此事迄曖昧不明。即就協定之本身而論，所謂互

惠者，亦關日本惠多我惠少。凡屬日常大宗暢銷之品，如棉紗之類，均有特殊規定，國貨無從得所保護矣。

一、一般商約　除上述關稅條約外，尚有一般商約之締結。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簽訂中比友好通商條約，同月七日簽訂中義友好商約。事前外交當局特別聲言此爲眞正平等條約。查此比義兩約之內容，除關稅問題如各國之稅約以外，最要之點爲：(一)彼此人民均受所在國法律法院之管轄，(二)彼此人民得在所在國內任何區域內居住營商及享有土地權。此爲以取得內地雜居及土地權，放棄領事裁判權，而附件中更特別聲明，領事裁判權之放棄，須得現有領事裁判權之國半數以上之承認（比約），或簽訂華盛頓條約國之議定（義約），始行有效。一時輿論大譁，以爲許外人以內地雜居權，爲害甚大，領判權之取消辦法亦太滑稽，立法院首倡反對之論，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學生將王正廷宅打毀，此爲國民政府外交當局第一次被打。實則義比兩約之可議，在領判權問題賚各國以合從之局，至若內地雜居，則爲領判權與租

界取消後之當然事實。至謂中國之經濟情形，遠不逮於各國，恐外人土地權成無限擴大之勢，則是租界反與中國有利矣。國力不充，左右皆非，此其一例也。十二月十二日簽訂中丹友好通商條約，十九日簽訂中葡友好通商條約，二十七日簽訂中西友好通商條約。內容與義比兩約完全相同。十八年一月廿三日中政會批准義比兩約，將附件三四加以修改，其內容爲「此締約國在彼締約國內居住營業，受所在國法律規定待遇不遜於第三國。」此對內地雜居之補救也。二月六日中土友好通商條約在美簽字，九月十八日中波(蘭)友好通商條約簽字。內容大抵不出以前各約之範疇。是時中俄之戰正酣，外交視線爲之一變。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簽訂中捷友好通商條約，五月十六日簽訂中法越南通商條約，內容益不堪問矣。

四　無結果之法權問題

先是外交部於十七年七月六日發表廢約宣言，公布管理在華外人臨時辦法七

條，復照會二十餘國使館。事經年餘，至十八年十一月七日各國法權覆牒始到，內容類皆不着邊際，以美國之表示爲較切實者。略謂：「本政府以爲中國對於財產生命在法律與物質上之保障，仍有未盡滿意之處。」末謂：「本政府準備設法逐漸取消領判權，與以指定區域，或以特種法權爲標準，或二者兼顧並籌；惟此種逐漸取消方法，應與貴政府能設法改進根據現代法學觀念，製定法律並實地執行，同時並進。」言中尙非無物也。乃交涉無成，國民政府於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命令外交部於十九年元旦實行撤銷領事裁判權。其命令云：「查凡屬統治權完整之國家，其僑居該國之外國人民，應與本國人民同樣受該國法律之支配及司法機關之管轄。此係國家固有之要素，亦爲國際公法確定不易之原則。中國自受領事裁判權束縛以來，已屆八十餘年。國家法權不能及於外人，其弊害之深，無庸贅述。領事裁判權一日不能廢除，卽中國統治權一日不能完整。玆爲恢復固有之法權起見，定自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凡僑居中國之外國人民，現時享有領事裁判權者，應一律遵守中國中央

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頒布之法令規章。着行政院司法院轉令主管機關，從速擬具實施辦法，送立法院審議，以便公布施行，特令。」外長王正廷復於三十日發表如下之宣言：「中國自受領事裁判權束縛以來，茲將八十餘年，政府對於僑居領土內之外人不能行使法權，此項制度之弊害，無庸贅言。中國政府與人民自不能任此狀態再行遷就，不施補救之方。領事裁判權實非尋常外交問題可比，其關係中國人民者至爲深切，中國政府同時亦認爲一最重大之內政問題。職是之故，中國政府不得不聲明民國十九年爲最重要之時期，並定是年元旦起，以領事裁判權之撤廢，恢復中國之主權，開始實現。中國政府擬取之方法，以解除中國主權所受領事裁判權之束縛。故已令行政院司法院等主管機關擬具辦法，以便施行。中國政府對於各關係國之業予表示同情及確實之聲明，深幸各該國與中國間對於上項原則，意見並無不合；並對於現有政府準備之辦法，如有意見，允於相當期內，與之審議。故國民政府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命令實現一種步驟，用以袪除易於發生誤會之原因，並增進中

外人民之關係者也。」同時命令取消各地交涉員，以示外人應受普通法庭管轄。經此一度命令宣言之後，在名義上中國已實行取消領事裁判權矣。最可笑者，國府於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命令，已着於十九年元旦實行撤銷領事裁判權矣，其間相距，僅有三日，乃猶施施「着行政院司法院轉令主管機關從速擬具實施辦法，送立法院審議。」豈已命令撤銷而尚無實施辦法耶？而外部之宣言，復大開後門曰：「對於現有政府準備之辦法，如有意見，允於相當期內與之審議」云云。豈又以外人經大言壯語之恫嚇後，便將移樽就教乎？欺人乎？欺天乎？眞滑天下之大稽矣！此後王正廷雖迭與外人週旋，迄不之理，國民政府遂於五月四日發表法權停頓宣言，時國民會議開幕之前一日也。其宣言云：「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對領事裁判權之撤廢，曾發表明令。略稱自民國十九年一月一日起，凡僑居中國之外國人民現時享有領事裁判權者，應一律遵守中國中央及地方政府依法頒布之法令規章。着行政司法兩院轉令主管機關從速擬具實施辦法，送交立法院審議，

以便公布施行。國民政府明令發表兩日後，外交部長又發表宣言，對國民政府命令加以解釋。宣言中之最末一段稱，中國政府鑒於各關係國之業已表示同情後確實之聲明，深信各該國與中國間對於上項原則意見，並無不合；並對於現由政府準備之辦法，如有意見，亦願於相當期內，與之審議。故國民政府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命令，實係一種步驟，用以袪除每易發生誤會之原因，並增進中外人民之關係者也。根據上項宣言，十六閱月以來，國民政府卽與有關係之六國，積極開始交涉。現有數國已與國民政府締結滿意之協定，惟英美等數國尙未能如國民政府之意而解決。國民政府對於上述各國，尤其爲英國謀，欲實現中國合理期望之同情，頗爲滿意。惟各國在此時機尙未能完全接受中國政府及人民一致之急切的要求，殊不能不引爲遺憾。總理於臨終時曾昭示吾人，最後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現國民會議瞬將開幕，更因之而促醒國民政府對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責任，尤其爲廢除領事裁判權之責任。在此情況之下，國民政府除對其餘

尙未解決各國之法權談判，宣告不幸之停頓。並發表本日命令及管轄在華外人實施條例外，更無其他辦法。此項條例之目的，在力謀免除中外人民間之爭持，及增進中外人民之關係，故中國政府及人民深信此種意旨，能獲一正確之理解，並得世界各國人民之贊同也。」另公布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十二條，（爲節省篇幅，不具錄）五月十三日國民會議第五次大會全體通過一廢約宣言，其要點如下：一、中國國民對於各國以前所加於中國之不平等條約，概不予以承認。二、國民政府應遵照總理遺教於最短期內實現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之完全平等與自由云云。擾攘數載之法權問題，遂告一無結果之結果焉。

五　搜俄領館到中俄會議

收回東鐵　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發現哈爾濱俄領事館中開秘密會議，中國軍警前往搜查，捕獲華俄黨人數十。六月杪蔣介石張學良會晤於北平。七月八日外長王

正廷應召北上，於十日抵平。當日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下令撤換俄國正副局長，放逐東鐵重要俄員。蘇俄在東鐵之勢力一掃，此等於以武力收回中東路也。此事之性質何其重大，呂榮寰當然有所稟承始敢冒然出此。蔣張王之北平聚商，當爲此事之最高發動。其意殆以俄人爲易與。北京搜查俄使館，俄無如何；南方逐殺俄人，俄亦聽之；東省復曾武力收回松花江航權，哈爾濱警權，俄均俯首就範。東北地方當局又莫不以「大鼻子」爲可欺，遂任囂然之氣，而欲實行一舉鏟除俄人在華之最後勢力。其輕於知人，昭然如見。其時俄人實甚畏懼，以中國之行動，或不若事實之簡單。深恐中國預得各資本主義國家之諒解，而爲反赤戰線之發動也。詎知事實上竟大謬不然，列國亦先後對華表示不同情矣。英美等國曰：一向平等待中國之蘇俄，今日食其惡報矣。日本曰：中東路與南滿路同一性質，中國今日以武力收回中東路，安知他日不以同一方法對待南滿路？蘇俄既知此事之簡單，而其狡猾手段漸作矣。十五日華方復強制收回東鐵地畝局。十八日蘇俄通牒宣布對華絕交，撤回各

地外交人員。二十六日滿洲里一帶有軍事行動。自此俄方遂取戰而不宣之行徑，迭作武力的擾害，中央負責當局因唱鎮靜論。八月初滿洲里綏芬河一帶戰事漸緊，十七日蔣中正以國府主席之資格發表宣言云：「吾人於此仍宜鎮靜態度，靜待其侵略真相之完全暴露。一俟其侵略真相完全暴露後，吾人當督具決心，以保障我國家民族之利益與世界之和平。」此可謂暴露政策，與今日對日之不抵抗主義，先後輝映。然俄人初不因此暴露政策，而戢止其軍事行動。十月二十二日俄軍攻陷同江，擊沈我軍艦五艘，士卒千餘死之。國內大震。二十五日國府發表對俄宣言，希望列國主持公道，而各國之回答，則謂「仍望兩國本和平之旨，繼續交涉」。嗣以中俄同爲非戰公約簽字國，請美國以盟主之資格，出而干涉。美據此義通告中俄兩國，責以遵守非戰公約之義務。蘇俄之答覆，則謂其行動純係自衞，並無侵犯中國之事。戰既不可，國際干涉又無可望，舍勸轉馬頭而無由矣。

伯力之盟　十一月二十七日駐德公使蔣作賓託德外部轉致蘇俄照會一件，表示

願與蘇俄共謀和平解決之辦法。十二月十六日中俄預備會議開會於伯力。二十三日華代表蔡運升與俄代表西門諾夫斯基簽訂伯力草約十條。大致如下：「一、蘇聯政府所提之先決條件第一項，雙方認爲與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蘇俄代理外長立脫維諾夫之電報及十二月三日在雙城子簽定之紀錄相符，並係按照中俄奉俄協定，恢復衝突以前之狀態，所有雙方合辦東路時之爭議問題，均應於最近之中蘇會議解決之。根據以上所述，即應實行以下辦法：甲、按照已往協定恢復理事會之任務，蘇聯理事即行復職，以後中國理事長及蘇聯副理事長須根據奉俄協定第一條第六項，會同辦理事務。乙、恢復原有各處蘇聯及中國處長之分配，並恢復蘇聯正副處長之職權。如蘇聯提出另換蘇聯正副處長時，亦須即予同意。丙、七月十日以後理事會及路局所發命令，如不得合法之理事會及路局之分別同意追認，認爲無效。二、所有蘇聯僑民於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以後及因雙方衝突而逮捕者，不得分類，均應一律立即釋放。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因搜査哈爾濱蘇聯領館所逮捕之蘇聯僑民，亦

均在內。蘇聯政府亦卽將所有與衝突有關逮捕之華人及中國俘虜官兵，一律釋放。三、甲、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起所有免職，或自動辭職之東路蘇聯職工，應准其有權立卽囘復原職，並向東路領取應得之款項。乙、如有上項職工不願恢復原職者，應卽付給應領之薪工及卹金等款。丙、將來遇有缺出，應由合法之理事會及路局分別任補，所有衝突以來任用之前俄人民而非蘇聯籍者，均立卽免職。四、中國官憲對於白黨隊伍，卽解除其武裝，並將其首領及煽惑之人，驅逐東省境域以外。五、中蘇國交全部恢復問題，於中蘇會議前作爲懸案，雙方認爲可能並必要，先行恢復蘇聯在東三省之領館及中國在蘇聯遠東各省之領館。六、於恢復領館時，對於蘇聯衝突前在東三省境內之營業機關，亦予恢復。中國蘇聯境內之商業機關因東路衝突而停業者，亦卽恢復。中蘇通商之全部問題，應由中蘇會議解決之。七、關於切實保障協定之履行及雙方利益問題，應由中蘇會議解決之。八、中蘇會議定一九三零年一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舉行。九、立卽恢復中蘇國境之和平狀態，雙方隨卽撤

兵。」

十、本紀錄自簽字日起卽發生效力。」

盟後波瀾　伯力城下之盟既結，蔡運昇遂偕中東路俄方新正副局長魯德亦等於十二月十六日到哈，俄員全體復職，中東路完全恢復七月十日以前之原狀。十九年一月五日莫德惠奉命就任中東路督辦，爲中俄會議下一伏線。其時京中責任者忽對伯力草約大起非難，認蔡運昇爲越權。一般國人紛詈蔡爲賣國賊。始機不愼，誤國之局已定，而惟奉命定約之小吏是責，何其傎耶？二十七日莫德惠奉召抵京，中央待之如上賓。其時伯力草約中所規定於一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開正式中俄會議之期已過，俄方發表聲明，謂延誤會期之責任在於中國。至二月八日外部發表宣言，聲明伯力協定爲越權。其宣言文云：「國民政府前令派蔡運昇與蘇聯代表司曼諾夫斯基爲初步商議，解決因中東鐵路發生之糾紛問題，並討論嗣後舉行正式會議之手續。中國蘇聯兩國代表，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伯力簽立紀錄，作爲解決中東鐵路之糾紛。茲查該項紀錄除規定解決中東鐵路糾紛之辦法外，尙載有數種事

項關於兩國間之一般關係，顯係超越國民政府訓令之範圍，而爲中國代表無權討論者。中國代表實屬超越權限。且按之國際慣例，兩國協定由雙方代表訂立後，須經各該國政府核准或批准。伯力紀錄中關於解決中東鐵路糾紛之辦法，業已實行。依照該項辦法，兩國拘留之人民，已由雙方釋放；該路新正副局長，亦經任命；該路交通，已恢復原狀。國民政府茲爲謀中東鐵路問題之最後解決起見，準備遴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正式會議。專爲討論中東鐵路善後問題。至該路以外關於兩國通商及其他一般問題，蘇聯政府如認爲有商議之必要，另派代表來華時，國民政府亦願與之商議。」同時國府訓令行政院云：「駐芬蘭國公使朱紹陽及哈爾濱交涉員蔡運昇，著交該院轉飭外交部，嚴加議處，呈候核辦，合亟令行遵照，此令。」又令：「外交部司長周龍光，著免職查辦，此令。」蓋朱紹陽曾藉赴芬之便，奉命過哈有所接洽，周龍光則爲亞洲司長，蔡運昇爲簽盟者，此一幕劣劇遂以此三人爲犧牲焉。

俄京會議　國府對伯力協定發表似否認又非否認之宣言後，俄方迄未之理，轉覺莫測其高深。五月一日莫德惠由哈赴俄，九日達俄京。俄方以莫氏所奉之使命，僅在商議中東路問題，與伯力協定所規定之權限不合。相持五閱月，直至莫氏奉到有權商議通商復交之訓令，中俄會議始於十月十一日宣告正式開幕。迄今又忽忽年餘矣，依然毫無結果；且日禍踵作，東北淪亡，在俄代表團益覺無可辦之交涉矣！

六　萬寶山案到東北巨變

廿年七月二日吉林萬寶山地方日本軍警武裝驅使韓籍農民，擱河築壩，強掘民田，與中國農民發生衝突，擊傷並拘捕中國農民多人。此事發生之後，日本有系統的散佈謠言，謂中國欺迫韓農，日韓各地之報紙大做煽動的宣傳。朝鮮各地之排華運動隨之而起。四日漢城仁川發生暴動，華僑商店及居室多被搗毀，死傷纍纍。六日延及平壤，情況尤為慘烈，華僑之財產痛被焚掠，無倖免者，慘遭殺戮者，數以

千計，傷者無算。此後各處零星暴動，經久不息，其倖未喪生者，全數隻身狼狽回國。萬鮮兩案經外部數次向日抗議，均無確實結果。此時適有所謂中村事件發生。據謂有日本陸軍上尉中村麗太郎者，曾領得中國護照，赴興安嶺一帶視察，失踪。日方謂係被當地屯墾軍所殺，張皇其詞，大肆宣傳。日本軍閥尤咆哮喧嗷，對內攻擊幣原外交爲屈辱，對外則大唱膺懲之論，幣原旋亦屈於軍閥淫威之下，在閣議席上公然宣稱將有濟南第二事件發生。其時大禍已迫於眉睫，我國當局尙茫然無所感覺，地方當局亦未嘗重大視之。九月十四日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在南京呈遞國書，十八日夜，日軍便在瀋陽發動矣。方今國難日亟，舉國惶惶，執治國最高權之國民黨，方在自謀團結之中，更遑言執干戈以衞國家矣！嗚呼！國疆日蹙，東北亡云。孰爲爲之？孰令致之？吾不忍言矣！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脫稿）

這兩年！

本期國聞周報出版之日，適值國難二周年紀念日，也就是日曆上的第三個「九一八」。九一八事變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兩年的事態演化，樁樁件件都具有嚴重的意義。若要紀念，這兩年無時無刻不值得我們紀念，不過當這國難恰滿二周之日，把這關係民族國家的大問題回顧回顧，反省反省，或是計劃計劃，都是很有意義的。這兩年的事態太複雜了，問題也太大了，回顧，反省，或是計劃，都覺得千頭萬緒，歸納不出一個理路來。我這篇文章，是在百忙中寫的，自然沒有充分運思選材的工夫，不過是我在這兩年來所想說未說或是已說未寫的話，臨時運用些回顧與反省的材料，歸納出幾個頭緒來。既不是大言壯語，也不是唏嘘感歎，只是些平庸的話，聊備國人回顧反省之助而已。

一　不抵抗主義之斷續

自從兩年前今日之夜瀋陽砲聲響了之後，在世界歷史上發現了一個新名詞，便是所謂不抵抗主義（注意這個名詞與甘地的不合作主義意義不同）。人們一提及這個名詞，便自然會聯想到張學良，以爲他是這個主義創始者。不錯，張學良是這個主義實行者，但他絕不是創始者。這個名詞雖然是新生的，牠的精神是早有的，具有深厚的歷史背景，而且有十足的必然性。我敢說，即使那時的東北負責者不是張學良，十分之九也是不抵抗。

在近代史上，中國曾經發生八次對外戰爭。第一次是康熙年間的尼布楚之戰，第二次是道光年間的鴉片戰爭，第三次是咸豐年間的英法聯軍，第四次是光緒十年的中法戰爭，第五次是光緒二十年的中日戰爭，第六次是光緒二十六年的八國聯軍，第七次是民國十九年中俄在東北的衝突，第八次便是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以來的

中日現局，這八次對外戰爭，除了尼布楚之戰在軍事與外交兩方面都是光榮的勝利外（自然亦是表面的），其餘七次都是毫無例外的慘敗。以性質論，這八次對外戰爭，除了九一八事變外，以前七次都是抵抗的，庚子事變及民國十九年的中俄衝突，不特抵抗，簡直是挑戰。在時間上分析，從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尼布楚訂約到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鴉片戰爭，中間有一百五十年的和平，這也便是有清一代的小康時期。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外關係急轉直下，大有不可收拾之勢。但自八國聯軍（一九〇〇）至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的中俄衝突，亦勉強維持了三十年的苟安。這三十年的苟安局面是寄生在國際均勢之下的，中國的不抵抗主義便在這個苟安時期胚胎以至長成了。中國在八國聯軍時原已不成國家了，亡國的條件也一切俱備了，誰知因爲國際關係的錯綜，反倒產生了一個均勢局面。美國的門戶開放與領土完整的口號在這時發生了實際效用。中國在這個均勢局面下渡過了不少大風波：帝俄占了東三省，不能保持住；日本從帝俄手裏奪了東三省，也不能不交

還中國；辛亥革命時均勢局面曾發生動搖，列強得到相當的便宜也就相安下去；歐戰時均勢已破，日本想要大舉，總算袁世凱應付得不差，拿民四條約敷衍過去了。頂到華盛頓會議訂了九國公約，把山東從日本手裏拿回，均勢局面達到最高點，中國便在這個均勢局面下酣睡了十年。埋頭內爭，不問國際理亂，以爲一切都由國聯盟約九國公約保障了。均勢迷夢便是不抵抗主義的歷史背景。民國十九年的中俄衝突，看來似與不抵抗主義相矛盾，其實是一致的，也是均勢夢中的一幕。那是以爲蘇俄怕國際的干涉，對於收回中東路絕不敢抵抗，與九一八事變前相信日本不敢啓釁一樣。及至俄國眞個抵抗了，而且鬧得損兵折將，大大失敗，於是更完成了對外不抵抗的決心。十九年的中俄衝突對於九一八事變很有影響，這事件給了日本一個很大的暗示，知道中國是那樣的無能與幼稚，同時中國自己也失了對外作戰的自信力。到這時中國的不抵抗主義正負兩方面的條件全已完備，只待九一八來收成結果了。我們明白了這些歷史背景，不抵抗主義的本質便顯露了。所以我們要給這個不

抵抗主義下個定義，可以毫不遲疑的說——不抵抗主義是「均勢夢」與「不自信」兩種懦弱心理的結晶體。

在九一八事變以前與所謂中村事件以後，發自日本軍人的「膺懲暴支」的呼聲高唱入雲，就是張學良自己也知道瀋陽將要發生事情，但他總存着萬一的心理，『日本或許不敢吧』！及至事變爆發，他又覺得『打，一定打不過日本，還是不抵抗，不授日人以口實，國際自有辦法！』這種心理表現出來的行爲便是不抵抗主義。那時張學良是這種心理，中央也是這種心理，（論證詳後）所以我說那時即使傍人當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十分之九也是不抵抗。民國十六年的濟南事件，蔣介石走的也是不抵抗主義路線，對日軍挑釁不抵抗，轉而訴諸國際聯盟，辦法與這回完全一樣，不過那次事情沒鬧得這樣大罷了。我們要給張學良定讞，其罪不在九一八時的不抵抗主義，而在一而再的繼續不抵抗主義。

九一八的不抵抗，是個政策問題，他的政策是歷史產物，而且是與中央相一致

的。自北大營的攻襲，以至遼吉的失陷，末五日失地兩省，或撤隊，或投降，徹底實行了不抵抗主義。這時的不抵抗主義眞是麗日中天，不啻成爲中國的國策。頂到嫩江之役，馬占山率師抵抗，壓挫日鋒，普遍的喚起已死的抵抗意識。在國人歌頌馬將軍聲中，不抵抗主義一斷。不抵抗主義自此不能拿出當政策了，但是牠的生命仍然存在。當日軍將攻錦州之時，中央命令張學良抵抗，張學良也命令東北軍抵抗，而奉令抵抗的軍隊只在盤山一帶幌了幾幌，復於二十一年一月三日自錦州撤退。據說當撤退令未下時，東北當局曾開軍事會議，就有人說：『古人說，寧爲玉碎，勿爲瓦全。我們現在不是玉碎，而是瓦碎。瓦雖然碎了，人家還是說我們不好。所以還是保全實力要緊。』於是便決定撤兵了。不抵抗主義至此再續。

錦州撤防之後，國內人心，國外輿情，整個陷於灰色絕望，一二八滬變爆發，十九路軍三十多天的英勇抵抗，再把不抵抗主義打斷。自此外交頹勢稍稍挽回，李頓報告書便在這時期中寫成了。不抵抗主義再也拿不出來了，但是牠的生命仍然存

在。日本承認僞國之後，又進一步的攻略熱河，這時大家承襲了十九路軍的抵抗意識，憤激極了，張學良宋子文發了聯名通電，湯玉麟亦通電明志，羅文榦又強硬的駁斥了日本通牒，空氣緊張得全世界人都相信，日軍若再進一步，熱河必定發生強烈的戰爭。日軍真前進了，所有抗日軍隊，除了孫殿英打了個遭遇戰，全都風捲敗葉似的撤退了，三月三日湯玉麟乘夜放棄了承德，不抵抗主義至此又連續下去。

日軍又意外的收穫不抵抗主義的美果，追奔逐北，直到喜峯口遇見宋哲元，不抵抗主義三斷。此後長城各口的大戰，都是隨喜峯口之役而來的。日本被迫下了最大決心，退出國際聯盟。不抵抗主義好似終了，但是牠的壽命仍然存在。及至日本陳兵平津之郊，簽了沽塘協定，不抵抗主義乃功行圓滿，得到最後的大團圓。馮玉祥雖企圖再把不抵抗主義打斷，但爲時已遲了。

謝謝塘沽協定，牠那醜惡的字句，赤裸裸的表現出一個屈辱文書，這是不抵抗主義的文憑，讓我們自己及我們的子孫來永久溫習這沉痛的一課吧！

二　中央政策的演化

自九一八以來，中央的外交政策是與不抵抗主義相呼應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於九月二十三日發表告國民書云：『政府現在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我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國府主席蔣介石亦於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全市黨員大會上演說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這是不抵抗主義的鐵板注。最後又說：『中央已有最後之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吾領導全體國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衞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自是題外之意。中央這時的政策，是完全信任國聯，口號是『不撤兵不交涉』，所以幣原的五項基礎原則，中國未加一睬。這是中國第一次失機。

十一月，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這時正是馬占山抗軍抗日的時候，十四日

會上蔣宣讀大會議決的對外宣言，有云：『本大會堅決主張，國民政府應速準備武力收回東三省，保障中國領土，勿令有絲毫損失。』二十日四全代會全體通過『請蔣主席速北上保衛國土收復失地案』，二十三日大會閉幕，蔣致詞，以諸葛亮岳武穆自況，謂：『我們此後就可以一往無前的負起救國的大任，可以把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和岳武穆盡忠報國的話，來做共同的座右銘。』這時錦州形勢已危，外交部長顧維鈞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訓令施代表肇基向國聯提議設錦州中立區。這個政策是對的。如此，日禍不至蔓延至遼西，「滿洲國」也許不致產生。國聯已經正式提出，日本亦相當接受，中國已身却辦不通。一般社會紛起責難，潮水般的請願學生竟把當局嚇住，艱苦奮鬬的施代表也被學生打了。政府真脆弱得很，竟被這種民意壓迫，把中立區之議否認得無影無蹤。顧外長於十二月五日覆滬友電云：『日本所謂錦州中立區問題，即是雙方退兵問題，我錦州現在一兵未撤，而日軍已退至所謂鐵路區域，方幸形勢稍見和緩，徐圖應付，而國人不諒，竟至疑慮叢生，不勝

感慨。』又於十二日電張學良云：『頃接施代表電開，昨日巴黎開會，據巴黎某報載稱，弟曾向道威斯微露中國軍隊可向錦州撤退之意。查道威斯昨日上午曾邀弟晤談，彼擬對於錦州問題有所聲明。弟當告以中國對此問題無任何提議，所有中立區及錦州撤軍各節，我方絕對不能考量。』中國既將此議否認得乾乾淨淨，國聯遂亦放棄中立區之想。當時日使重光曾到南京，想把此事實現，及見中國政府不能負責的情形，很表示失望，說，『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聽他打了！』這是中國第二次失機。

轉年錦州形勢益亟，一月二日外長陳友仁宣言：『前日政府已命令張學良固守錦州，積極抵抗，今後仍堅持此旨，決不稍變。』翌日錦州即不戰而陷。滬戰既作，抵抗聲高，下關日艦開砲，國府西遷洛陽，這時中央的口號是「長期抵抗」。三月一日，二中全會開會於洛陽，六日發表閉幕宣言云：『任何屈伏難堪之條件，決無承認簽訂之理。』四月七日國難會議開幕，在開會期中，十九路軍失敗了，汪院長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在這個政策之下，產生了上海停戰協定，

上海停戰協定之後，經過國聯調查團往來調查的長久期間，中央注意點亦集中於此。至八月間日本已決心承認偽國。汪院長於二十九日演說國難云：「現在中國對付日本，就是以前法國對付德國的辦法，「他拿，我們不能送」，而且他拿決不使他容易的拿，要他很費力很費事的拿。」讓拿而不送，很可說明中央的政策。至九一八一週年，中央告國人書云：『今日之事，有理可講則講理，無理可講則角力，力竭矣，則寧為玉之碎，不為瓦之全。』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旨。經過熱河的棄守，以及長城線的崩潰，中央纔卸除了抵抗口號，澈底歸於交涉一途。黃郛北上，使命是「安定華北人心」，及塘沽議成，交涉亦告一段落。

這真是一個段落，中央政策，中日局面，以及國際關係，均鮮明的走入另一個方向。這個方向，可以宋子文的出使歐美作記號。宋子文在美成立了八千萬棉麥借款，在歐洲與國聯擴充了技術合作的範圍。於是汪院長又提出一個新的口號——「以建設求統一」。這是針對日本罵我們「無組織」「非現代國家」的話，想要運

用外國資本把國家現代化了。無疑的，這是一條可能的出路。

宋子文歸國之日，在滬發表書面談話，謂：『望全國上下化除成見，集合全國之資力物力或人才，以友邦建設之精神，爲我國唯一途徑，則吾國縱云窮乏，正屬大有可爲。苟有自助決心，則遍天下之物力財力，皆足爲我用。』這話不是無因之談，因爲國際既無力制裁日本，則唯一可能途徑，卽在經濟上援助中國，使直接充實國力，自收間接抵禦日本之效。英國韋伯斯特教授（C. K. Webster）今年四月間在英國「現代評論報」發表之文，最足代表這個趨向。他說：

『現在國聯會員國既不能履行義務，保障中國不受日本的侵略，所以他們就格外應該盡他們的能力，來補償這種遺憾。國聯大會曾經重申國聯調查團的結論，講，「圓滿解決的最後需要，就是對中國內部的建設，從事臨時的國際合作。」……

『國聯應該籌劃出一種建設的財政，經濟和行政的程序。各國政府應該借優良

行政人才給中國，協助進行。倘遇需要的時候，甚至於給中國陸海軍的協助。由國聯幹這種事業，可以不至於危害中國政治主權，或者叫中國受一國或若干國的統制。……用這種方法，可以叫中國強盛，有力去保護他自己的利益，滿洲問題也要跟着改觀了。」

現在棉麥借款和技術合作，以至此後的發展，都可以拿皋伯斯特教授的話來印證。這確是中國問題一條可能的出路，日本雖然又在威嚇我們，這條路也是要走，所可慮者還在中國自身！

三　內部的離合

中國是有名的內亂國家，經過這樣大的外侮，所反映於內部的情形怎樣呢？的確是值得檢討的問題。九一八事變後，反映於內部的第一個口號便是「團結禦侮」。在這個口號之下，恢復了胡漢民的自由，取消了閻錫山的通緝，京粵兩方在上海

開了個和平會議，蔣介石辭了國府主席，汪精衛上了南京舞台，中經孫科的兩度上台，胡漢民等終於崎嶇嶺表，不肯合作。這兩年的國民黨團結工作，做到一種亦合亦離的狀態，總算不會干戈相見，可謂幸事。

在內戰上，也開了些紀錄。在一年前的今天（去年九月十八日），韓（復榘）劉（珍年）之戰在平度掖縣一帶開始了。十月初，四川二劉火併了，貴州毛猶之爭也跟着開始了。膠東之戰，聲勢洶洶，總算大事化小，未闖大亂子。川黔的紛擾，却至今未寧。最近的察馮事件，已鬧得弓上弦，刀出鞘，居然懸崖勒馬，槍口未曾向內。

綜觀這兩年的內部離合，已儘夠給亂糟糟的中國描畫一個縮影。但我個人的觀察是傾向樂觀的。我常對朋友們發怪論，我說：『假若沒有九一八事變，這兩年，類似民國十九年的河南大戰恐怕還要發生一二次，國民黨的吵子還打得兇。』韓劉之戰不是小問題，很有演成華北大戰的可能。當我聽到韓劉開火的消息時，曾發生一

種嘻笑皆非的感想，我想，勇於內戰的中國軍人居然忍耐了一年，現在可忍不住了！察哈爾事件更不是小問題，又是十九年蔣閻對壘的局面。然而，這兩年的內部問題，川黔兩省本同化外，無關大體，魯察之事得那樣結束，不能不說是奇蹟，而無形的糾紛還不知消滅了多少。這能說不是拜強鄰之賜嗎？「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在這羞惡之心還未泯滅一點上看來，所以我對於中國的前途還相當的樂觀。

四　國民與政府應有覺悟

這兩年的國難，把中國的一切弱點都暴露出來了。我有時悲觀起來，甚至對中華民族的前途發生懷疑。我在第十卷第十二期的國聞周報上跋崔敬伯君的文章，說過這樣的話：

『前與友人某君談中國問題，某君謂，「中華民族之歷史，積五千年，世界任何民族無經過如此長久期間而不衰老者。」因思中國之現狀，內憂外患，均臻

極慘，非復興即滅亡；自今爲始，凡屬中國人實際均已肩負此五千年民族之興亡的責任。」

的確，一個民族都有由青春而成熟而衰老的過程，一個老民族，她由經驗積漸遺傳下的文化渣滓，就是懦弱，自私，奸滑，貪婪，苟安，種種惡德。看看中國的現社會，是不是這些惡德在支配着一切。日本打來了，爲什麼不抵抗？這樣的國難，爲什麼不曾刺疼了中國人心？以及社會上種種汚濁的現象，都構成了我對於中華民族前途悲觀的理由。我給徐羽冰君的「日本的新滿蒙狂」作序，說過下面一段話：

「夫日人之狂蠻，誠爲公論所不直，若我之弱昧，亦豈爲人所同情。外人嘗謂中國爲易被征服之民族。譬諸揚州十日，以數千滿人，殺漢人逾十萬。彼時之滿人，非有飛機大砲也，其武器固亦刀矛之屬耳，而漢人竟被靡却走，伏屍十萬。使此十萬之衆，各拚命禦敵，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惟人人存倖免之心，則結果無一倖免。故圖苟安者必不能安，不怕死者乃得不死，此不易之理也。」

這些話，都是我從心裏挖出的，絕非應酬語，很可代表我對中國前途悲觀的觀念。我在悲觀的時候，會說這樣的怪話，我說：『中國人要有準備做猶太人的決心，解除了國家的負擔，去過海外的豬仔生活！』但是，一個民族畢竟不像個人那樣單純，民族固然會由青春而衰老，但在新陳代謝的機能中，她也可以由衰老而變得年青些。羅馬民族是已衰老了的，而現在的義大利在莫索里尼的治下又似乎年青些了；土耳其不是有名的「近東病夫」嗎？現在基瑪爾的領導下也似乎轉瘁為榮了。因此皎皎的事實，所以我對我們中華民族也不絕望。我要給這一線希望開個具體方案，是很簡單的六個大字：

不悲觀，種善因。

當前種種，固然多是悲觀的材料；但是我始終不相信擁有四億吃苦耐勞的民衆的中國會被日本滅亡了。高麗和台灣經日本統治了幾十年，仍然是高麗和台灣，難道中國人就更不行了嗎？這是我不悲觀的理由。

看，馬占山種了些善因，不抵抗主義的大纛倒了；十九路軍與宋哲元等種了善因，挽回不少已失的信心。所以我相信有人肯種善因，總會結佳果，即使因環境的波動扭歪了些，也還有好的影子。我們的「胡阿毛」比他們的「三勇士」不知偉大了多少倍。我們雖不必人人能作胡阿毛，也未必人人能有胡阿毛的機會，但要隨時隨地努力去種善因。這所謂種善因，也不必一定是馬占山，十九路軍，宋哲元等的偉業，即使你捐幾個銅子給義勇軍或買飛機，也算種了善因。義勇軍儘管是不抗日，飛機也沒有蹤影，或是捐款被中飽，但當你捐錢的時候，至少有「我這是為了國家」的一個信念，予者的心理如此，受者的心理也一定同你起了共鳴。甚至你的朋友和你的家庭也都受了你的影響。這是很好的社會教育。這不過是略舉一例，要種善因隨時隨地都有機會。消極的說，即使你少買一件外貨，也是對國家少作了些孽，換句話，也已對國家有了貢獻。種善因，全國總動員來種善因，這是我們民族國家坦蕩的出路！

國民都能這樣努力，政府和領袖自然也就有了責任的覺悟。

說到政府和領袖，人們儘管罵他不好，我却持着一種寬恕的態度。我想凡是一個當權者，最低限度他有一種熱誠，希望在他握政權的時候把國家弄好了。不用說蔣介石與汪精衛，卽使從前的北洋軍閥也一樣的具有這種信念。最要緊的，只在公私利害交戰的關頭分凡聖而已。能爲公忘私的，便是成功者，便是偉人；以私害公者，便是失敗者，便是罪人。國家經過這樣的奇辱，負軍事政治責任的領袖們還不該懺悔覺悟嗎？努力補過，立志圖功，還有你們的機會，國家自然也還需要你們！

譬如蔣介石，以地位論，做過國民政府主席，陸海空軍總司令，還想做什麼官？以金錢論，當然有富家翁的資格，自然不須再搾錢來維持生活。所以有人揣度他在爭權利，我不相信。我希望他的不肯撒手，是爲了貫徹他的信念——希望在他握政權的時候把國家弄好了。那末，你就本着這種信念去做，一秉至誠公正乃心的去做，國家還給你這種機會！

國民黨更要覺悟。回想民國十六七年的光景，全國國民對你們是怎樣的期待與援助？到頭來自崩自潰，把國家弄到這步田地，伊誰之咎？九一八事變以來，「開放政權」「還政國民」的呼聲，隨時自你們口中發出，現在好像不肯了，京粵兩方以同一立場把五全代會展期了。好，這只要是出於贖罪補過的負責精神，我們非但不事責備，還要讚美，國家也還給你們這個機會。但是，要知道這已是國民黨的最後一個機會！若再覆轍相尋，不用說「國民黨」三字將要變成歷史的名詞，我們的國家也就更不堪問了！

我說中國在國際均勢之下苟安了幾十年，其實現在國際均勢亦還存在，不過力量稍薄弱些罷了。假若這兩年也像歐戰時的那樣國際情形，我們的國難恐怕還不止此。人說國際聯盟是紙老虎，而這個紙老虎已然給我們做了不少的掩庇工作。美國的斯蒂生主義，蘇俄的縮頭政策，儘管說牠空疏或脆弱，事實上也曾發揮了他們的作用。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一條出路——運用外資充實國力，建設現代化的國家，

亦還需要利用這個微弱的國際均勢。我不是重引大家再做均勢夢，外交上的機會是不可不運用的。鄭子產便是運用這種術數，維持住他的國家的安寧。我有一句老話再寫出來以解讀者之惑：『夫外交上之一時的均勢，可利用之以為蘇息圖強之資，絕不可以託國也。』大家不會誤會我的意思了吧。所以總結起來說，我們不必悲觀，大家努力多種善因，認清國際的友敵，用我們自己的力量，建設一個強健的國家！到此境地，恥不雪而雪，敵人也會變成我們的朋友！

二十二年九一八。

丑條約與山海關事件

日本此次攻占山海關者，爲辛丑條約下之日本留駐兵（日人自稱守備隊）所發動。本月二日日本天津留駐軍司令中村對張學良氏之警告，自認爲『山海關守備隊』之事。昨日日本閣議，荒木陳述山海關事變，亦謂『係採取與滿洲事變隔離而歸天津駐屯軍管轄之方針』。按照辛丑條約之意義，由北京至山海關之各國留駐軍之任務，在保交通無斷絕之虞。其目的爲和平的，絕無隨時挑釁攻占領土之意。而日本留駐兵竟超越保護交通之任務，攻占中國領土，使和平民衆生命財產受重大損害，顯然違背辛丑條約之意義。且辛丑條約之簽字者，除中國與日本外，尚有十國之多，各國理應加以責問，否則將應負破壞辛丑條約之共同責任，此法理上之當然的邏輯也。辛丑條約爲中國不平等條約之總鎖鑰，日本每利用之，爲宰制華北之利

器，今竟甘自破壞之，自一種意義言，中國誠歡迎之。雖然，今日之事，不僅與公道不相容，且與法理事實相枘鑿。爰不辭觀縷，對此問題加以研究，以喚起中外之注意焉。

査辛丑條約關於各國留駐兵之規定，有下列兩款：

第七款　大淸國國家允定各使館境界，以爲專與任用之處，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人民槪不准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

第九款　按照西曆一千九百零一年正月十六日，卽中曆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文內後附之條款，中國國家應允，由諸國分應主辦，會同酌定數處，留守駐兵，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諸國駐守之處，係黃村、郞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盧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山海關。

按上列兩款，一爲使館界防守兵，一爲由北京至海口交通之留駐兵。此兩款之來源，由於一九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十一國代表致中國議和大臣之聯名公書，經

清廷於一九零一年一月十六日答覆照允。惟當時中國議和大臣對聯名公書之十二項要求，各附有意見，意見書中關於上舉兩款者如下：

第七款　列國得駐兵護衛使館，並防守使館界內，敝國人民不許在界內居住云云。惟此項駐兵必須酌定條目，嚴定約束章程，以備萬一發生事端。又使館境界，亦應詳為區劃，應彼此測量之後再行決定，居住界內之居民，令其移居。

第九款　在京師至海通道，擇數處為留兵駐守之地。竊思此項駐兵，究係由各國留駐若干，以及分駐於幾處，均須預先通知，予以商議日期之便利，且駐兵既專為保護各國大員，則請勿干涉敝國地方及行旅之事。敝國務任保護各國官商之責，萬不致京師與海岸有斷絕交通之事。若經一二年之後，列國承認敝國保護得力時，應即酌量情形，實行撤兵。

辛丑條約第七及第九兩款，即在此種諒解之下締成。據此，足見北京使館界之駐兵，在於防守使館，由黃村至山海關等十二處之留駐兵，在於保護由北京至海口

之交通。其目的僅在消極「防守」「保護」，絕無干涉主權侵占領土之意味明矣。再此項留駐兵均有一定之限制，且根本為暫時性質，至中國能自保護時，即須撤退。

又辛丑條約之一方，雖有十一國，而有留駐兵之權者，則僅日、英、美、德、法、義、奧、俄八國。關於各國留駐兵之分配，一九〇一年四月，八國聯軍司令，在聯軍統帥瓦德西主席之下，議決分為過渡與平常兩時期。過渡時期已成過去，可不贅論，其平常時期關於日本部分者如下：

北京三〇〇　山海關秦皇島共三〇〇　天津四五〇　塘沽小部隊　灤州三〇〇

昌黎三〇〇　共計一千六百五十八

上開限度，雖有變通，而原則上每國留駐兵在京津之外如山海關等處，至多不得過三百人，由京津至山海關，每國之總兵額，至多不得過兩千人。至一九零七年續有減少，惟最大限度則不超過上列之數。

此爲各國共守之限度，日本留駐兵是否遵守此項規定而無違越，其他締約國均有過問之權責。於此有一值得注意之先例，即當一九零二年八國聯軍會議上項留駐兵之分配時，議決在過渡期間，八國留駐兵總數，共一萬二千二百人，每國不過二千六百人，並限制北京共駐兵二千人，山海關秦皇島共駐兵一千五百人，天津共駐兵六千人，其餘塘沽等九處每處共駐兵三百人。其時俄國尙恃強占領東三省，並在山海關屯駐大隊人馬，有一千四百人之多，意在叵測。其餘七國，共同反對，根據議決案，強制俄國撤兵。俄國憚於公議，自行撤兵，照議留駐三百人於山海關。今日之日本，非類當年之帝俄乎？陷我東三省，復占我山海關，以威脅華北全局。而掀動此兒劇者，厥爲根據辛丑條約保護交通最大限度不過三百人之山海關日本留駐兵，其違約尤甚於當年之帝俄，締約各國竟漠然無睹乎？

又關於留駐兵之範圍，一九零二年交還天津之換文，各國乘機攫得條約外之權利，然亦有其限度。其關要者有以下數節：

(一)該約第九款內載，中國國家應允，由諸國分應主辦，會同酌定數處留兵駐守，以保京師至海通道無斷絕之虞等語。查天津全城亦在此酌定數內，是都統衙門裁撤後，聯軍仍應接續照舊在現今所屯各處，駐紮各國軍隊，及其應需糧食衣被等物，概免各項賦稅。該軍隊有操練打靶及野外大操之權，無庸預先照會，但遇發彈子時，應先通知。

(二)且又竭力設法，以免各國之兵與華兵相擠滋事，為妥，故擬由中國國家禁止華兵距駐紮天津之軍隊二十華里內前進或屯紮。溯查新約未畫以前，各國駐京大臣與中國全權大臣內有貴親王往返公文內，彼此相允，順京至海通道應設各軍隊之管帶官所得彈壓治罪之權，延至鐵路兩傍二英里之遠。在該約第九款內載數處有兵駐守之處，常應照此辦理。

據此兩節，各國留駐兵區域，將天津全城亦網羅入內，距天津二十華里內並不許華兵前進或屯紮。然亦僅限於天津，其他各處則不然。又各國管帶官之彈壓治罪

權，僅限於由黃村至山海關等十二處地方，並非廣泛的適用於京奉路之全線。至此彈壓治罪權之界限，當時中國外務部答覆各國之照會中曾云：「本爵大臣詳閱來照，內有順京至海通道應設各軍隊之管帶官所得彈壓治罪之權，延至距鐵路兩傍二英里之遠一節，係按照光緒二十七年六月間前領銜葛大臣照會全權大臣文內，專指有犯鐵路或電線或聯軍人及物產而言，即應照此辦理」云。翌日（七月十九日），得日本公使內田康哉之照會云：「貴親王所見自北京至海邊數處駐劄戍兵之彈壓治罪之權之意，本大臣亦深贊同。蓋彈壓治罪之權者，即指有犯鐵道線路電線並駐紮軍官及其所有物件之罪者而言也」云。其他各使各作相同之答覆。意義明顯，絕無日人影射中國軍隊不准進入距鐵路沿線兩側二公里地域之義。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日，因辛亥革命有波及華北之勢，英法德俄美日六國留駐兵司令在天津會議，有議決案七條，其關要者如次．

（一）無論中國官兵及革命軍，均可使用鐵路及附近碼頭等，以便運輸登岸或

上船，不得干涉之。

（四）如有對於鐵路重要部分，如車站車廠機械橋梁等，企圖加以永久的損壞者，六國聯軍應協力保護鐵路，予以抵抗。

（六）電報房應予以保護，電報通訊亦應維持，無論何方中國軍隊，均可使用之。

據此各條，中國軍隊得充分利用鐵路，並可進入天津，而各國留駐兵之任務，尤爲明了，固不得超越保護交通而對中國取敵對行動也。

綜覈以上所述之歷史事實，可得以下之結論：第一，辛丑條約爲中國之最大不平等條約，依時代之演進，早應修正或廢棄，絕不應在條約外更擴大其不平。第二，根據辛丑條約之各國留駐兵，有一定之數額及留駐之地點。第三，各國留駐兵之任務，只在保護由北京至海口之交通，不得超越此限度而敵對侵略。第四，各國留駐兵爲共同性質，任何一國不得單獨行動。八國聯軍，自歐戰後，德奧俄三國相

繼退出，則現在關於辛丑條約下之留駐兵，應由英美法義日五國共同一致。第五，辛丑條約既係公約，中國之一方固不得違約，另一方各國中如有一國或數國違背條約，其他簽約國應一致阻止其行為；否則，各國應同負破壞條約之責任。

根據上列結論，以論此次山海關事件，日本留駐兵，保護交通者也，今竟公然攻城佔地，雖藉口有人放置兩枚炸彈，謂係行使「彈壓治罪權」，然縱令屬實，亦何至以戰爭手段，佔領地方。辛丑條約當事國，當年曾據約裁抑帝俄之野心，使之撤兵。今日之事更嚴重十倍，義應共詰日本之責任；非然者，各國亦將無解於條約也。

（廿二年一月十日大公報社評）

法日協定尙存在乎？

中日問題爆發以來，國際情勢日益險𡾟，而每引起世人之注意者，厥爲法日之關係。去年十月，倫敦泰晤士報曾載日本向法國提出正式締結同盟之消息，雖經否認，然因之世人對於一九零七年之法日協定是否繼續有效，認爲問題。近據巴黎電訊，下院質問總理彭考，法國政府是否仍有意遵守關於管理中國勢力範圍之一九零七年六月十日之法日協定，或認該協定已爲華盛頓條約所替代。彭氏答謂，此項問題之討論，應延至國聯應付遠東問題以後。並鄭重陳述，法國政府如先國聯陳述其立場，將陷於窘迫地位云。因將此問題延期討論。依此電訊以觀，法政府對此問題似不欲卽爲明白之表示也。爰就歷史說明此協定之眞相，並於法理上硏究其是否尙存在。

查法日協定締結於一九〇七年六月十日。其時正當日俄戰後。在此協定以前，有英日二次同盟，在此協定之後，有日俄協定及英俄協定，因而形成英日法俄兩大同盟之合作。此種形勢曾決定中國之厄運，同時亦爲歐洲大戰之助成原因。以上數協定，均爲直接處分中國者，法日協定實爲其中之樞紐。此協定祇有一條，其文如次：

> 日法兩國政府因尊重中國之獨立與完整，及各國在華商業與臣民同等待遇之原則，並因在與兩國所統治保護或占領土地接壤之中國地域內，對其秩序與事物和平狀態之保障，有特別之關切，故約定互相協助，確保該地域內之和平與安寧，以維持兩締約國在亞洲大陸各自之地位與領土權利。

此協定表面上雖謂尊重中國獨立完整及機會均等主義，實際已含有互相擁護勢力範圍之意思。日外相林董在其回顧錄中對此協定曾作如下之解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自爲十分合理之原則，但於特殊關係及特殊利益存在之處，則別項意義亦

須考慮。英國首先注意此點，並長期注意保護其在揚子江流域廣東及九龍之特殊利益。德國在山東及膠州租借地鄰近之處，作相同之動作。依邏輯說法，約中雖無特殊勢力範圍之規定，但原則上則盡力保障其最大利益。法日協定序言中僅提及門戶開放主義，但在相繼之條文中，有些地方頗含有勢力範圍之意思。」細味林董之言，已知此協定含意之深遠。然在此公開協定之外，尚有一秘密換文，劃分兩國之在華勢力範圍。此換文之原文，迄今尚未正式公佈於世，據施阿蘭之使日筆記(Gerard: Ma Mission au Japon)，曾述及此換文之內容，節錄如次：

在談判結束時，林董子爵請余向畢勛（法外長）表示，互換文件，聲明兩國在華之權利及利益之勢力範圍，於兩國皆有裨益。畢勛並未阻難此項建議，於是同意以簡單換文，確定該項範圍。關於法國求為廣東廣西雲南三省，關於日本者為福建及在東北日本有特殊權利之滿蒙。此外林董子爵並向余聲明，法國前此在福建既得之權利或利益，須嚴格尊重。

施氏當時爲法國駐日大使，參與談判之一人，其言自極可信。據此，足見此換文之意義，在法方得到越南之安全保證，同時規定兩國之在華勢力範圍。與公開協定中所謂之尊重中國獨立完整及機會均等云云，完全相反。此爲當時最流行之雙簧外交。然自歐戰以後，世界情勢已由曖昧轉向光明，分贓外交已成過去，此項協定自隨時代巨流而逝矣。

就現代國際一般條約言，此協定雖無時限之規定，當已不能繼續有效。其故有二：第一，歐戰以後，有國際聯盟組織之產生，國聯盟約第十條明白規定：『聯合會會員擔任尊重保持所有聯合會會員之領土完全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法日協定之旨趣，顯與此不容。又國聯盟約第二十條第一項云：

聯合會會員各自承認，凡彼此間所有與本盟約條文牴觸之義務與協商，均因本盟約而廢止，並莊嚴擔任此後不得訂立相同之件。

中法日三國同爲國聯會員，法日協定在中國領土中劃分勢力範圍，自與國聯盟

約條文抵觸，自亦依盟約第二十條而承認廢止，此當然之結論也。不特如此，一九〇七年之協定固應廢止，即此後亦不得訂立相同之件。故所傳日本向法國提出締結同盟云云，亦為違反國聯盟約之行為，不容其或有者也。第二，一九二二年之華盛頓條約，為各國對華問題之總解決，法日兩國亦為主要之締約國，法日協定之精神與華盛頓條約相較，亦完全不合。其較著者有以下各條：

第一條　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

第二條　締約各國協定，不得彼此間及單獨或聯合，與任何一國或多國訂立條約或協定，或協議或諒解，足以侵犯或妨害第一條所稱之各項原則者。

第四條　締約各國協定對於各該國彼此人民間之任何協定，意圖在指定區域內設立勢力範圍，或設有互相獨享之機會者，均不予以贊助。

法日兩國既簽字於華盛頓條約，則與其精神相反之法日協定，自然失去存在。若英日同盟及美日間之藍辛石井協定，均以違反華盛頓條約之精神而廢止，法日協

定自亦同然。此法理上之當然邏輯也」。法國為國際聯盟之主要會員，擁護國聯素力，對遠東一向採取和平政策，吾知其必不戀戀於此廢紙，而破壞國聯盟約及華盛頓條約也。

彭考氏答覆下院之言曰：『吾等所關切者，在於公道。』又曰：「若有一國，評判另一國，而受一種條約之拘束，則無公道之可能。」（昨日本報載哈瓦斯社原譯文有誤，原文為 If one country, judging another, is governed by a treaty, there can be no justice possible）。依吾人之解釋，彭氏之意，若謂：法國既關切公道矣，若為一種違反公道之條約所拘束，尚何公道之可能？若然，吾人固熱望法國政府不拘束於已失效之法日協定，而取公道。此不僅中國或遠東之利益，實世界全局之利益也。蓋一九〇七年之法日協定若尚存在，則現代文明寄託之和平機械，均將毀棄，世界大局亦將回復一九一四年前之情況，此豈法蘭西之所願哉！

（廿二年一月十六日大公報社評）

中日互惠稅率將滿期

中日關稅協定之互惠稅率，至本年（廿二年）五月十六日三年滿期，當此中日全般關係極度緊張之時，此問題或為一般所忽略，實則甚為重要，爰據所見，以促政府及國人之注意。

查中日關稅協定係於民國十九年五月六日簽訂，是月十六日生效。其時中國關稅早已宣告自主，十八年二月一日起施行之海關進口稅則，亦已實行一年有三月。通商各國均早奉行中國稅則，日本獨遲不遵行，實為要挾，故於本協定中攫得名為互惠而實獨惠之稅率。且以整理無擔保日債為交換條件，亦我之一幕外交失敗史也。中日通商行船條約及續約業經三度滿期，我國曾經宣告廢止，而迄未改訂。在整個的畸形狀態下以維繫中日通商關係者，僅此一個關稅協定。故就實際意義言，

此協定爲臨時性質，根本問題在商訂正式商約。本協定第三條言：『上開各條及附屬於本協定之交換文件內各規定，應載於中日兩國間於最短期內即將商訂之通商航海條約內，並爲其一部分』，即可知其性質矣。

至於所謂互惠稅率，係根據本協定之『附件一』而來，計兩條如下：

一　自本協定發生效力之日起，中日政府將於三年期內維持附表甲部之第一第二第三款應課之稅率，並於一年期內維持該附表甲部第四款應課之稅率，爲對於日本國境內出產品製成品向中國輸入之各該款貨物在各該時期內所課之最高進口稅率，但關於稅率之增加，經中國政府聲明保留者，不在此限。

二、自本協定發生效力之日起，日本政府將於三年期內維持附表乙部所列三款之稅率，各該稅率爲對中國境內出產品或製成品向日本境內輸入之各該貨物在該時期內所課之最高進口稅率。

此爲互惠之原則，至於互惠貨品屬於日本者，如下表（附表甲部）：

款項	貨物種類	一九二九年中國海關進口稅則號數
一	棉貨類	一至十・十二至十四・二二至二四・二六至三二・三七・三八・四十・四三・四六・四七・五一・五三・五八・五九・
二	魚介及海產品	一九六至一九九・二〇二・二〇五・二〇六・二一三・二一六・二一七・二一八・二三一。
三	麥粉	二八〇
四	雜貨	三〇二・五六七・五六八・六〇三至六〇五(a)・六一二・六四七・六五二(b)六六六(b)、六七七(o)六八五・七〇六・七〇九(f)・七〇九(g)・七一〇・七一五・

本表甲部所列各項貨物稅率，應與上述稅則同一號數之稅率相同，本表所列各號末用橫書標出各項貨物稅率，中國政府保留增加上列稅率之權，但其增加不

得超過從價百分之二五，增加上述税率時，如遇從量税率，應一律根據上述税則所定税率之現行税則完税價格，或一律根據一九二八年編訂物價委員會所採用之完税價格。

觀上表所列棉紗，海品，麥粉及雜貨四項，均係日本行銷中國之主要貨品，其所謂「維持……應課之税率」者，係仍舊按照民國十八年（即一九二九年）海關進口税則課税之謂。緣十八年二月一日施行之進口税則，定以一年爲期，應於十九年二月一日另行新税則，嗣以施行關金單位事實上已等於加税，乃將十八年進口税則展期一年。當簽訂中日協定之時，中國仍適用十八年進口税則，而將於二十年度施行之新進口税則已在起草，故日本要求以上表列之貨品仍照十八年税則徵税，即使增税，亦不得超過貨價百分之二五，而傍標黑畫者（均屬銷路最廣之日貨）絕對不得加税。茲將上表所列傍標黑畫之貨品，以十八年税率與二十年税率（即現行税率）擇要列表比較之，以見我所惠於日本者至如何程度：

十八年號數	二十年號數	種類	單位	十八年稅率	二十年稅率	二十年較十八年增稅百分比
五一	五一	棉紗(甲)本色不過十七支	每擔	三·〇〇	五·二〇	七六%強
二〇五	二五五	乾鱉魚	每擔	〇·五四	〇·九五	七六%弱
二八〇	三〇五	麥粉		免稅	免稅	
		雜糧	從價	免稅	一二·五%	
三〇二	三四一	香菌	每擔	九·二五	一六·〇〇	七三%強

觀上表所示之數字，二十年稅率較十八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以上，換言之，即我所惠與日本者，大率皆爲百與百七十以上之比。至日本所惠於我者，爲夏布綢緞及繡貨三種，亦以三年爲期。夏布之稅率與日本現行之進口稅則同，綢緞及繡貨照日本奢侈稅法減百分之三十。夏布徵稅既與現行稅率相同，實已不惠；綢緞及繡貨雖

減百分之三十，以根本銷額甚微，故亦所惠無幾。試展海關貿易冊一觀，便知日本所得於我者已應有盡有，我所得於日本者幾等於零。互惠稅率之眞相，既如上述，其不利於我之商工業，已不待言，我國棉紗業所受之壓迫尤甚。互惠貨品第四項之雜貨，本以一年爲期，然當一年期滿之時，我國並未向日方聲明停止或改訂，以致延續自今。今棉紗海品及麥粉三項，卽將於本年五月十六日滿期，時機豈可再失？聞日方已向我國請求續訂，同時我國商業團體，紛紛呈請政府廢止互惠協定。政府將應日方之請而續訂乎？抑徇商界之意而廢止乎？現尙不得而知。依吾人之見解，此問題應從法理事實兩方面着想，使無害於事，亦不悖於理，乃爲得策。就法理言：中日關稅協定根本爲臨時性質，設使在過去三年期中正式商約業已商定，則一切不成問題。故現在問題不在關稅協定之改訂或廢止，而在正式商約之商訂。就事實言：中日商務關係，乃兩國間之重大問題，不容意氣用事。日本之欺我誠甚矣，而兩民族之經濟關係，終須置於遠大前途基礎之上。所謂互惠稅率既於我損多益

少，自不能任其長此終古，今當三年滿期，正我合法求伸之時，最合理之辦法，由我政府向日本聲明：『中日關稅協定「附件一」之互惠稅率，至本年五月十六日全部滿期，應即停止，一律照現行進口稅則（即二十年稅則）徵稅。兩方正式商訂通商航海條約，俾兩國間商務關係得以確定。』於此有一點應特別注意者，即吾人主張停止者爲互惠稅率，並非中日關稅協定之全部。蓋本年期滿者爲附件中之互惠稅率，至於關稅協定之本身，並無期限，純爲臨時性質，正式商約一經締成，該協定卽行失效。故我國最合理之步驟，爲停止互惠稅率，維持關稅協定，促訂正式商約。在正式商約未締成以前，照中日關稅協定第二條之條文，維持兩國間之商務關係，其文如下：

中國政府或日本政府彼此關於進口貨物適用之海關稅存票通過稅及其他各種相似之內國稅捐並船鈔及與上述各項有關之一切事項，給予彼國政府或其人民之待遇，應不較次於現在或將來給予其本國人民或任何他國政府及其人民之待遇。

中國或日本境內之出產品或製成品輸入彼國境內者，不論來自何地，其進口稅存票通過稅及其他一切相似之內國自捐，以及與上述各項有關一切事項，所受之待遇，應不較次於現在或將來給予任何他國同樣出產品或製成品之待遇。

中國或日本境內之出產品或製成品向彼國輸出者，其出口稅存票通過稅及其他一切相似之內國自捐，以及與上述各項有關一切事項，所受之待遇，應不較次於現在或將來給予自該國境內向任何他國輸出之同樣出產品或製成品之待遇。

中國或日本國船隻，其在彼國境內關於船鈔有關一切事項所受之待遇，應不較次於現在或將來任何他國船隻所受之待遇。

照此條款，固猶是最惠國待遇。日本之獨惠停止之後，我所失者僅綢緞及繡貨百分之三十之減稅耳，得失判然，不待智者而後知。如此，在我國方面既無非理與不便之處，更足以促起日本自負其遲不商訂通商條約之責任也。

（廿二年二月九日大公報社評）

國民黨與中日外交

近來之中日關係，殆成斷而若續，續而若斷之狀態。日本外務大臣易人，廣田弘毅以「對華外交更生策」標榜於時，中國方面，中樞迭有商討外交之會，蔣公使卽將回任，此皆斷而若續之象也。然夷考其實，廣田被命之日，首卽聲明，奉行去年三月之日皇詔勅，促進「滿洲國」之國際承認；中國則前日之訓令本屆國聯大會出席三代表，令卽重申原有主張，希望大會對於不承認偽國之報告書徹貫到底，是關於兩國係爭中之東北問題，絕對立於正面衝突之地位，此又續而若斷之象也。本來中日根本問題，非日本有悔禍之意，斷無打開局面之可能，此說吾人言之屢矣。然而，兩國外交關係，應否不使其再爲進一步之惡化；根本問題之外，應否一切取整個的深閉固拒之政策，此實值得考慮。憶本報於本年三月二十四日曾著一論，題

爲：『收復失土以前』，主張：『未失之土不可再失』。當時頗爲一部分人士所誤解，以爲吾人欲置收復失地於不談，而不知吾儕明知已失之地，武力恢復，非可遽期，則諸凡未失之土，自宜多方以策其安全。迄至今日，此見不變。夫外交肆應，變化萬端，以大事小，勢逆而難；矧以國民積習，囂罵空疏，而政府無力，當局寡信，尤爲外交政策不易邁進之重大原因。兩年以來，日本公使館員，每到一次南京，外部必有許多聲欬，政府關係人員幾以會見日本人爲懼，即在比較敢負責任之現當局，雖明知前此之深閉固拒，斷非善策，然於前日有吉到京請謁之後，仍立即聲明『並未談及具體問題』；宋子文氏歷聘各國，道經日本，竟避嫌不履其土，此足見因國民對政府之不信任，反映於當局之畏縮無魄力。夫中日之間，彼無悔禍之誠，我乏負責之勇，豈特僵局無可打開，既現狀之能否不再惡化，恐亦茫無把握也。

雖然，中日比鄰而居，爲乾然不變之事實，無論如何仇讎，彼既不能東越太平

洋而遷至彼岸，我亦不能西移而達大西洋之濱，此無可如何之事也。吾人嘗回溯近二十餘年之中日關係史，對於在國民黨統治下之中國遭日本如此之重辱，輒不勝奇異之感。蓋國民黨非不了解日本亦非與日本不通情愫政團也。孫中山先生之革命事業，與日本淵源甚深，同盟會成立於日本，辛亥革命頗得日本朝野人士之同情與援助，二次革命又得日本之助，失敗後復組中華革命黨於東京，此後討袁護法諸役，無不與日本通聲氣，迄十三年北上時，猶繞道日本，宣揚其大亞洲主義。觀孫先生之外交政策，始終置日本於第一位，其手段雖間有不暇愼擇之處，而其重視日本，固應爲中國外交不易之原則，此孫先生之所以偉大也。今黨中要人如汪精衛，胡展堂，蔣介石，戴季陶，張溥泉，鄒海濱諸氏，均曾追隨孫先生出入日本，晉接彼邦朝野要人，或參與機樞，或親任舌人，於孫先生之外交政策當然夙所領略。國民黨與日本之間既有如此淵源，當年互通聲氣之人今多健在？且當要路，日本何竟不修舊好，披瀝相見，而竟輕興大釁，迄今未已，其責自應由日本人士負之。顧在中國

方面，自國民黨執政權以來，何以竟與日本相忘無形，若不知其存在者。其對日本之認識及應付，反遠不如袁段及張雨亭諸氏，此亦令人難解。猶憶武漢政府時代，或有以中日外交前途詢之某重要當局者？某氏以「不能談」三字對之。豈不談即無問題乎？滋可異也！迨奠都南京之後，國民政府之外交，全副精神注於有名無實之關稅自主及撤銷領事裁判權等事，對日本殊漠漠。雖曾經過十七年濟南事件，而猶不事釜底抽薪之策，徒切憤懣，動張意氣，每以瑣屑，積成大憾。在日本驕妄狠毒，甘冒不韙，種兩國國民百年之禍根，誠哉鹵莽滅裂；在我以弱忽強，禍不自覺，又甯非愚而又愚乎？

今日中國之出路只有一條，即運用國際環境，充實國家力量。夫充實國家力量誠為中國自救之根本義，惟若不注意對外關係，迴旋掩蔽，則每使內部努力之功盡棄，且更肇不測之禍。此種事實，在中國歷史上已有不少之前例。中日，日俄兩役之後，滿清深知國家之危，亦曾努力引用外資，開發東北，均被日俄之阻撓而未能

實現。日本更覺滿清於迭次外患之後，已非吳下阿蒙，遂乃煽助革命，以奪滿清，使其無暇充實國力。迨革命黨勢成，懼中國之維新進步，則又援助清廷，以遏黨人北進之鋒。袁政府政權穩定，漸事建設，日本復於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以二十一條打擊之。此後幾番南北戰爭，張作霖之問鼎中原，無一次無日本之魔手，陰事操縱。國民黨當國之後，中國本有復興之望矣，則先撓之於濟南，又大爆發於東北，使其艱難應付，無力建設。彼之陰謀與暴力之發揮，雖方式不同，其政策始終一貫，即不容中國有統一有力之政府，更不容其充實內部力量，順利造成一健全國家。此種歷史教訓，國人試平心靜氣，一省近六十年來之中日關係，當知吾人所說，絕非無據。由此吾人敢斷言：非造成適宜的國際環境，中國萬無內部建設之充分機會，而適宜的國際環境之造成，對此近鄰之日本，實非不理政策所可集事。蓋以情言，我誠不欲與之親，以力言，則彼不容我去之遠。今華北戰事雖停，而長城各口，迄未交還，灤東察東，問題山積，我苟有力，根本不致成為問題，既無方

矣，夫豈敷衍隱諱，裝腔不理所可揮之門外乎？北方處此杌隉不安，南方果能從容建設，以待國力充實乎？

雖然，吾人之爲此論，非謂中國對日本應盡情款納，以結其歡；惟謂對日外交乃我之生死問題，不應長此隱諱自欺，而宜善於自處。縱令我另有出路，亦不應置日本問題於不顧。日前宋子文部長歸國之日，京滬各界張盛大之歡迎，豈謂其歐美之游已收制裁日本之效歟？迎之者，至諛宋不在日本登岸爲其愛國之證。此一例也。汪院長於去年演說國難有云：『現在中國對付日本，就是以前法國對付德國的辦法，他拿，我們不送。』其意若謂只要不送，即可告無罪於國人。實則不送而失，亦豈無罪。今人好罵二十一條交涉爲袁世凱賣國，則九一八之誤國，其罪不更甚乎？吾人願爲黨國當局勉者，送地賣國固所不可，畏縮不負責任，以致再失土，再誤國，則尤爲不可。須知日本之侵略中國，乃其傳統的國策，然而何必至九一八始毅然決然，以武力占領東北，夫亦曰內外環境有以促動之耳！又如中東鐵路之擢

取，固日本所念念不忘者，乃俄國始則提議出賣以歆動之，繼則刁難條件以磋磨之，終則陳重兵於邊境，示日本以凜然不可犯，而後延宕推閃，故示時緩時急，忽遠忽近，以日本之急躁褊狹，終無如之何也。由此可見外交之妙用。吾人自國難發生，常以頑強抵抗勗國民，所謂頑強者，須以百鍊鋼，化成繞指柔，摧之抑之，搓之揉之，終有其屹然不動者在。此其事殆非庸衆之所能，然而非常屈辱後之國民，要不可無此了解，而非常時期之政府當局，尤不可無此修養。今華北之危機未已，國際之難題正多，當局其以國士風度，任天下之重，堂堂正正，披瀝誠悃，與日本相周旋，防止現狀之惡化，感格彼方之成見，苟利於國，無取乎媚俗庸以取寵。此又不特對日外交爲然，一切國事，均應如此。中國之有無眞正政治家，將於此卜之矣！

（廿二年九月廿一日大公報社評）

日本與世界和平

近以美俄復交談判，將見進行，覘國者咸認爲兩國果能提攜，則不但經濟上美國得廣大之出路，政治上俄國得有力之聲援，且於世界和平之維持，亦大有裨益，於遠東未來之危機，並可收牽掣防弭之效。適美國宣佈擬將駐太平洋之艦隊撤回大西洋，日本當局聞之色霽，以爲遠東情勢之弛緩，於此可徵。雖然，事實甚難言也！溯自日本侵略中國，逕情直行，和平盟約，爲之撕毀，遠東風雲，爲之掀起，今後美俄提攜，能否保障和平，仍須視日本軍民能否幡然自省，力避挑戰。由是言之，已往之和平，雖由日本破壞，今後之和戰，仍惟日本之態度是卜。假使日本壹意孤行，不以世界形勢之不利爲念，則天下事正未可知也。最近國際情勢幾已進至大戰之前夕，殆人人所是認者，而今日之日本固儼然一九一四年之德意志。當年

之德意志，挾方張之氣，以世界霸主自命，擴充海陸軍備，爭奪殖民地，競握經濟霸權。在海上與英國衝突，在大陸與法俄結仇，在經濟上尤與英國有並立之勢。威廉二世固儼然一世之雄，結果以一國敵世界，貽國家無窮之戚。溯當時之情形，德法世仇，法蘭西必報普法戰爭之恥，已屬必至之勢，威廉二世又罷斥俾斯麥，一反其開明政策，惟以暴戾之氣臨其死敵。此殆與今日日本之對蘇俄無異。日俄兩國先天的具有歷史地理的衝突，蘇俄革命後，日本一向以東亞赤化防阻者標榜於世，西伯利亞之出兵，已開其端，今於囊括我東北四省之後，攫取中東路，壓迫北滿，以泰山壓頂之勢與蘇俄結敵，此不啻一九一四年德法間之形勢也。英國之海運業及造船業，皆世界最大者也，直至一九一〇年左右，德國之海運業及造船業均不足英國十分之二三，乃以最後二年之努力，悉超過英國之大半數。英國再不下手，其制海權將不克保持。今日海上強國有三，英美日雖按華盛頓條約海軍為五五三比例，而美國建築未及額，日本則盛築新補艦，故兩國海軍力實際上已有軒輊。日本今已握

得西太平洋之制海權，更經營委任統治各島，以張東侵之勢。美日兩國在海上之衝突，已較一九一四時英德間之形勢爲甚矣。至在經濟上之衝突，歐戰前以英德爲最烈。德意志帝國創興之始，僅人口四千萬，至戰前增至六千八百萬，每年約增九十萬，其速度已足令英國震驚，而其工商業之發達，輸出大增，尤使英國有患在腹心之恐怖。當時英國工商業雖尙居世界首位，然戰前十年來之進步程度，甚爲衰緩，德國則兼程並進，英國實有邈將不及之感。英美與遠東通商，已有百年歷史，進步之程度不逮日本遠甚。今日本既將滿洲封鎖，華北市場盡入囊括，長江一帶之工商業亦有一日千里之觀，而英日兩國在印度之衝突，其嚴重尤不減於歐戰前之英德。英國任令現狀推移乎？日本之經濟勢力恐將逾蘇彝士運河而西矣。日本出席世界經濟會議代表石井菊次郎返國之後，輒以日本應亟減少生產，統制出口，以免招國際忌恨爲言，老成謀國，畢竟不同也。

抑外交大勢殆亦今迫於昔。英國之傳統政策在對抗最強大之競爭國，對新進之

德意志帝國，自英王愛德華七世已開始競爭。一九〇四年之英法協定，先樹戰前英法協商之基礎，一九〇五年之第二次英日同盟，亦爲備德而立，至一九〇七年以英國爲中心之日法，日俄，英俄，三大協定成立，對德實行「包圍政策」，嚴陳而待，直至一九一四年德國未能突破此種重圍，此其失敗之一癥結也。然以今比昔，日本地位如何？彼旣脫退英法中心之國際聯盟，撕碎美國主盟之九國公約，而海軍狂熱，傲視北美，陸軍氣燄，直迫蘇俄，獨霸遠東市場，鄙棄英美所標榜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其在外交上之孤立，不待人之包圍，自立於網罟之中。觀美俄復交之晴天霹靂，幾令人聯想及於歐戰前之英法協商，義雖無當，事正難測。然一九一四年之德意志，在外交上尚有「三國同盟」在援，今日本則孑然孤立。此種形勢，完全爲日本之蠻橫軍人所造成，彼邦識者亦爲憂懼。吾人試觀近日日本政治家外交家之言論，字裏行間，莫不顯示不安，而一般社會上非難軍部之議論，亦漸漸抬頭。彼荒木貞夫之東亞和平論，正爲針對此類傾向而發，意在故作召集遠東會議

之難題，使外交家無法交卷，然後從而爲之辭曰：『吾非不事外交，其奈此路不通何？』用以保持其國防第一之路線。其實荒木果有和平誠意，則清算兩年來之錯誤政策，藉國際會議以還東北主權於中國，爲遠東門戶開放政策，求名實相符之推行，則大戰危機，不消自弭；苟非然者，遠東大勢，正未可知也。

（廿二年十一月七日大公報社評）

今日之美俄日

今當美俄進行復交談判，日本朝野表示憤嫉之三角關係下，令人回溯三十年前之三國關係，輒不勝今昔之感。

一九〇四爲第一次日俄戰爭之年代，彼時之美國政府傾向於親日。彼時之美國總統爲羅斯福，今日之美國總統羅斯福，適與之同族，而此兩羅斯福總統之先後對日態度，又似顯有不同。老羅斯福與前民主黨總統威爾遜皆比較袒日，而今之羅斯福顯已不克維持此態度，此非其故反其黨之傳統及其先輩之精神，亦今日之遠東局勢根本已異於前，有以使之然耳。

試觀今日之遠東局勢，非已視前易位乎？帝俄昔藉庚子事變占領中國東北三省，與中國訂約之後，又遲不撤兵；日本現占領中國東北四省，陳兵滿洲大陸，非

即昔日之帝俄乎？日本昔爲爭在遠東之權勢，代表世界之反俄意識而與之戰；蘇俄現受日本威脅，而不得不尋出路以打開當前之煩悶，亦儼然昔日之日本也。至於美國，昔俄相威特謀以經濟獨占滿洲，美國務卿海約翰照會抗議，頗類斯蒂生之不承認主義；及日俄戰罷，老羅斯福斡旋和局，邀日俄代表會議於樸資茅斯，始終以善意援助日本；今羅斯福總統於日本寞然罔顧之際，邀蘇俄外長李維諾夫至白宮作復交談判，其善意之所嚮，固無異老羅斯福之於日本也。第二次日俄衝突之程度如何，今尚不可想像，美國在此三角關係中將占若何之地位，今亦不敢臆測，然在現狀之下，要不容其再如老羅斯福與威爾遜之取袒日態度，則殆無可疑者。

據本月十一日東京新聯電報告，日外相廣田弘毅將勸告蘇俄政府，「如果該國真正希望遠東和平，必須將日滿國境附近之兵撤退至一定地點，蓋因從來規律兩國之國交，而且現在尚具充分效力之樸資茅斯條約中，曾有設立關於國境非武裝地帶一項，依此在庫頁島國境不設一兵，僅設置境界之標石，……然蘇俄在日本依據日

滿議定書負有維持治安重任之滿洲國國境及朝鮮西北之地域，於祕密裏移動空前之大軍，並且整頓防備，此顯然的違反該條約之精神，故必須迅速的撤退其軍隊」云云。其說似甚辯，而不知所謂樸資茅斯條約固已今昔異勢也。樸資茅斯條約爲日俄戰後之媾和條約，故該約不僅在滿洲權利之分配，尤注重於軍事情勢。該約第二條規定：「兩締約國爲避免一切誤解之原因起見，彼此同意於俄韓兩國交界間不得執軍事上之措置。」又第三條第一項規定：「除遼東半島租借權所及之地域不計外，所有在滿洲之兵，當按本條約附約第一款所定，由兩國同時全數撤退。」今日本不特於朝鮮北境盛作軍備，且將重兵遍佈「滿洲」全境。日本若責蘇俄撤兵，首須遵約將占領東三省之軍隊撤退。日本若狡謂占領東省之兵係根據所謂「日滿議定書」擔任「滿洲國」國防者，則所謂「滿洲國」者，蘇俄根本未嘗承認，當然更不能執所謂「日滿議定書」，以對抗蘇俄。夫日本既毀棄樸資茅斯條約之軍事規定，佈大兵於全「滿」，亦何怪蘇俄之整備邊防？今日之日俄的軍事對立，一切返於日俄戰

前之狀態，固日本自身行動所激成者也。日本以自己之手，將遠東歷史扭轉與三十年前相同而又相反之地位，不自省悟，徒對美俄交驩表示憤嫉，且欲乞靈於躬自撕毀之樸資茅斯條約，以求俄兵之不前，不亦愚乎？雖然，日本素以『力之外交』自鳴者也，公理可以不顧，而「力」則在所必顧。往者俄國宣佈日本秘密文件，證明其攫奪東路之陰謀，日本悻悻然惡聲相向，一時至有封閉塔斯社驅逐俄記者之宣傳；乃結果並抗議亦未送出。以彼例此，廣田所謂將勸告蘇俄政府撤兵者，殆將仍以空言終乎？彼所謂『力之外交』者，於此實深堪玩味也。

（廿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大公報社評）

天羽聲明

本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情報局長天羽英二發表非正式聲明，謂：「日本鑒於中國恢復秩序須賴其自身之事實，故日本不能不反對中國有違反遠東和平之任何舉措。日本並反對其他列強之舉措，或將擾亂遠東之和平者，例如供給中國以軍用飛機與軍事教練，以及政治性質之借款。」又據東京十九日電，日外務省發言人稱「如遠東和平秩序為協助中國之國際合作所擾亂時，則日本將採取積極行動。」並謂：「如他國使用武力，則日本亦將採取武力。」這個聲明的意味，至為嚴重。就最近的事實說，美國羅傑士教授方奉命到中國來調查銀價，宋子文孔祥熙諸氏計劃組織銀公司，國聯專家拉西曼返歐，出席國聯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日本的聲明，當然是對着這些事實說的。但就遠大處言，日本這個聲明是實行所謂亞洲門羅主

義，破棄國際公認的門戶開放主義，公然宣布關閉中國的門戶。日本在囊括東北四省，高壓華北，國聯失威，列強束手的時候，公然威嚇世界，作此蠻橫宣言，是其對華高壓，前途發展，正未知其所屆。語云：履霜堅冰至，其來也漸。日本謀握東亞霸權，已非一朝一夕，茲特從歷史上溯觀其演進之跡，以證強鄰謀我是如何的亟亟不已。

所謂門戶開放主義，自從一八九九年美國務卿海約翰發起以來，一向為國際公認的對華政策。日本也是與美國交換照會承認門戶開放主義的一國，但她始終就未曾忠實履行信約。一九〇七年的日法，日俄協定，及以後的各次日俄密約，全與門戶開放的精神相反；但那時日本的野心，尚祇限於滿洲。及至歐戰發生，日本遂起獨霸東亞的野心，謀以中國為其保護國。民國四年的二十一條要求，不特壟斷南滿東蒙的權利，及承繼德國在山東的地位，並不許中國將沿海港灣割讓他國，而最震驚一時的「第五號」，在欲包辦中國的軍事國防，其有關的條項如下：

一，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政府財政軍事等各顧問。

三，向來中日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轇轕之事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爲日中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一面籌劃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四，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譬如在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

這與現在日本政府聲明「反對其他列強……供給中國以軍用飛機與軍事教練以及政治性質之借款」相較，如出一轍。當時主張由日本包辦中國的軍事國防，現在宣示其他列強不得干與中國的軍事建設，用意完全相同，不過在表示上有消極積極之分能了？

二十一條要求的第五號，當時置諸「緩議」，而日本的處心積慮，却一向未曾稍懈。民國七年的參戰借款，參戰軍聘用日本軍事顧問及教練官，實際就是上舉二

十一條第五號各條的部分的實行。直皖一戰，參戰軍全體潰散，日本把握中國中央軍權的美夢，被吳佩孚打得粉碎。中國內戰，在外交上產生這樣的重大作用，實在是意想不到的。

日本在過去，曾有好幾次要包辦中國的對外關係，就是不使中國有獨立的外交，如同被保護國聽受她的指揮一樣。民國五年的袁氏帝制，日本最初不甚反對，不過要袁世凱追從日本，由其一手包辦。當駐日公使陸宗輿以外交部密告日本的電令轉達日本政府的時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聽到「中日鄰好重於他邦」的字句，霽然色喜，即以保護者自居，電令駐使與英法諸國替中國接洽改制問題。袁世凱知道日本竟在越俎代庖，憤然對左右說：「日本總是把人家當他的兒子！」遂命梁士詒將密告日本之言普遍告知英法各使。日本聞知大憤，遂翻臉反對，一面領導五國勸告，一面資助唐蔡的反袁運動，大拆其台。這是一件事。又歐戰時的中國參戰問題，日本竭力阻撓，協商諸國雖欲得代表四萬萬人民的國家加入戰團，以壯聲威，

而無可如何。及至日本與英法俄義成立祕密諒解，擔保日本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及割讓赤道以北的南洋羣島，日本對法國允許促令中國對德絕交，自此中國的對德斷交與參戰，纔得實行。這又是一件事。在這個時期中，中國的外交，差不多全由東京決定，直到民國八年凡爾賽會議，陸徵祥等與日本大爭山東問題，中國外交纔恢復獨立面目，更經華盛頓會議的申雪，中日間的外交感情遂完全睽離。日本方切屈而後伸之志，中國轉酣睡於九國公約之上，以為「領土完整門戶開放」已有鐵的保障，豈不殆哉？

日本謀握東亞霸權，以藍辛石井協定一事最富國際意義。此事發生於民國六年，中國剛參加歐戰，日本派前外相石井菊次郎赴美，謀日美兩國對遠東問題的諒解，於是年十一月二日與美國務卿藍辛交換公文。就是有名的藍辛石井協定，其要點如下：

合衆國及日本國政府均承認凡領土相接近之國家間有特殊之關係，故合衆國承

認日本國於中國有特殊之利益，而於日本所屬接壤地方，尤爲其然。中國之領土主權，當然完全存在。合衆國政府以日本國其於地理的位置之結果，有如右之特殊利益，日本並無不利他國之通商或偏頗之待遇，及蔑視條約上中國從來許與他國商業上權利之意。蓋日本國政府累次聲明之保障，全然可以信賴也。合衆國及日本國政府聲明毫無侵害中國之獨立及侵害保全領土之目的。且聲明兩國政府常於中國維持所謂開放門戶又對商工業機會均等之主義。……

日本根據這個換文，認爲美國承認日本的對華特殊地位，美國的解釋便不然，以爲日本的特殊利益祇限於經濟關係。這兩種不同的解釋，可於日美兩國對華之通知見之。是月六日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照會中國政府，謂「美國正式承認日本在中國之特殊地位」，可見日本對於所謂「特殊利益」解釋爲「特殊地位」。越二日美國公使芮恩施照會中國政府，則謂「美日兩國政府重復聲明，彼此恪遵門戶開放政策，重復拘束兩國政府，維持機會均等主義。任何國之臣民公民，於在華之工商業，一

律完全享受之。日本之商工企業，曾因彼兩國地理關係之故，顯然對於他國臣民公民之同一企業佔有某種利便；今美國政府與日本政府乘此良好機會，交換彼此對華關係意見」云云。這是美國的解釋。但是，當大戰進行，美國對遠東鞭長莫及的時候，應日本之請，交換這樣的公文，怎能說毫無政治意味？美國自知這事上了當，所以在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的時候，將藍辛石井協定與英日同盟同時宣布取消。石井在他所著的「外交餘錄」一書中，謂此協定雖經取消，日本之特殊地位儼然存在，此協定在精神上並未消滅云。可見日本對於東亞霸權的雄心，雖經華盛頓會議的打擊，並不曾殺滅了她的氣燄。

在上月日美交驩書簡中，美國務卿赫爾致日外相廣田弘毅的復文中，說：「余切望能乘此機，表示懇切希望，使與東亞有利害關係各國，將現存或將來有發生可能之一切問題，依不礙於任何國，且復對各國能予以確實永久的利益之解決的精神或方法，以討究之。」一般均以爲日美關係將因此逐漸緩和或好轉，而日本政府竟

發表這個顯然威嚇美國的聲明，並對門戶開放主義的盟主毫不留轉圜的餘地，便宣告把中國的門戶關閉了，意義的重大，不問可知。

門戶開放主義的由來，盡人皆知是一八九九年美國務卿海約翰發起，殊不知其眞正的緣起是在英國。美國最近出版了一本很有價值書——鄧愛特（Tylar Dennett）著的「海約翰傳」，此書供給與我們的新知識，是告訴我們海約翰的門戶開放主義實發動於英國。當時的中國情勢，因爲德國首先占領了膠州灣，取得了九十九年租借權，俄國藉口均勢，也強占了旅順大連，各國競起攫取勢利範圍，英國爲保持在遠東的商業利益，便秘密照會美國，詢問美國是否願意與英國合作以抵抗各國對中國的侵略。彼時美國正與西班牙交戰，這個提議未爲美國所理會。這是一八九八年三月間的事。英國因爲美國的冷淡，遂亦追蹤德俄，取得了九龍及威海衛，以維持所謂均勢。轉年，海約翰任美國國務卿，曾中國服務多年的英人希勃斯萊（Alfred E Hippisley）上書美外部司長羅克希爾（W. W. Rockhill），此人曾在駐華使館服

務），這封信的內容，便是海約翰門戶開放主義照會的內容和勢力。從這一件事的經過上，使我們明白看出，英國在遠東的利益較他國爲大，門戶開放主義便是爲保障這種利益而產生的政策。日本現在竟要把這三十餘年來國際公認的原則，一拳打碎，不惟居盟主地位的美國不能甘心，卽在遠東有重大利益的英國及其他列強，也不能默然無動於中罷！

門戶開放主義，是因抵制列強瓜分中國的趨勢而產生，它將因日本圖謀獨吞中國而消滅乎？這雖是不可思議的事，但山雨未來，風已滿樓，苟安於漏舟中的國人們！現在眞到了我們掙扎圖存的時候了！

廿三年四月廿三日

關內外通車的意義

北寧鐵路關內外通車，已於本月一日（廿三年七月一日）實行。此事醞釀經年，在中國方面並經過許多暗潮，中央始決意實行。中國明知這是一幕吃虧的交易，但處萬鈞壓力之下，其勢不容不辦。這種不得已的情形，我們對中央祇有原諒，不願苛責。這件事，從關內的交通上看，眞是一件平常事，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從九一八以來的一貫歷史看，却很有深刻的意義。

關內外通車，在經濟上對日本並無利益。蓋榆關交通阻塞，中國內地與東三省之間的貨運，大多數須轉道大連，若關內外一旦直達通車，大連港口的貿易必然減少。一般人多謂關內外通車是南滿鐵路勢力的擴展，其實從其本身利益上言，南滿鐵路是不贊成關內外通車的。自從塘沽協定簽字以來，這一年多的所謂華北懸案，

主要的祇是這個通車問題。這件事完全是日本關東軍的主動，且不惜用種種搗亂及恫嚇的手段，以求達到這個目的。此事在經濟上既不合算，關東軍何以却用萬鈞壓頂之力逼迫中國實行？就此點追問下去，關內外通車的意義便灼然可見了。

一般人對於關內外通車，每以事實上承認偽國為慮，且不論此事在國際法上儘有趨避的餘地，而日本也不急於要中國承認偽國。故實行通車在經濟與政治上，均無多大作用，而其眞正意義是關於軍事的。而此事在軍事上的意義，且不限於華北一隅，幾乎是衡量遠東全局的。

日本自從投了九一八的巨彈，在心理上時刻期待着世界的反響。日本在軍事上的準備，中國已不在她的眼裏。她的假想敵，在大陸上是蘇俄，在海洋上是美國。現在的局勢是陸緊於海，故日本的防俄也較急於防美。日俄之間一旦有事，戰場必在滿洲及西伯利亞一帶。日本要使戰事能夠有利的持久，僅靠東北四省是不夠的，必須控制住華北的資源。我們想像中的華北危機，也在這一點。老實說，華北現在

已成日本的囊中之物，一聲有事，日本可以很快的取得平津，那麼，現在通車不通車又有什麼關係？但從軍事技術上看，問題並不如此簡單。假設事情業已發生，日本為控制華北資源而要取得平津；又假設關內及平津一帶毫無抵抗，日本從關外進軍，即使不遇人力的阻礙，則自山海關到北平的交通整理，——就是說日本軍隊乘南滿車或「奉山」車由山海關到北平——起碼須要兩三天的功夫。現在關內外實行通車，每天有一個行車號碼在日本手裏，日本軍隊可以匕鬯無驚的開到平津。這種形勢，在平常時，日本已控制了華北交通的幹線，有事時，在軍事技術上可以簡省兩天的時間。關內外通車的意義在此！

日俄的衝突，遲早不免，一旦有事，日本事實上或不必軍事的占領平津，而晉察綏三省她必要拿到手上，這樣華北的資源煤鐵棉花之類，纔可以予取予求。現在通車問題既已解決，關東軍的目的業已達到，我們判斷華北的中日小糾紛此後將相當的減少，但日本勢將轉平綏路的念頭，另造口實，要求通車聯運，甚且過問路

權。假使平綏路又繼續遂其所欲，則晉察綏三省已入日本的懷抱，從東北西北兩方面包圍了外蒙古，這在軍事技術上日本更大大占了便宜。

查北寧路，其前身爲「關內外鐵路」。中國興修鐵路，始於光緒初年，認爲自強要圖。光緒十六年海軍衙門大臣奕譞及直隸總督李鴻章議辦關內外鐵路，謂「鐵路實爲自強要圖，最利於徵調轉運，最宜於邊境省分，關東鐵路……爲尤急。」又謂「俟此路成後，再由瀋陽造枝路以至牛莊營口。分年程工，歲有增益，一氣貫注，首尾靈通。無事張皇，而已控制海防，兼顧邊方，於大局深有裨益。」（見奕譞李鴻章奏摺）創始者之志如此，以今視昔，感慨爲極！

寫於平瀋通車之日

日本通告廢棄海約

本約應繼續有效，以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倘締約各國並無一國於是年是日以前二年發布通知，意欲廢止本約，則本約應仍繼續有效，以至締約之一國發布通知廢止本約之日起二年屆滿為止，於是本約對於締約各國應全部廢止。至上述之廢約通知，知應繕具成文，送交美國政府，應由美國政府立即將該通知證實繕本轉送其他各國，並將該通知收到之期通知各國。該廢約通知應當為於該日發出，即應於該日起發生效力。倘廢約通知由美國發出，則該通知應與其他締約各國駐華盛頓之外交代表。該通知應當為於送達各該外交代表之日發出，即應於該日起發生效力。

以上文字係一九二二年五國海軍公約第二十三條之規定，日本政府定於後日對美發

布廢約通知，是此約確將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廢止。附屬於此約之一九三〇年倫敦海軍公約，亦將同時廢止。海約廢止後之善後辦法如何？據海約同條規定：

自任何一國所發廢約之通知有效之日起，一年以內，締約各國應開會議集議。

依此規定，則美英法義日五國須於明年舉行海軍會議。最近之倫敦海軍預備會，經半載之長期談判，毫無結果，而卒不免日本之通告廢約，就此以測將來，則明年之海軍會議誰敢樂觀？

日本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向務大孤立之途以趨。彼輕蔑美國之勸告，鄙棄國聯之決議，抹殺一切有關之國際信約，今又舉歐戰後國際重要和平結構之海軍軍縮條約而廢棄之，此蓋對國力有自信，對爭霸有決心，對英美不一致有認識，反復考慮而悍然出之。觀駐美日使齋藤之談話，竟謂「日本國家於必要時不惜自殺，以遂行其建設遠東和平之計劃」，並謂「縱令對英美開戰，日本亦將採此項政策」，其

盛氣凌人，由於有所不提。倫海軍公約簽字之日（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美國大總統哈定對出席會議之九國代表演說曰：

本會諸君已將各大國求和厭亂熱誠審慮之誠意爲之書明，已將競造軍備互相摧殘之狂妄爲之揭出，從此制止惡魔，減輕負擔，所有戰爭之痛苦，戰爭之足召取敗亡，而遺重累，其唯一消弭之方法，全在終止未來戰爭之籌備，移人類於和平之建設事業，諸君亦爲之曉示世界，俾衆咸知。

曾幾何時，「求和厭亂熱誠審慮之誠意」竟行泯滅，「競造軍備互相摧殘之狂妄」又勢將流行。現在日本既已通告廢約，在此殘餘之兩年有效期間，各關係國自必競相造艦，先求達條約之限度，而無限度之自由競爭亦將隨之而起。且以近代軍備性質之變遷，空軍及化學戰尤居重要地位，此類戰備之競爭必尤劇烈。此必至之勢也。依英國之意，似欲於明年春再舉行一次預備會商，並擬擴大範圍將法義德三國一併邀入。然觀日本方面之張脈僨興，此預備會商之能否產生，抑產生之後能否妥

協，均無把握。此後之關鍵，首在英美關係之進展如何。英美如能密切合作，當能使日本有若干顧忌，不至奔突過甚，或者再能成一新海軍條約；否則日本之狂談必繼長增高，各國大舉競爭，前途終不可問矣。

尤有値得吾人注意者，即廢棄海約與九國遠東公約之關係是也。查五國海軍公約與九國遠東公約同產生於華盛頓會議，且於同日簽字，在性質上亦有聯帶關係。蓋美英之所以停止軍備競爭者，亦以遠東問題得所保障故耳。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九國公約名義上雖尙存在，實際已被日本撕毀。倫敦海軍預備會商之初，日本即標榜「不談政治」，實則此類問題根本爲政治的，遠東政治問題不得安頓，海軍談判難得成功。一九二二年之華盛頓會議其先例也。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割裂中國領土，復有四月十七日之天羽聲明，是歐美諸國在遠東之利益早已動搖，在此情況之下，而欲海軍問題獨得妥協，其事本屬難能。爲國際和平計，海軍問題既與遠東問題有聯帶關係，則不應置中國於事外。明年之預備會商及正式海軍會議，中國義應

與聞。最合理之辦法，應召集當年華盛頓會議之九國，或增邀俄德兩國，開一十一國會議，共同討論遠東問題，爲九國公約籌一善後，則海軍問題之解決亦將有益。

雖然，中國除在外交上應有保衛權利之主張與活動以外，對此推翻華府會議以來遠東局勢之新的變遷，宜速力求自助之道。誠以日本之廢約，乃因國力膨脹，不復甘受由英美主動而成的國際軌道之限制，尤在表明在遠東一帶有要求優越地位之決心。中國處此，事實上將不復能苟安於九國公約之托庇，宜自爲其在外交上尤其在內政上之適時的奮鬥。總之，華府會議造成之局勢，在今日已爲公然的告終，此後世界，尤其遠東，勢將入於又一新的局面，中國在此新局面中，爲奴爲主，或興或亡，主要視其能否及時自助，外交上之善爲肆應，尚屬次要矣。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公報社評）

中東路簡史

引言

中國的東北問題，鐵路問題是主要的骨幹。自從一八九六年中俄密約起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止，鐵路問題都占重要的成分。中東路是東北鐵路問題的起點，中日戰後中俄兩國爲共同抗日建築了這條鐵路，幾經變遷，而今又於中國喪失東北四省之後，在日本高壓之下，將由蘇俄售與日本的傀儡——所謂滿洲國。這將近四十年的中東路的變遷，映照着近代中國的命運，更映照着遠東歷史的演進。中東路問題到了今日，自然是一個重要的段落，但絕不是牠的歸宿，且將成爲更重要的一段落的開始。我今天給中東路寫過去的簡史，旣爲我們中國黯淡的過去悲，更爲遠

東大局的茫茫未來憂。寸管在握，百感蒼茫！

一　由中俄密約到日俄戰爭

中國與日俄兩國接壤，遼吉黑三省爲其接觸點。中俄疆界，自從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條約劃定，至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瑷琿條約及天津條約成立，無端把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烏蘇里以東的土地，割讓與俄國。帝俄未費一槍一刀之力，得到比現在東三省還大的土地，有了全吉林省的海岸線（即現在的濱海省）及海參崴海口，把死的西伯利亞變活了。俄國爲要增加東方領土的控制力，自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起修築西伯利亞鐵路，擬由歐俄直達海參崴。至一八九四——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戰爭期間，西伯利亞鐵路方修至外貝加爾（Transbaikalia），前進的路線發生問題。據俄財政大臣威特伯爵（Count Witte）的意見，擬通過中國的東蒙北滿，直抵海參威。依此方向，較比沿黑龍江（阿

穆爾）建築，可縮短路線五百餘俄里。所經皆肥沃之地，且不與黑龍江航運發生競爭。威特的主張經俄皇尼古拉斯二世採納，所成爲問題的，即如何取得中國的同意。適中日戰後，馬關條約成立，日本取得台灣及遼東半島的領土，俄國聯合法德兩國，共同干涉，使日本退還遼東半島。挾德索報，借地修路之議乃起。威特屢次對中國駐俄公使許景澄談及接修西伯利亞鐵路以便同力拒日之意，中國未允，俄國即自行派員赴東三省查勘路線。這時清廷主張中國自造東省鐵路，在中俄交界與西伯利亞鐵路相接，則主權在我，可無流弊。翌年（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爲俄皇尼古拉斯二世加冕之期，清廷特派李鴻章爲慶賀專使。中國方敗於日本，俄國有代索遼東之惠，李氏使俄，實負有聯俄制日的使命。李氏抵俄，威特即將鐵路問題提出，他對李鴻章說：

> 俄國既聲明中國領土完整之原則，此後必當繼續此種主張。惟爲實現此種主張，須於必要時，處於能以武力援助中國之地位。而此種地位，因俄國軍隊集中於西部之故，須以鐵路將歐洲俄羅斯海參崴及中國聯絡

一起，始能成功。當中日戰役，俄國雖向海參崴調遣軍隊，因無鐵路聯絡，故軍隊進行遲緩，及抵吉林，戰事業已終了。故余以爲保持大清帝國之完整，須由俄國築成經過滿蒙北部而達海參崴之鐵路。

這段話很有歷史意義，可當中東路的緣起。六月三日中俄密約成立，內容實爲對日攻守同盟，第四條是關於建設中東路的，其文如次：

今俄國爲將來轉運俄兵禦敵並接濟軍火糧食，以期妥速起見，中國國家允於中國黑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惟此項接造鐵路之事，不得藉端侵佔中國土地，亦不得有礙大清國大皇帝應有權利，其事可由中國國家交華俄銀行承辦經理。至合同條款，由中國駐俄使臣與銀行就近商訂。

這是中東路造端之始。李鴻章離俄後，威特卽令財部副大臣羅曼諾夫（Romanov）赴柏林，與中國駐德俄公使許景澄交涉，於同年九月八日簽訂中東路合同十二條，其主要條款如次。

欽差駐俄大臣許，欽奉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諭旨，允准與華俄道勝銀行訂定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合同。

中國政府現以庫平銀五百萬兩入股，與華俄道勝銀行開設生意，盈虧均照股攤認。……

中國政府現定建造鐵路，與俄之赤塔及南烏蘇里河之鐵路兩面相接，所有建造經理一切事宜，派委華俄道勝銀行承辦。……

第一款、華俄道勝銀行建造經理此鐵路，另立一公司，名曰中國東省鐵路公司。……該公司章程應照俄國鐵路公司成規一律辦理。所有股票祇准華俄商民購買。該公司總辦，由中國政府選派。……

第三款、自此合同奉旨批准之日起，以十二個月為限，該公司應將鐵路開工，並自鐵路勘定及所需地段給與該公司經理之日起，以六年為限，所有鐵路應全行告竣。至鐵軌之寬窄，應與俄國鐵軌一律，即俄尺五幅地，約合中國四尺二寸半。

第十二款、自該公司路成開車之日起，以八十年為限。……八十年限滿之日，所有鐵路及鐵路一切產業，全歸中國政府，毋庸給價，又從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有權可給價收回。……

此合同在名義上既以華俄道勝銀行為對手，實際仍是俄國政府，這不過是李鴻章訂密約時的一種對內障眼法而已。中東路合同既訂，是年十二月在俄京聖彼得堡開第一次董事會議，舉工程師克爾貝得吉為董事會會辦，並聘工程師尤果維赤為總督（即局長）。翌年（一八九七——光緒廿三年）一月清廷派駐俄公使許景澄兼任

中東路督辦。八月在小綏芬河左岸三岔口地方舉行開工典禮，十一月山東教案發生，德軍佔領膠州，一八九八年（光緒廿四年）三月膠澳租界條約成立，俄國借端而起，強佔旅大，取得旅大租借權，並要求建築南滿洲支路，三月廿七日李鴻章張蔭桓與俄代辦巴布羅福在北京簽訂旅大租地條約，其第八款云：

中國允以光緒二十二年所准中國東方鐵路公司建造鐵路之理，而今自畫此約之日起推及，由該幹路某一站起至大連灣，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該幹路至遼東半島營口鴨綠江中間沿海較便地方，築一枝路。所有光緒廿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國政府與華俄銀行所立合同內各例，宜於以上所續枝路確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經過處所，應由許大臣與東方鐵路公司議商一切。……

這是南滿鐵路的緣起。清廷旋派許景澄會同駐俄公使楊儒，在俄與東省鐵路公司談判，七月六日簽訂合同七條，其第一款云：

此東省鐵路幹路之枝路，擇至旅順大連灣海口，取名東省鐵路南滿洲枝路。

此合同既定，中東路遂由哈爾濱延長至旅順大連，東三省完全貫串於中東路之

下，而由西伯利亞鐵路直達歐洲。這時的帝俄，可謂躊躇滿志了。

越二年，庚子事變爆發，俄國藉口義和團拆毀中東路，將東三省佔領。辛丑條約成立之後，猶延不撤兵，各國嘖有煩言，謂俄國佔領滿洲，有背各國保全中國領土的協定（指一九〇〇年的英德協定）。俄國懼犯衆怒，遂於一九〇二年與中國訂立「中俄交收東三省條約」。但俄國蓄意延宕，並未完全按照條約撤兵，種種跋扈，一時有「暴俄」之目，卒至激成日俄戰爭。俄戰敗，一九〇五年兩國議和於美國樸資茅斯地方，樸資茅斯條約有關的條款如次：

第五條、俄國政府以中國政府之允許，將旅順口大連灣並其附近領土領水之租借權一部分之一切權利及所讓與者，轉移與日本政府。……

第六條、俄國政府允將長春至旅順口之鐵路及一切支路……以中國政府允許者，均移讓於日本政府。……

是年十二月廿二日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成立，其第一款云：

中國政府將俄國按照日俄和約第五款及第六款允讓日本國之一切，概行允諾。

據此，日本遂取得旅大租借地及中東路支路（即所謂南滿鐵路）。

二　由俄國革命到中俄協定

俄人自有中東路以來，曲解條文，自行設警，庚子事變後又增兵護路，並劫持地方行政權，鐵路區儼然一個獨立國家。日本取得南滿路後，沿襲俄例，更變本加厲。中國的東北主權從此破碎，外人勢力深入，種下無窮的禍根。中東路的最後主權，原屬於中國，督辦且係中國人，惟中國僅有其名，一切事權，均在俄人手中。許景澄自庚子事變殉難後，並此虛名的督辦亦無人備數。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二月革命，帝俄傾覆，克命斯基政府改建共和。中東路會辦霍爾瓦特與舊俄帝室有姻婭關係，對新政府宣言獨立，自任全俄政府總裁，欲以中東路爲恢復帝俄的根據。是年十一月，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列甯的布爾什維克政府成立，免霍爾瓦特中東路會辦之職，派流金接收中東路，霍氏不聽。流金煽動路上兵工，與霍氏對抗，中東

路沿線變亂四起，中東路的最後主權既屬於中國，所經之地亦中國領土，中國自不能坐視中東路之變亂而不顧。一九一八年一月霍氏乞援於我吉林軍，圍俄兵營，繳其械，流金中彈死，二月哈爾濱警備司令部成立，鐵路界由中國派警，協同俄警，維持治安。是爲中國管理鐵路界內事宜之始。霍氏自承不作政治運動，而事平之後，仍潛通克命斯基政府，與謝米諾夫軍隊提攜，藉中東路爲根據地，用相策應。及赤軍東進，謝軍潰敗，被我繳械，霍氏大爲沮喪。

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單獨對德媾和，退出歐戰。日本挾持中國，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五月成立中日軍事協定，藉口共同防敵，擴張其勢力於北滿及西伯利亞。日本的雄心既張，美國提議英美法義中日各國共同出兵西伯利亞，以援助捷克軍。日本之意，欲一舉而有北滿及西伯利亞，中東路自然也是他的囊中物。日美兩國間旋有國際共管西伯利亞及中東鐵路之議。先徵中國同意，中國政府以主權領土所在，中東路性質全與西伯利亞鐵路性質不同，不表同意。然擠於衆議，卒於一

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一月九日成立中日俄美英法義七國共同管理西伯利亞鐵路及中東路協定，其主要辦法如次：

一、由協約國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共同管理協約國軍隊所在區域內的鐵路，此委員會由現有軍隊在西伯利亞的各協約國及俄國組織之，並以俄人爲會長。

在共同管理委員會管理之下，設立兩局：

（甲）技術局（Technical Board），由出兵西伯利亞的各國鐵路專家組織之，管理鐵路的技術及經濟事宜。

（乙）協約國軍運局（Allied Military Transportation Board），在正式軍事長官命令之下，辦理協約軍隊運輸事宜。

五、協約國軍隊自西伯利亞撤退後，此項辦法即行解除，各國所派的鐵路專家亦行撤回。

協定成立之後，中東路遂置國際共管之下。日美之間另有協定，以美人司蒂芬（Stevens）爲技術局局長。兩局職員則由各國人分任。日本以地域關係，在北滿一帶最占勢力，霍爾瓦特祕密傾向日本，希圖再起。當時中國以地主的關係，得協約

各國同意，護路之責由中國擔任。是年八月北京政府任命鮑貴卿為中東路督辦兼護路軍總司令。九月總司令部成立，撤銷警備司令，並任張煥相為總部參謀長兼哈長段司令，哈綏哈滿兩段亦各設司令一人。護路軍權至此始入中國掌握。

此時中東路既在國際共管之下，西伯利亞亦為各國聯軍佔據，蘇俄政府於是年（一九一八）七月二十八日發表對華宣言聲明放棄由帝俄取得的一切特權，關於中東路的一節如次：

勞農政府願將中國中東鐵路及租讓之一切礦產森林金產及他種產業，由俄皇政府與克倫斯基政府及霍爾瓦特，謝米諾夫，庫爾恰克等賊徒，與從前俄國軍官商人及資本家等侵佔得來者，一概無條件歸還中國，毫不索償。

此時各國尚視蘇俄如洪水猛獸，且在敵對狀態中。中國對此宣言未加理會，大為失機。

鮑貴卿在國際共管中東路之下任該路督辦及護路軍總司令，任事之初，即向霍

爾瓦特提出警告，以中東路爲中俄合辦事業，中國對於俄國新舊兩黨無所偏倚，在中國領土以內，不容任何黨派利用該路作政治運動。霍氏表面雖稍斂跡，暗中仍思活動，竟自稱中東鐵路總長官，沿線張貼布告，經總司令部嚴令制止，俄籍工人亦不服從霍氏，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一月全路罷工，謀暴動。經鮑氏出巡鎮懾，始稍定。因向霍氏提議改組鐵路公司，增設華俄董事名額。蓋自中東路成立以來，董事皆是俄人，董事會設於俄京，至是始決移設哈埠，董事名額增爲九人，以督辦兼董事長，餘董事八人，中俄各半。此議甫定，工潮又起，霍氏以所轄軍警，搜捕鐵路界內的黨人。我方擬乘時收束霍氏軍警，以遏亂萌，霍氏堅拒。三月工潮又起，我方遂實行解除俄籍軍警武裝。包圍護路軍首領辦公室，勒令傳諭沿線俄兵營同時解除武裝，交中國官吏點收，不得違抗。不旬日，全線俄軍警皆行解決。霍爾瓦特求援於協約各國，向我詰問，各國未理。霍氏既無武力憑藉，鮑貴卿乃召集董事會議，迫霍辭職。霍見不能立足，遂去。霍爾瓦特自初建中東路時任工程師，繼

任會辦，又作復帝活動，把持中東路二十年之久；至此始鎩羽而去。

霍爾瓦特既去，帝俄及其餘黨把持中東路的時期告終，經營該路的華俄道勝銀行因恐中國亦行接管，改組爲俄亞道勝銀行，以法美兩國債權關係，設總行於巴黎，以求庇護。中國政府不願惹起國際糾紛，於是年九月二日由交通部長葉恭綽與該行代表簽訂「管理東省鐵路續訂合同」七條，其緒言云：

中國政府(一)因以庫平銀五百萬兩入股，曾經光緒廿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與俄籍華俄道勝銀行（即現今俄亞銀行）合夥開設生意，訂定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合同；(二)因東省鐵路公司所欠中國政府五百萬兩之本利，加以中國政府接濟該路款項之種種債權關係；(三)因俄國政治紊亂之故，致失其管理該路及維持秩序之能力；(四)因中國政府以領土主權之關係，對於管理路界以內地方之治安，維持世界公共之交通，實行保護該鐵路之財產暨整頓一切秩序，均有擔負之責。綜上述之理由及責任，中國政府特於　年　月　日正式通知該銀行，聲明中國政府決定暫時代替俄國政府執行該路合同及現行章程之所有各項職權，並執行光緒廿二年所訂合辦東省鐵路合同及公司原有章程所予之特權。此項代執行俄政府職權之期限，以中國正式承認俄國政府並彼此商定該路辦法後爲止。特續訂本合同，以資遵守。

其七條辦法，均屬事務的，不具述。合同成立後，該行具函交通部，聲明該行純屬商辦，與俄國各黨無關，路事除中俄兩國外，亦無第三國之關係云。

協約各國軍隊陸續自西伯利亞撤退之際，蘇俄政府又於一九二〇年十月廿七日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其第八節云：

中俄兩國政府允立即商定專約，規定勞農俄國需用中東鐵路辦法之專約，定在此項條約。除中俄兩國外，遠東共和國亦加入之。……

此時蘇俄政府情形轉趨穩定，故這次宣言不提無條件放棄中東路的前言，而說要「規定勞農俄國需用中東鐵路辦法」，可見時價已與前不同了。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蘇俄派代表優林來華，請求開議中俄通商事宜，未成。翌年(一九二二)赤軍東進，白黨瓦解，蘇俄不但反汗前言，且以游騎向邊境示威，並沒收中東路在海參崴的碼頭倉庫。是年俄代表越飛到北京，請求繼續談判，完全否認前言，且聲言中東路應歸蘇俄管理。道勝銀行更於此時聯合四國銀行團，倡言

國際共管中東路，中俄兩國皆絕對否認，惟中俄談判亦無結果。其時法國爲道勝銀行作後援，向中國政府提出保留中東路舊股東的要求。於是該路主權乃發生爭執。中國懼起國際糾紛，乃漸與蘇俄接近。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二月，中俄決定開一會議，我派王正廷爲中俄會議督辦，俄派加拉罕爲全權代表。九月加氏到北京，中國主張先議中東路等問題，再談恢復邦交，俄方主張相反，雙方堅持。幾於決裂。法美日三國乘機而起，照會我外部，根據華盛頓會議議決案，請中國對於中東路股東及債權者保留其權利並履行義務。道勝銀行亦繼續抗議，冀圖破壞，中國政府鑒於大勢所趨，乃徇俄方之請，承認復交與中俄會議同時舉行，並由雙方共同宣言，否認第三者有干涉中東路之權。正式會議開後，波折迭起，王正廷辭職，由外交總長顧維鈞繼續開議，於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成立「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十五條，關於中東路問題規定如次：

第九條、兩締約國政府允在前條所定之會議中根據下開原則將中東路問題解決：（一）兩締約國政府聲明中東

鐵路純係商業性質，並聲明除該路本身營業事務直轄於該路外，所有關係中國國家及地方主權之各項事務，如司法民政軍務警務市政稅務地畝（除鐵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國官府辦理。（二）蘇聯政府允諾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所屬一切財產，並允諾將該鐵路一切股票債票移歸中國。……（五）兩締約國政府承認對於中東路之前途，祇能由中俄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六）兩締約國政府允……特行規定暫行管理中東鐵路辦法。……

同月簽訂「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定」十一條，內容即本上述「解決懸案大綱」的精神。這時東三省政府方在獨立狀態，對於中俄協定及中東路條款，均不承認，並反對施行。蘇俄政府乃另派庫茲乖指夫為代表，於是年六月與東三省自治政府代表鄭謙呂榮寰鍾世銘開奉俄會議於奉天，九月二十日奉俄協定告成，關於中東路問題有十五項規定，大體與北京協定無異。自此中東路公司董事會改名理事會，設理事十人，中俄各半，以督辦兼充理事長，派鮑貴卿充任。中蘇合辦東路，乃自此始。

三　由哈領館案到九一八事變

自中俄協定及奉俄協定締結後，中東路漸入常態，中經一九二七年（民十六）北京搜查俄國大使館，是年十二月廣州暴動，中俄斷絕國交等變故，迄未影響至中東路。至一九二九年（民十八）五月廿七日發現哈爾濱俄領館內有秘密會議，中國軍警前往搜查，捕獲華俄黨人數十名。蘇俄抗議，未聽。七月十日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下令撤換俄國正副局長，放逐中東路俄籍重要職員，俄提抗議，未洽。十八日俄政府照會中國駐俄代辦夏維崧，宣告斷絕國交。國交既斷，北滿一帶的中俄戰事遂起，戰經數月，中國損兵折將。十一月廿七日中國駐德公使蔣作賓託德國外交部轉致蘇俄政府照會一件，表示願與蘇俄共謀和平解決之法。十二月十六日中俄預備會議開會於俄境伯力。二十二日中國代表蔡運昇與俄國代表西門諾夫斯基簽訂伯力議定書十條，其第一條云：

蘇聯政府所提之先決條件第一項，雙方認為與本年十一月廿七日蘇俄代理外長李維諾夫之電報及十二月三日在雙城子簽定之紀錄相符，蓋係按照中俄奉俄協定，恢復衝突以前之狀態，所有雙方合辦東路時之爭議問題，均應於最近之中蘇會議解決之。根據以上所述，即應實行以下辦法：（甲）按照以往協定，恢復理事會之任務，蘇聯理事即應復職，以後中國理事長及蘇聯副理事長須根據奉俄協定第一條第六項合同辦理事務。（乙）恢復原有各處蘇聯及中國處長之分配，並恢復蘇聯正副處長之職權。如蘇聯提出另換蘇聯正副處長時，亦須即予同意。（丙）七月十日以後理事會及路局所發命令，如不得合法之理事會及路局之分削同意追認，認為無效。

伯力議定書簽訂以後，蔡運昇即偕中東路俄國新局長至哈，俄員復職，中東路完全恢復七月十日以前之原狀。一九三〇年（民十九）一月五日莫德惠奉命就任中東路督辦。五月一日莫德惠由哈赴俄，九日達莫斯科，商議中東路問題。俄方以伯力議定書所規定的係全盤國交問題，以為莫氏的使命不足，相持五閱月，中俄會議至十月十一日始正式開幕。中國代表團滯留俄京年餘，交涉毫無結果。一九三一年（民二十）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中東路橫遭日本及其傀儡的刦持，中國惟

有坐視而不能過問了。

廿三、十、十七、於天津。

本文參考書：

拙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第三、四卷

拙著：中國的外交病　載本集

拙著：南滿鐵路的警察權與駐兵權　廿一年八月十六、七日天津大公報

拙著：中俄邦交之回顧　廿一年十二月十四五、日天津大公報

雷殷：中東路問題

鐵道年鑑　第一卷

北滿與東省鐵路　東省鐵路經濟調查局編

中外約章彙編　第七部

W. S. Graves　America's Siberian Adventure

Manchuria,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中東路讓渡交涉成立

據東京電訊，俄日僞之中東路讓渡交涉已於昨晨成立，即從事起草正式合同，準備於下月簽字。俄日關係，因此緩和；而中國權利竟被抹殺，此一頁遠東新史，不可以不論。

數十年來之東北問題，鐵路問題爲其主要骨幹。自一八九六年之中俄密約以迄最近之所謂滿洲問題，鐵路問題均占重要成分。中東路乃東北鐵路問題之起點，甲午戰後，中俄兩國爲共同備日建築此路，幾經變遷，而今又於中國喪失東北四省之後，在日本高壓之下，竟由蘇俄將其售與日本之傀儡。回溯此四十年來中東路之演變，隨在映照中國之命運，尤映照遠東歷史之演進。中東路至今又成一新局面，但中國人民不認其爲合法之解決，則不待言也。

中東路本爲中俄兩國之共同事業，中經庚子事變，日俄戰爭，蘇俄革命，西伯利亞出兵諸事變，以至一九二九之中俄衝突，其間經過，不煩縷述，然無論若何變遷，中國爲該路之最後主權者，固無疑義也。自日本占領我東北諸省，組織僞國後，向北滿壓迫，爲攫奪中東路之謀，蘇俄取不抵抗主義，將車輛開入俄境，日方使傀儡向俄抗議。蘇俄不勝其擾，竟於前年（一九三三）五月二日提議將中東路出售，日本當決定由僞國出面收買，而由日本居中斡旋。據是月十一日俄外長李維諾夫發表談話，謂：『因「滿洲國」當局之行動所造成中東路之嚴重形勢，足以增重蘇聯與日「滿」間之糾紛，爲謀一可能之解決糾紛辦法，余乃提議由「滿洲國」贖回中東路之可能。意即由蘇聯以中東路出賣於「滿洲」當局，作爲解決目前困難之一最急斷方法。』其意在緩和日俄之危機，竟不惜抹殺中國之權利，我政府屢次抗議表示否認焉。售路交涉於六月二十六日在東京開始，至七月三日俄方始提出售價，總額二億五千萬金盧布，按當時匯市，約合六億二千五百萬日圓，僞方還價五

千萬日圓，約當索價十二分之一。自是因價格之爭議，屢陷僵局，直至九月下旬，毫無具體結果。日方遂使僞國武力壓迫該路，逮捕該路俄籍重要職員多人。十月八日蘇俄遂將關於日僞圖攫中東路之祕密文件發表。一時風雲緊張，售路之說完全擱置。去年初，交涉重開，蘇俄將售價減爲二億日圓，并允半額以日貨償抵。屢經磋議，迄無結果。七月二十三日日外相廣田提出最後折衷辦法，增買價爲一億二千萬日圓，遣散員工津貼由買主負擔。俄方允將賣價減至一億六千萬日圓，並允以物償價三分之二，遣散員工津貼另外。廣田不允，談判復輟。自此日俄各作宣傳，互相詆毀，日僞邊境亦呈劍拔弩張之勢。日方旋又自任斡旋，九月二十日僞外次大橋赴日，談判再開。二十五日廣田在日閣報告，中東路交涉急轉直下。據傳解決案係由雙方讓步，決定總額爲一億七千萬日元，而以一億四千萬爲售路正價，三千萬爲遣散員工津貼。副以俄方要求日方擔保償還路價，意在坐實日本購路之舉，日本不允，交涉又復延擱。此次交涉成立，大體與前案相同，路價一億四千萬，三分之二

以貨物抵償，解職俄籍員工津貼由僞國負擔，路價之償付由日本擔保。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東路問題延宕數載，今當暴日爲世界危機之一九三五年之初，且盛傳日本準備強制接收中東路之際，讓渡交涉竟告成立，可見蘇俄對日仍一意息事寧人，日俄間之危機自可因此而獲一時之和緩也。

雖然，中東路固中俄共有之產業而其最後主權屬於中國者也。中東路合同第十二款規定，「自路成開車之日起，以八十年爲限…………八十年限滿之日，所有鐵路及鐵路一切產業，全歸中國政府，毋庸給價。又自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有權可給價贖回」。又中俄協定第九條第五項規定，「兩締約國政府承認對於中東路之前途，祇能由中俄兩國取決，不許第三者干涉。」此可見該路主權之所在，亦惟有中國始有購贖該路之資格，且不容第三者插足其間。今竟抹殺中國之地位，擅相授受，我國除已向俄日兩國迭提抗議外，今後仍將堅持不承認之旨，以待他日之申雪。中俄外交，年來實際停頓，此次東路之出售，恐更有不良影響。至於

由日本言，是則東路解決之日，卽其獨占滿洲完成之日，故卽爲中國國難之一新紀念日也！

（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大公報社評）

國際銀團之復活運動

自上月初英國政府提出國際對華援助以來，一時即有國際借款之傳說；旋英使賈德幹入京，對我外交財政當局迭有接洽，又有借款二三千萬鎊之傳說；據本月二日法國哈瓦斯社倫敦電訊，英國提議在南京召開會議，邀請英法日美比諸國銀行代表參加，會同討論中國貨幣問題。雖經中國方面否認有此意思，而國際間此類醞釀迄在若隱若現之中，要爲不可否認。此事自國際意義上觀察，乃最近中日經濟提攜呼聲之反響。英國恐中日眞正提攜，成爲日本壟斷東亞之局勢，於是有此運動，冀以國際銀團之方式，維持均勢。此種國際銀團復活運動，純係一種外交姿態。當去年四月十七日天羽聲明發表時，英國對日本之抗議，即曾提及四國銀團之存在；現以中日關係似將轉變，乃正式運用此方式，以冀維持遠東之均勢。實則，以往國際

銀團之組織，根本用意在共同壟斷對中國之投資權，限制中國借款之自由，實違反中國本身之利益也。查國際銀團肇於清季，迄今已有二十餘年之歷史。一九〇八末唐紹儀游美，擬行兩項計劃，一爲修建錦愛路，一即幣制實業借款。錦愛路計劃因日俄兩國之反對而失敗，關於借款問題，美國因恐單獨進行或遭阻礙，運動國際合作，於一九〇九年推曾任駐奉天總領事之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赴歐洲，與英法德三國銀行家接洽，組四國銀行團，共同對華投資，於是年十一月十日四國銀團協定成立。中國當時頗爲反對，以其有協以謀我之意味，經司戴德解釋，以此爲抵制日俄侵略保持中國完整之要著。至一九一一年四月十五日清廷承認英法德三國加入，度支部與四國銀團代表簽訂一千萬鎊借款合同，以爲改革幣制及振興東三省實業之用。日俄兩國以該合同有借款優先權之規定，認爲妨害其在滿蒙之特殊權益，相繼反對。在此事紛擾之中，辛亥革命爆發，清室遜位，最初之四國銀團於以夭亡。鼎革之後，財政窘困，因有善後借款之議。時唐紹儀任內閣總理，因向四國銀

團提議大借款。四國銀團鑒於以往之失敗，邀請日俄兩國加入，四國銀團遂一變而爲六國銀團。日俄兩國之參加，以不妨其滿蒙權益爲條件，於一九一二年六月十八日在巴黎成立六國銀團協定。會美國政局變動，塔虎脫總統去職，威爾遜繼任大總統，威氏以六國銀團之條件，有礙中國之行政獨立，宣言退出。美國退出後，其他五國仍繼續與中國談判，一九一三年之善後借款，卽由五國銀團承借者也。及歐戰發生，德成敵國，英法俄三國亦均忙於戰爭，日本獨得優勢，乃有西原借款之一段獨占歷史。一九一八年末美國照會英法日三國，提議組織新四國銀團，從事對華共同借款。美國倡議新銀團之用意，原在打破日本對華之經濟壟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國銀行代表會議於巴黎，英法均贊同美國提議之原則，日本獨持異議，主張將滿蒙除外。此項交涉經過兩年之久，至一九二〇年美銀團代表拉門德赴日折衝，對日本之南滿東蒙除外之主張卒予讓步。是年十月十五日新四國銀團協定成立，規定此後對中國之政治經濟借款由四國均擔，協定有效期間爲五年，是卽所謂新四國銀團

也。

然依中國立場，根本不承認國際銀團之存在。即所謂新四國銀團，其用意既在壟斷對華投資權，實與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相反。中國既未參加此項協定，故亦不受其法律拘束。且衡諸一九二二年華盛頓九國公約第二條之規定，此種違反門戶開放原則之銀團協定，當然歸於消滅，而況其時效業已超過五年之原案乎？就現在論，四國銀團在法理與事實上均已不復存在，中國欲向何國借款，有絕對自由。國際銀團之復活運動，在原則上，中國不應贊成。據事實情勢判斷，亦不易成功。蓋國際銀團在先天歷史上已具有一種缺陷，即聯合壟斷與獨占勢力之衝突是也。最初之四國銀團既遭日俄兩國之打擊，新四國銀團復遭日本之阻撓，目前之國際銀團復活運動亦必遭日本之反對，可斷言也。英國所擬議之國際銀團，雖有日本一份；但日本之做法，要獨占，要優越，要支配一切。此項運動既與其支配慾相反，自難得其贊成。且自中國方面設想，目前固已陷入經濟恐慌之境地，根本之策，仍須自

款。在外交方面，接受國際投資，或有牽制日本之作用，誠較日本獨借為強，但本身障礙重重，甚難成立。在經濟方面，尤不合算。現今各國均行貨幣膨脹政策，金幣劇烈跌價，現在借金，將來還金時，金銀比價若有變動，吃虧必大。近傳蔣委員長正在策劃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內容雖尚不詳，顧名思義，必係一種自救運動。以現在中國之處境，無論國際共同借款抑日本單獨借款，均帶有一種毒質，究不若多做自救功夫為有益無害也。

（大公報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社評）

#「日本的新滿蒙狂」序

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侵略狂之發揮，亦已極矣。人有見其中風狂走之態而駭者矣，亦有因其蠻橫無理之行而憤者矣，然在日人固猶以為未足也。蓋日人對中國之侵略，蓄志已久，在明治維新以前，即有併吞中國席捲東亞之野心。其實行之步驟，則為併琉球，吞朝鮮，據滿蒙，進而包舉中國，主宰東亞。九一八以來賡續表演之狂劇，特其計劃中之一步驟耳，其野心固不以此為止境也。

雖然，兼弱攻昧，為侵略者之唯一手段，我果不弱不昧，彼之野心雖大，其能奈我何哉？返觀六十年來之歷史，我果不弱不昧乎？日本明治維新，與滿清之同治維新同時，在彼已舉富國強兵之實績，在我則一切都成虛幻。琉球我之屬邦也，彼攘據之，我未嘗爭。朝鮮我之藩封也，彼併吞之，我不能抗。臺澎旅大我之領土

也，或割或讓，卒亦久假不歸。東北三省我五千年來疆域之一部也，竟不崇朝而淪陷，且不以一矢相加遺。弱甚矣！昧亦甚矣！以如此弱昧之中國，隣如此兇悍之日本，其不能一日相安，理也，亦勢也。

我中華民族，在昔曾於篳路藍縷中創造人類文明，爲五千年來之東亞文化宗邦，固非弱昧之民族也。近世備遭鷹食之禍者，特苟安之一念階之厲耳。就對日關係言，甲午之後，因三國干涉索還遼東，遂以日本不足畏，惟矚目於俄羅斯之強鏺。迨帝俄據我東北，先未能坐挫其鋒，復袖手以觀日俄爲爭骨之鬬，日本之巨足乃牢置於滿洲大陸。自此以後，日人準備其侵略綱，昕夕不遑，中國則泄沓相蒙，因仍不改，雖經一度革命，轉增喪權失利之事。當日人提二十一條之時，其併吞中國之志已揭露矣，特以拘於環境，而未得逞。在彼方切求逞不得之憾，在我反忘強隣窺伺之懼，以爲我之領土主權，已有九國公約代爲尊重完整，宴然酣睡於國際均勢之下。夫外交上之一時的均勢，可利用之以爲蘇息圖強之資，絕不可以託國也。

及遼變爆發，十載春夢，一旦驚醒，似宜澈然憬悟矣。乃一年經過所表現者，不抵抗外無戰略，依賴國聯外無外交，倘猶是弱而且昧之舊態也。

夫日人之狂蠻，誠爲公論所不直，若我之弱昧，亦豈爲人所同情。外人嘗謂中國爲易被征服之民族。嘗讀揚州十日，以數千滿人，殺漢人逾十萬。彼時之滿人，非有飛機大砲也，其武器固亦刀矛之屬耳，而漢人竟披靡却走，伏屍十萬。使此十萬之衆，各拚死禦敵，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惟人人存倖免之心，結果則無一倖免。故圖苟安者必不能安，不怕死者乃得不死，此不易之理也。惟我之弱之昧，乃成日人之狂，又今日之勢也。我若再不澈省己身缺陷，亟圖彌補，而惟太息痛恨於日人之狂暴，是坐待爲琉球朝鮮之續，今日之事，殆非止攬歟！

徐羽冰先生，今之有心人也。於職業鞅掌之餘，發爲文章，以盡愛國愛羣之熱忱。徐君茲將其平日譯著之文字，輯爲「日本的新滿蒙狂」一書。書中各文，摘奸揭狂，各具深意。國人讀之，當必惕然憂，懍然懼，而亟思我民族國家所以自處之

遑矣！剞劂將竣，屬序於余。余既佩徐君之苦心，復慨國家之阽危，因述所感，聊補徐君書中未盡之意，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王芸生序於天津大公報社

憶汪袞甫先生

前駐日公使汪袞甫先生（榮寶），於本月十八日（廿二年七月十八日）病故於北平協和醫院，外交界的人物又弱一個！

中國自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與日本正式交換使節，在這五十多年歷史上，中國有兩位姓汪的駐日公使。一位是汪鳳藻，一位便是汪袞甫先生。他們二位是叔姪，先後駐日，又各代表了一個重要的時代。老汪先生是甲午戰時下旗回國的，而汪袞甫先生離開日本纔兩月九一八事變便爆發了。

光緒二十年與民國二十年，是中日外交史上兩個最重要的年代，而中國的駐日公使恰巧是他們叔姪。甲午之戰是中國削弱的大關鍵，九一八事變又把存亡問題擺在中國的面前。這兩位汪公使占了兩個重要年代，又都曾爲國家盡過挽回厄運的努

力。不幸都失敗了！

茲先述老汪公使對甲午事的努力。朝鮮東學黨作亂，中日兩國相繼出兵，日本藉端尋釁，對中國提出三項要求：(一)中日兩軍會剿韓黨；(二)兩國派員共同整理改革韓政及稅務；(三)兩國派員弁教練韓軍，使自能靖亂。這時清廷狃於宗邦之見，當然不能承受。李鴻章雖較知虛實，亦不敢違清議，所以他電汪鳳藻說：「韓亂已平，我軍不必進剿，倭軍更無進勦之理。乙酉伊藤於我訂約，事定撤回，又倭韓條約認韓自主，尤無干預內政之權。均難於約外另商辦法，請直截回復。」(註一)但是老汪公使的意見，不這樣簡單。他以為對日本應有相當的讓步，他接到李鴻章的電報，即覆一電，大略說：

「倭要我三端，索覆。奉諭微示其意。茲就管見，擬答四條：㈠倭認韓為中屬；㈡華允倭會勦；㈢亂定照約撤兵；㈣中倭皆不干預韓政，惟勸韓自行清釐。此以認屬替會勦。既與相持，彼肯收場固好，否亦謝之有辭。」(註二)

這個見解，頗爲正確。彼有提案，我必有對案，若完全拒絕，結果當然決裂。這主張的要點是允許會勦，有此讓步，則東學黨一平，釁端卽行消失。李鴻章不以爲然，回電說『署與鴻所回答彼族者，卽是前請直截回覆之詞。今來電擬略更變。倭認華屬，自乙酉伊藤會議後，迄今絕不肯認。徒說無益。韓亂將平，實無庸多兵會勦。倭保韓與國，用兵內地，向無此例，不可由我代允。惟勸韓以後自行整頓內治，彼此皆不干預，尙是正論。望酌量答之。』（註三）總理衙門亦大不謂然，所以電李鴻章說：『汪擬答，前二條皆不妥。韓爲中屬，各國無異詞，倭卽不認，亦無損於我權利，何必與辦會勦。從此生事，萬不可允。』（註四）總理衙門的膠執成見，毋寧說是當然。至於李鴻章，並非不知道北洋的兵力不足以敵日本，他的幻想是俄國的干涉。這時俄國公使喀西尼正在天津與李鴻章商量干涉之策。因爲這個幻想，使中國失掉三個機會：㈠忽略了軍事上的調動；㈡抹煞了英使歐格訥的調停；㈢看不起汪鳳藻的意見。從事後看來，這三點對於甲午戰役都相當重要。但是我們

都未曾運用，所以那位汪公使便代表國家的命運而下旗回國了！

至於汪袞甫先生，他的膽識過人，二十年前已負時譽。清末的資政院議員，他和雷奮是最爲人注意的兩個人。武昌起義剛發動，他便提議釋放汪精衛先生。他在資政院中正顏厲色的質問：『爲什麼還不釋放汪兆銘？』這話眞是震驚四座，結果院秘書長顧鰲起立答辯說：『就要釋放！』我們的現在『火坑』中的汪院長，那時就這樣的出了監獄。入民國後，始任外交官，先任駐比公使，復任駐瑞士公使，後於民國十三年任駐日公使，直至二十年七月十三日爲調查鮮案纔離任。當他駐日的時期正是北洋軍閥沒落國民黨代興的時代，直到他將要離任的時候，中國的外交政策都被口號標語糊住了。猶憶去年春間作者訪先生於北平私邸的時候，長談約一小時，所談皆是中日問題。在這度談話中，我的神經充滿了感慨的成分，汪先生也似乎在發揮他的鬱憤。我於是知道了標語外交是如何的誤國！然而，汪先生雖有滿腹積憤，絕却不以私害公，當臨別送我至門外時，尚說：『適纔所言，有關國家立

場，萬勿發表！」我很佩服汪先生這種精神，雖到如今，我仍願守約。但舉一例，以見標語外交的誤國。

關於法權問題，汪先生已經和幣原談判妥洽了，（改良監獄，設特別法庭，附年限的撤銷領判權，）及電外交部請訓，我們的外交部長回電說：『取銷領事裁判權，不容附帶任何條件！』這位譁衆邀寵的部長是在忠實的執行標語政策！東京的談判，自然算是白說！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前數月，中日間將發生大事的朕兆，一般有見解的人早感覺到了，輿論界亦多力竭聲嘶的喚起政府當局的注意。但是我們的外交當局的耳目都被口號標語糊住了，聽不見，也看不清。汪先生身在日本，當然感覺最敏，觀察最清，早就看出危險兆頭，報告給政府注意。但是政府的做法仍是一味顢頇。汪先生知道自己的話未曾喚起政府的注意，所以特地請湯爾和先生到日本走了一趟，把觀察的情形報告給政府。但政府當局仍是無動於中。這時萬寶山事件，朝鮮暴動，

以及所謂中村事件，接連發生，九一八事變的條件都已俱備了，這位汪公使便奉政府命令離開日本去調查鮮案。汪先生從此回到北平，在空閒生活中，聽到了北大營的砲聲，看見了四省輿圖的變色！那位標語部長倒已焦頭爛額而去，這位空懷曲突徙薪之志的公使，却在政府屈辱城下盟（指塘沽協定）後與他的祖國永訣了！

這是很大的一個歷史教訓。我們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建築在這樣的一個矛盾之上——嘴裏喊着打倒帝國主義，腦裏對帝國主義存着幻想。所以一邊喊着雄赳赳的口號，一邊對這強鄰謀也不睬，以爲有國際聯盟與九國公約在。這與李鴻章對俄國的幻想相彷彿。但是甲午的失機很精微，而九一八的懵懂，却是荒唐！

汪先生總算給他的國家盡過力了！看哪！失地了，屈辱了，我們的政府是否仍在標語口號之下討生活？我們現在看見爲國家盡力的外交官一向未經政府注意，賫恨以終，同時又看見政府拿着我們的血汗去慰勞斷送祖國的漢奸（指收編李際春等僞軍事），我們在這種極端矛盾的事實之下，不暇爲汪先生哭，直爲國家前途哭！

嗚呼痛哉！

（註一）見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頁十七

（註二）同上頁十九

（註三）同上頁二十

（註四）同上

汪先生逝世之第五日

悼胡馨吾先生

胡馨吾先生（惟德）於本月二十四日逝世於北平，外交界耆宿又弱一個！

中國外交自鴉片戰爭後已日趨繁多，但純粹外交人材的登場，還是近三四十年的事，最初登場的純粹外交人材，胡馨吾先生是主要的一個。與馨吾先生同時的外交人材算來祇有一個陸子欣先生（徵祥），（伍廷芳唐紹儀出頭較早，一係拔自李幕，一係起於袁門，當別論，）而最初當方面之任的却又是馨吾先生。（胡氏於光緒二十八年任駐俄代辦，其時陸氏尚爲俄館繙譯。）

中國一向鄙視外國，故對所謂洋務人材也以左道傍門目之，若馬眉叔（建忠）之不慊於時論，便是一例。因此成見所反映於國事者，便是把外交交給不懂外交的人去辦。在胡陸一輩登場之先，國家的出使大臣都是科甲出身的儒臣擔任。若薛福

成曾紀澤諸人，雖習外事，還是半路出身，外國語文都是作外交官後纔學習的。像胡陸二氏以廣方言館同文館學生出洋留學而任外交官的，已是開風氣之先了。

純粹外交人材的上場，在歷史上是大有意義的。當曾紀澤奉命出使俄國的時候，翰林院庶吉士樊增祥曾具奏章，深致其疑慮，他說：「夫曾紀澤雖曾國藩之子，而韓門出絳，張氏生均，平日傾心泰西，吐棄周孔，過庭之誡，掃地無餘。此次朝廷簡命，不過謂其於彼中語言文字粗能通曉，又奉使歐洲，赴俄較近，論其讀書嗜古，容非安心賣國者流，特其見解既偏，總謂西人百倍於中朝，西法遠踰乎孔教。充此一念，雖使腹地遍布洋商，邊陲盡為俄有，彼將視為固然，而不復與之爭論。此其為害，何可勝言！」以名門之嗣且讀書嗜古的曾紀澤，尚且被人這樣估價，可見純粹外交人材的上場，實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馨吾先生始任外交要職，正是中國國家極艱危的年代。當庚子事變俄國占領東北三省時，正任駐俄使館參贊，為了東三省交涉，帝俄千方百計的要中國和他訂條

約，英日各國卻千方百計的反對，在國內呢，李鴻章是絕對贊成的，劉坤一張之洞拚命反對，流沛顛連的朝廷打不定主意，駐俄公使楊子通先生（儒）便在這種內外煎迫之下憂勞致死，演了一幕拒簽俄約的悲壯劇，給東三省留了一線生路。馨吾先生曾目擊此幕悲劇，印象最深，為其平生不忘於懷的一件事。楊公使故後，馨吾先生即代行使事，旋實授公使，便在俄使任中爆發了日俄戰爭。他在聖彼得堡眼看帝俄為日本打敗，又眼看東三省由日本半吞半嚥的交還中國。遠東局面發生如此大變動，我們國家仍是一個被處分者，他當然是最感覺難過的一個人。光緒末年轉任駐日公使，那時正是日本外交四出活動勾結帝俄積極侵略我東北的時候，徐世昌唐紹儀等掙扎奮鬥，全部失敗，他坐在東京當然也白費了些力氣。入民國後，雖任不少的外交要職，但是奮鬥的機會都不及清末一段之多而且要了。

關於由俄占三省至清末與馨吾先生有關的外交文獻，我曾從別方面獲得關於東三省交涉的駐俄使館檔案，從這檔案中使我們知道了楊公使艱苦奮鬥的真相，及胡

陸二氏競競應付的慘澹情形。關於以後由日俄戰爭至清末俄日使任內的奏摺電報，據我所知，大都刊入王希隱先生編纂的「清季外交史料」了。在這些文件中，幾乎看不出若何重要性。關於日俄戰爭的不外乎情報，關於使日的，又多是不作主張請而後行。我想這不是偶然的事，我們外交家的少所表見，是有歷史因素的。翰林院侍讀學士黃體芳對於崇厚簽訂中俄伊犁界約的彈章，說：「失辭不可，專擅尤不可。」可知那時朝論所期許的是不失辭不專擅的外交家。馨吾先生是由洋務出身的第一批純粹外交人材，在內外交窘之下，也祇能做到徇徇盡職不失辭不專擅的外交家。

我同馨吾先生曾無一面之雅，我爲要知道些清末外交的情形，去年曾經兩次到北平去訪問他，都因閽人留難而未晤面。當他同傅沅叔江叔海兩先生離平游陝的前一天，我們還有見面的機會，閽人却對我說業已啓程西行了。迨後馨吾先生來函相約，我偏偏爲冗務所羈，不克離津，就這樣，使我未曾一瞻這位老外交家的丰采。

這是我至今最感悲憾的一件事！

去年秋間，我曾致函馨吾先生，詢問關於楊氏父子的死事，旋得他於九月八日自北平西苑功德寺發來的復函，謹錄如後，以見此老誨人不倦的精神：

芸生先生史席：頃間由北平轉來惠緘，誦悉一切。前駐俄楊使逝世日期，在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一九〇二）正月初間，日期待查。其三公子楊幼鴻，官印待查，於上年冬間赴俄，爲乃翁祝六十壽，十二月回京，乃翁以乃郎回京後未接安抵之電，甚爲焦念，適在病後，遂致感疾不起。三公子人極謹厚，才短體胖，向未習跋涉之勞，未經憂傷大事，先既由悉畢利鐵道往返俄都，塵裝未卸，即又奔喪。且扶柩接眷回京，人口小孩三人，僕役十餘人，行李數百件，未諳西語，未慣遠行，弟雖派法文俄文繙譯各一員伴行，渠終以爲不能勝此艱鉅，於辛苦悲傷焦急中，其神經殆改常度，竟於夜間自縊牀頭。懷中有親筆紙條，只稱不孝罪深，難勝此大負，以後事托付使館而已。其時北京謠傳不一，均非事

實。即楊使以東三省事憂勞成疾，亦並無在外部受辱等事，如內地謠傳者也。弟常住鄉間月之十三日須進城住三五天。台端如得便來平，適在此時，可以面談，但先電約時刻爲妥。寬街宅電話是東局三八六九，鄉間無電話，郵寄亦甚遲緩，專復，即頌

箸祺！　惟德拜啓。　九月八日，湖於北平西苑功德寺。

以後又接到九月十三日自平寓寄來一函，告訴我：楊公使棄世的日期是正月初十日，其三公子的官印是「覲辰」二字。這兩封信的內容，經我述入「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四卷第一四八頁，成爲那一節書中的主要眉目。特誌於此，以彰先登辱教之雅。

蔣廷黻先生說：「中日兩國一強一弱的主要原因，是兩國在現代化競爭上，一個跑在前面，一個落了伍。」這話從兩國的外交人材上看來，益覺有理。中國開口比日本開國早十幾年，（中英江寧條約訂於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日美神奈

川條約訂於安政元年——一八五四）而純粹外交人材的上場，中國却比日本遲了許久。我們的胡陸諸氏，較比日本的伊藤博文，森有禮，井上馨，岩倉，大久保等人，已是晚了一輩，伊藤等自歐洲留學歸來，已建立了明治維新的基業 我們的外交人材還未上場。即與胡陸諸氏同時的加藤高明，栗野愼一郎，高平小五郎，石井菊次郎，內田康哉等，亦皆馳騁於世界壇坫，各爲國家建立功勳，而我們的外交家類皆少有成就。此乃國家的不幸，初非我國外交家特別不如他人。一開賽便已落了後腳，人材既少，憑藉又艱，雖有長才，難建奇勳，也是大勢使然。

這一段長程競賽，老鬬士已然盡了他的責任，接續跑向前去，爲國家得回最後的錦標，那完全要看後起的青年鬬士。馨吾先生的長公子世澤君，幼承庭訓，歷隨使任，受教歐美，精通英法俄三國語文，富有國際知識，現任駐瑞士公使，是一個很有希望的青年外交家。上紹父業，增光國家，豈異人任？雖然，現當國家極端危難之時，此外交界慭遺之老，又復與其破碎的國家永別，前塵旣已黯澹，後顧又將

何如？興念及此，戚然心傷。嗚呼慈哉！

三三・一一・二六・

迎美國經濟考察團

美國經濟考察團一行十餘人，由前駐日大使福勃斯先生率領，來遠東考察商務，於上月四日抵日本，作旬餘之勾留，二十二日到上海，翌日晉京，受我國民政府之盛大歡迎，其後歷游滬粵閩青各地，皆受普遍之歡迎，預定今晨自青啓機，正午飛抵天津，小留三日，即赴北平。玆當嘉賓蒞臨之日，爰述所感，略當歡迎之意。

中美兩大國，處於太平洋兩岸，航程遼遠，接觸較遲，兩國之正式邦交始於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之虎門條約（即中美五口貿易章程），迄今恰滿九十年。時當鴉片戰爭之後，中美訂交，一切因襲中英江寗條約成例，於和平無爭中開始邦交。在此九十年來之悠長歲月中，兩國關係平易進展，亦少失和違忤之事發生。此

在世界交通史上稀有之例，中美兩國國民所應引爲榮光者也。然世局繁複，環境拘牽，兩國之商務關係雖常在平易進展之中，究不能毫無阻礙，實屬憾事。中國之對外關係，自甲午以後走入國際分割之途，美國應時勢需要，發起門戶開放領土完整政策。此項政策迄今猶爲支配中國外交關係之大原則。然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表面雖爲列強公認之原則，實際上則每被特殊勢力所動搖。在以往歷史中，美國歷屆政府均曾盡其最善之努力，以與特殊勢力鬬；即美國工商界亦曾做過重大活動。如以司戴德（Willard Straight）氏爲中心之錦愛路計劃，滿洲鐵路中立計劃及國際銀團運動，拉門德氏之新國際銀團運動，均欲以國際投資之方式，打破勢力範圍之壟斷，以維持門戶開放；然結果均遭特殊勢力之打擊而失敗。目前之遠東局面，儼然籠罩在一種壟斷勢力之下，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之動搖，已達歷史上之空前狀態。在此狀態之下，中美商務顯然處於一種逆勢；若此種逆勢不變，則中美商務不特無發展之望，且有遭遇特殊困難之可能。福勃斯先生爲洞瞭遠東情勢之外

交家，團員諸君尤爲美國工商界之有力鉅子，此度西來，意義自不平常，吾人因不憚煩，指出中美商務關係之歷史障礙，而目前尤爲更嚴重之一階段。諸君將如何盡此歷史使命，當爲兩國國民所深望。此關於國際大勢者。至於中美本身亦有一重大阻礙在，卽目前美國之白銀政策是也。美國收買白銀之手段，使中國遭逢一種空前之經濟國難，其嚴重性殆不下於失土辱盟。且美國以此種手段將中國之購買力摧毀，遑論商務之發展？經濟政治，互相關聯，有如一環，美國經濟政策貽害中國者嚴重至此，寖使中國幾有被迫而在政治上別求蹊徑之勢。此種危機，吾人更望烱眼之美國人士不予忽視也。

吾人以爲：考察團諸君西來之目的，如不止於旅行游覽，其任務自在增進兩國邦交，發展兩國商務，欲達此任務，則諸君所能盡力者，厥在促請政府注意遠東大局，勿任東亞之門戶關閉，同時更宜將白銀政策加以糾正，爲中國留紓喘息也。

嘉賓遠來，無以爲敬，謹以中美虎門條約第一條之條文爲兩國前途祝：「中國

與合衆國及兩國人民，無論在何地方，均應互相友愛，眞誠和好，共保萬萬年太平無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六日大公報社評）

答一位未識面的朋友

朝英先生：自從林偉珊先生告知關於足下的一切，便知您是一位苦志好學之士；嗣得海外來函，諄諄以祖國之事相詢，又知您是一位熱心愛國的人。您這封信，直到今天我纔答覆，這固由於懶惰，同時也是因爲您所提出的大問題太難答覆了。我這封信答得雖遲，但也有遲的好處，因爲現在的情形已與我最初要答覆您時的情形不同了，所以這封信或者比較在前幾個月寫來得切近些。

您所提出的問題，擇答幾點如次：

（一）所謂「滿洲國」者，根本就是一個形體不全意志毫無的傀儡。不僅我們中國及世界各國不承認牠存在，就連日本自己也何嘗真正要牠存在。朝鮮原是中國的屬邦，日本偏強迫她獨立，並運動世界各國都承認她獨立，最後被日本吞併了。

所謂獨立的韓國，爾今安在？遼吉黑熱四省本是中國領土之一部，日本以暴變的手段封了去，她因爲天壤間尚有公理正誼，不能立即一口吞下，所以變個花樣，製造一個傀儡，說是民族自決。她這是抄襲吞併朝鮮的成法，而更加勉強，更加滑稽，更加毒辣。這種漫天的大「僞」，雖三尺童子也瞞不過。現在承認「滿洲國」的，除了日本之外，只有一個薩爾瓦多，國聯的不承認原則，並無動搖之象。在倫敦海軍談話時期，英國一部保守論者頗有承認僞國的鼓吹，由現在的情形看來，尚不至形成一種有力的運動。您擔心法國因欲投資「滿洲」而引起承認問題，現在亦成過去。前此的醞釀，只是幾個私人實業家的意思，經我國抗議而止。在東歐公約運動中，法俄兩國已建立良好關係，在國際分野的趨勢上，法國是不會左俄右日的。最近英報哄傳法俄兩國成立軍事同盟，這雖不必即是事實，也可見兩國的關係如何了。德國因要求軍備平等權而退出國聯，以希特勒的作風，似頗有與日本同調的可能。但自希特勒清黨以來，其行動已漸漸穩健。即從薩爾問題之能妥協一點上看，

便可推知德國尚不願意鬧亂子。聯日認滿，是很聳動的事，一時似尚做不出。美國是這個問題的正面衝突者，斯蒂生主義雖不大爲人所歌頌，美國之不能率先承認僞國，是可以斷言的。總之，儘管有人說「滿洲國」是個「事實」政府，無奈這個De Facto是一個不光明的傑作，在最近的將來尚無轉變性質的可能。

（二）中國對於「滿洲國」如何？這是我國對於國難的整個態度問題，是很難言的。我們不必逐一分述政府，「在野黨」及一般民衆的態度，我們可以拿現在的客觀環境及中日僞滿的相互關係，推論一個比較可能的態度（這只是我個人的一種推論）。在原則上，中國仍認東北四省爲本國完整領土之一部，這塊領土的暫時失去統治，是由日本的武力刦持，這是皎如日月的事實，絕不承認有所謂「滿洲國」的存在。日本既用武力把我們的領土搶了去，我們便應用武力搶回來，但竟不能，我們的困難便在這一點。政府以前還不斷作悲憤的大言壯語，但自長城一戰塘沽協定成立之後，已轉趨謹愼了。看本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聲明，日本已把全中國視作口

中肉，欲壟斷東亞霸權。她不惜以挑戰的態度恫嚇全世界，對於中國的野心自更可知。塘沽協定之後，日本關東軍以全力經營僞國，同時以泰山壓頂之力，對華北作得寸進尺之求。她的用意，是要僞國多和華北發生關係，甚至達到事實承認的境地，同時並便於更大的軍事經營。華北在萬鈞重壓之下，只得到一個暫時苟安的局面。關內外通車，是我們的不得已；聽說通郵也將實行了，自然也是不得已的事。日本的野心那樣大，我們的實力這樣小，如此一味的敷衍下去，將敷衍到何處是止境呢？這不特我們一般國民的苦悶，尤其是政府的苦悶。現在唯一的可能，是在不涉及承認僞國的範圍下敷衍這個苟安的局面，用全力來改革內政，培養國力，先把內部弄成個樣子。先做到了「安內」，然後纔能談「攘外」。日本不是罵我們是「無組織的國家」嗎？用事實來證明這句話的不盡然，是我們雪恥的第一個目標。現在大家都在喊一九三五或一九三六的危機，有人甚至以爲中國可以在這個危機中翻身。我的看法不如此。我以爲將來的危機，不論爆發在遠東，歐洲或太平

洋，均將打破殘餘的均勢，中國均將被犧牲。我們的出路，是在世界無事中進行我們的建國工作。假使這個危機不能避免，遲早要爆發，那末，我們的希望便是這個危機遲些爆發，使我們得有餘暇來準備些應付這個暴風雨的工作，把身體弄得強健些，不致為這個暴風雨吹倒。假設世界還有三五年的和平時間，我們的問題，便是如何在這三五年內建設一個較現代的國家。這個時間真是短促極了，我們的政府及一切國人，要緊張，要興奮，把握住一時一刻的時間，苦幹下去。我們可以坦白的告訴一切人，中國不願意世界有事，我們惟一的願望，是在努力建設一個現代的國家。曾記得有人說過「遠東的不安，是在缺少一個強盛的中國」，不錯的，如何創造一個強盛的中國，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神聖任務。現在的中國，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均已具備了亡國條件，所以現在我們做人的標準，起碼要具備這兩點——積極的愛護個人的精神體力，使他的一舉一動都貢獻到建國的工作上，同時消極的在日常生活中少用舶來品，以減少國家的經濟危機。

（三）您說駐美日大使齋藤在美極爲活動，我們的公使館則毫無作用。這是一種事實，所以致此者，一由於經濟，二由於人才。舉一個最淺顯例子，我們外交部每月所用的電報費，僅僅等於日本一個駐南京總領事館每月所用的電費，請想這是一個怎樣的比例。此外我們的駐外使領因窮所演的醜劇，更是不一而足。日本的對華外交，是力與錢併用的。外務省軍部及滿鐵會社一年不知有多少機密費用到中國身上，這是我們產生漢奸的大原因。我們的外交機關卽使有些不成比例的機密費，恐怕還有一部分被存到銀行裏。我們的外交人才，這多年來永遠不出顏顧數人，不見有新的人才繼起。我以爲不是我們沒有人才，而是我們的人才不是早熟，便是中途被糟蹋了。我們沒有文官制度，一個新部長到任，由司到科全部換班，所以在部裏服務的人員不能按步就班的訓練出人才來。雖有有希望的人才也被這樣糟蹋了。這一個產生人才的源泉旣被堵塞，自然使臨時拉些剛放下書本的人來上陣。這些人本都是人才，只是早熟了，缺少經驗知識，所以會在常識範圍內失態僨事鬧笑

話。

這類的話太多了，還是少說罷。祝努力！

二十三，十二，二十三。

關於中日問題的一些感想

近來無論遇生熟朋友，多以中日問題相詢。其實我對於目前中日關係的內幕毫無聞知，所有的只是個人一些感想而已；現在便將這一些感想約略寫些出來，以當與各位朋友面談。

× × × ×

我以爲中日關係的演進有三條路可循：(一)由日本交還中國東北四省主權，全盤解決兩國懸案。(二)中國暫不索還東北，日本勿再作進一步的侵略，讓中國自做整理內部的工作。(三)依照天羽聲明，實行亞洲門羅主義，中國完全跟着日本走。第一條路最合理，畢竟是一個理想，除非日本澈底覺悟，倘難實現。第二條路是消極相安的，恐怕日本也還不肯。這是由於心理上的互不信任。我們不妨作一個絕

大的假設，假設中日間簽訂一個條約，中國放棄了東北主權，日本保證以後不再侵凌中國。不用說中國不相信日本的保證，同時日本也不放心中國自強後永不索還東北。這兩條路目前既都難望通行，所餘的便是第三條路。

日本對於中國，有着強烈的優越感與支配慾，兩國的國力又強弱懸殊，在日本武人看來，對於中國眞是欲如何便如何，所以尙有幾微躊躇者，只是對於殘餘的國際均勢還有些顧慮而已。

我對於近來中日提攜的呼聲，以爲若能實現，豈不甚佳；只是事實不容許我們這樣樂觀。在中日提攜呼聲最高的時候，日外相廣田對議會說：「天羽聲明各方面或有多少誤會之處，然現在之對華政策，其根本即依據此主旨，今後仍擬努力闡明日本在東洋之立場。」這是公開的說天羽聲明仍然存在，且將努力使其貫澈。日本心目中的中日提攜，是個什麼樣子，可想而知。

日本要中國跟着牠走，不一定用武力壓迫，換個方式也可試試。牠要中國人根

本消滅了反日思想；派顧問，供軍械，以握中國的軍事權；投資，借款，以握中國的經濟權。假使日本的中日提攜的手段是如此的，除了消滅反日思想還須另有前提外，其餘兩種在歷史上都已演過了。民國六七年安福當國時期的中日軍事協定，以及供軍械，派顧問，已相當的拿到中國的軍權；但經直皖一戰，這些權利便已風流雲散，日本的心機也枉費了。同時西原借款的大把撒錢，在當時何嘗不是出色的做法；但結果日本白花了幾萬萬寃錢，造成一篇爛賬，使勝田西原諸人不免賣國之名，現在想來，眞是不値得。這些歷史教訓，日本人若不善忘，當還記得。

日本報紙雜誌上，多載日使有吉及鈴木影佐等會見蔣委員長時，曾提出取締排日問題，並涉及教育方面。這事無論確否，可見日本有此用心。中日間積憾的因素若不存在，反日思想自然也不存在。日本若以爲連感情都可以不必用公道取得，那眞是太武斷了。中國人最愛稱道的「臥薪嘗膽」的故事便是好例，武力優越者可以亡人之國，奴人之君，但絕不能征服人人的心。日本若要中國人不存反日思想，很

容易，很簡單，那便是公道的劃除中日間的積憾。我所舉的第一條路，是消滅反日思想的最有效的方法。中國人不承認「滿洲國」，絕不是感情問題，而是事實問題。日本若不停止製造事實，而望中國人消滅感情，豈非不智？日本現在對於『戰區』內的小問題，還時時搗麻煩，怎麼會讓中國人發生好感呢？

張伯苓先生曾說過一句名言：「日本人處處皆可愛，只是欺負中國最可恨。」我以為日本人對於中國的傳統態度，完全是優越感與支配慾在那里作祟。日本若拋棄了這種優越感與支配慾，不僅中日兩國能舉共存共榮之實，則亞洲福利及世界和平均將因而奠定。目前的中日提攜運動，若建立在這種精神上，無疑的，全中國人都竭誠歡迎。我們對於日本人士迫切希望的，便是澈底覺悟中日兩國有真正共存共榮的必要，根本拋棄那種不必要的優越感及不可能的支配慾。

× × × ×

中日關係的缺陷，中國方面也應負一份責任。中國對於日本，以前是太忽視，

現在是太害怕，結果採取了一個一貫的規避態度。這是不對的。中日兩國比鄰而居，中國若規避了日本，那里還有外交？反之，在日本方面，亦然。日本的全部外交史都是以中國做對象，中國怎能規避日本？以前的政府忽視日本，還可說是認識不足，國民黨也規避日本，便不可解了。我在前年九月曾寫了一篇「國民黨與中日外交」，現在仍可引用一段在下面：

「中日比鄰而居，爲屹然不變之事實，無論如何仇讐，彼既不能東越太平洋而遷至彼岸，我亦不能西移而遠大西洋之濱，此無可如何之事也。吾人嘗回溯近二十餘年之中日關係史，對於在國民黨統治下之中國遭日本如此之重辱，輒不勝奇異之感。蓋國民黨非不了解日本亦非與日本不通情愫之政團也。孫中山先生之革命事業，與日本淵源甚深。同盟會成立於日本，辛亥革命頗得日本朝野人士之同情與援助，二次革命又得日本之助，失敗後復組中華革命黨於東京，此後討袁護法諸役，無不與日本通聲氣，迄十三年北上時，猶繞道日本，宣揚

其大亞洲主義。觀孫先生之外交政策，始終置日本於第一位，其手段雖間有不暇愼擇之處，而其重視日本，固應爲中國外交不易之原則，此孫先生之所以偉大也。今黨中要人如汪精衛，胡展堂，蔣介石，戴季陶，張溥泉，鄒海濱諸氏，均曾追隨孫先生出入日本，晉接彼邦朝野要人，或參與機樞，或親任舌人，於孫先生之外交政策當然夙所領略，……顧自國民黨執政以來，何以竟與日本相忘無形，若不知其存在者。其對日本之認識及應付，反不及袁段及張雨亭諸氏，此亦令人難解。猶憶武漢政府時代，或有以中日外交前途詢之某重要當局者，某氏以「不能談」三字對之。豈不談即無問題乎？滋可異也。追奠都南京之後，國民政府之外交，全國精神盡於有名無實之關稅自主及撤銷領事裁判權等事，對日本殊漠漠。雖曾經十七年濟南事件，而猶不事釜底抽薪之策，徒切憤懣，動發意氣，每以瑣屑，積成大憾。在日本驕妄猥瑣，甘冒不韙，種兩國國民百年之禍根，誠彼鹵莽滅裂；在我以弱忽強，禍不自覺，又寧非愚而又愚

乎？」（見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大公報社評）

我那篇文章的主要意思，認為我們的政府不應該規避日本，而應袒懷與她相見，走堂堂正正的外交路。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的機會不常有，我們曾在那不常有的機會中有過相當的收穫，但也中了不輕的毒——便是拒絕直接交涉。「不直接交涉」這個口號，曾使我們收回半個山東，但牠的流毒却使我們失掉整個的東北。這個教訓還不夠大嗎？現在中日提攜的呼聲之下，不論日本方面的動機如何，我們都應該毫不規避，與她交涉，與她談判，果有互利的提攜，儘可考量。總之，我們的國家既已走到嚴重歷史的面前，便不怕和它對面，並且要勇敢的和它對面。

× × × ×

最後我再忠告日本人士，我所舉的第三條路乃是違反共存共榮的死路，惟有第一條路是康莊大道。何時能走上這條康莊大道，那就須訴之於全日本人士的健全理智了。

至於我們中國，政府應有臨難的勇氣，苦幹的精神，盡其所應盡的責任；國民每個人都要覺悟我們是這個五千年大國的孽子孽孫，當前的運命，無論為禍為福，誰都不能避免，惟有加倍努力，勤奮做事，硬朗做人。一個國家，有盡責的政府和硬朗的國民，是不會滅亡的！

廿四年四月二日

炎天雜感

——寫於所謂「何梅協定」之後——

近幾天驕陽發威，酷暑蒸人，雖在夜間，氣溫也常在華氏九十度以上。當此之時，流汗喊熱之不遑，而仍不免有些拉雜的感想，眞是悶上加苦，病中增痛也。三伏已盡，立秋亦過十日，驕陽雖厲，想夏威已無多久壽命，雖汗流浹背，心頭也會湧起些清涼的憧憬；而國運孤危，時局煎急，何日得見炎夏之去而轉入新秋耶！因作炎天雜感。

× × × ×

『折衝』，原是禦敵之意，以後多把這兩字用在外交上，其意義是很正確的。『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當是最理想的外交形容。

然必有折之之力與折之之識，而衝始折；否則，匪特不折，而隨處皆衝矣。「折衝」之事，若在平等外交，尙無所奇，惟在弱國，乃爲難能。鄭處晉楚之間，立國最難，只一子產，而衝皆不起，現在是否還有那樣偉大的外交家！

× × × ×

李鴻章是近代的中國外交家，在他的外交術中發明了「磋磨」二字。衝既起矣，不折而磨，自然麻煩不了。他老先生辦了一生外交，未曾「磋磨」出什麼成績，簽了辛丑條約，還給俄國人逼死。

× × × ×

中國的近代外交，大都跳不出這窠臼。遇有衝起，不審能折與否，惟事磋磨。起初無一事可讓，磋磨復磋磨，覺無一事不可讓，甚至讓過了頭。喪權矣，而更辱國！

× × × ×

弱國外交，雖不能以力屈人，然不能失所以自處之道；自處之道一失，則國將

不國矣。子產不失鄭國自處之道，而使晉楚兩大強鄰敬畏；南宋不惜以臣妾事元，卒不免於亡國之慘。

× × × +

譬如以胡白案爲主題之」的河北事件，當對方提出要求時，我們便當定一最後限度，審度最大的可能，讓其所能讓，不能讓者則必不讓。省主席市長若有失職，可予撤懲，但授官任免不容外人置喙；軍隊若有妨礙邦交舉動，可懲戒長官，可調防軍隊，但調軍絕非棄土，一軍調去須有一軍調來；黨委若有不檢，可指名撤換，但黨之招牌不可摘。近與「政界老人談起此事，即謂政府處理此案，既失機又失態。政府應決斷作最大的讓步，但須牢守最後立場，對方雖強，亦當相諒。我們不是黨員，在主觀上甚至與黨相左，但在客觀上則覺政府將黨部招牌摘掉，讓步之大，眞可驚人。

× × × ×

胡白二人被殺，使河北省爲之撼動。接着察哈爾有兩個無護照的鄰國人士旅行被阻留，未等聽清楚對方要求，便照樣演一回撤官撤黨的悲劇。陶尙銘中國官吏也，被駐在當地的外國使館拘扣起來，朝野都不敢聲張。眞開世界未有之奇觀。

× × × ×

塘沽協定造成一個非兵區域，河北事件又造成一個非黨區域，陶尙銘事件頗似非官區域，這樣推演下去，勢非闢至非國區域不止！

× × × ×

現在眞到了我們決定最後自處之道的時候了。現在我們沒有更大更急的問題，問題只在我們怎樣同強鄰相處。聽說政府要人正在商討大計，這問題當然是主要之一。我們希望這次會商能夠決定具體的根本方針，免得在凌遲刀下受宛轉哀鳴之苦。我以爲我們國家的根本立腳點，是不與任何國家爲敵，而要永遠保持獨立國的尊嚴。日本若需要與我們和平合作，我們當袒懷相迎。在這個前提之下，整理舊

業，固不待言，舉行新事，也無不可。若在華北種棉購鹽，調劑煤鐵，發展交通之類，都可考量。即聘用客卿之事，在我主權之下，借材異邦，亦無不可。必不可讓的，是我們的領土主權與獨立尊嚴。在此限度內一切可行，過此限度則必牢守不讓。計決志定，坦率相見，至於鄰邦是否相諒，則可不問。

× × × ×

王船山論文信國之使元軍，認為辱國辱君亦且自辱。船山曰：「姑貸須臾之安，以求活銷於鋒鏑，婦寺之忠孝也。以堂堂十五葉中國之天子，匍伏丐尺土於韃族，生不如死，存不如亡，久矣。……即令蒙古之許之，與蕭詧臣於宇文以保一州，而旋以滅亡，錢俶臣於宋以免征伐，而終於納土，朝菌之晦朔，奚有於國祚之短長？況乎徐鉉之辨言，徒供嬉笑，徽欽之歸命，祇取俘囚；已入虎吻，而猶祝其勿吞，詞愈哀，志愈辱，其亡愈可傷矣。」今日國家情形未至南宋之孤危，政府諸公處境亦未若文信國之艱難，應該牢守自處之道，不使辱國自辱，為後人作賢者責

備，則幸甚矣。

× × × ×

文人是脆弱的，宋朝揚文抑武，脆弱也最甚。由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趙普以至風流自賞的蘇軾，都帶些亡國大夫的氣息。雖有爲時嫉功抑人，可復興時飛短流長以阻害他人的事業，這已爲國家減殺許多生機。至於賈似道的擅權專恣，陳宜中的危不忘嫌，那就更不足論了。最厲害的是所謂清議派，食俸作官，身在有責無責之閒，而惟飛短流長以阻害國是。王荆公會埋冤千古，那秦太學生的虛浮叫囂，在外交上更不知造了多少孽。時移勢遷，到現在這一脈亡國大夫的氣息，似乎還存在着。食俸作官，身在有責無責之間，而飛短流長的人們，不是充滿京華嗎？

× × × ×

汪先生是有負責的勇氣的，最近他辭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兼職，外交棘手，固是一因，內裏的攻擊，當也是主因之一。國家演到這種景況，我們對於負責當局想

不出什麼言詞去批評或安慰；但總希望他自己慎重估量一番，如覺擔當國事尚是己任，且有辦法去擔當，則鼓勇任勞可矣；否則，便乾脆不幹。一個任重道遠的政治家，是不應計較一時的毀譽的。

× × × ×

一般食俸作官身在有責無責之間的人們，更應該痛切自省，國事至此，諸君均有其責，風涼話是隨時可以喪邦的。遠例不舉，自國民黨執政以來，諸君已僨事誤國不少。有爲時爲何那樣虛憍？鎩羽時又爲何這樣洩氣？孫中山先生是認識日本的，他的外交政策是始終置日本於第一位的。你們也有的曾追隨孫先生出入過日本，何以後來竟把日本問題沒有加意籌畫？九一八以後，還有許多機會可以解決問題，都被虛憍之氣無責之詞送掉了，到現在還忍心以虛憍之氣無責之詞來繼續斷送國運嗎？九一八以後在中政會下組織了一個外交特別委員會，發言盈庭，負責無人，誤國僨事，莫此爲甚。聽說現在又要組織外交特別委員會了，我們真怕聽這個

不幸的消息——

冀察黨部停辦以後，黨已到了窮極必變的地步。繼續存在着的也覺脆弱許多。新生周刊登了一篇文章，人家便放出要求撤銷上海黨部及解散中央黨部的空氣，事雖未至於此，亦甚丟體面矣。且在以黨治國的制度下，有些省竟已無黨權，這種非黨區域若眞鬧成與塘沽協定下的非兵區域同其嚴重，損失已不可計，影響所及，使整個黨治都蒙上一層黯淡的陰影。為國家計，又豈了局？窮則變，變則通，現在眞到了須要變更的時候了。怎樣變？最直捷的大路是開放黨禁。這樣不僅在內政上開出一條活路，在外交上也不啻把北方的「非黨區域」收囘了。

× × × ×

我最近給一位老朋友寫信，無意中說了一句「倘冀及身得見國運之轉隆」，他囘信說我「其志倘壯」，說他自己「而今祇望能以中華民國國民了此殘生。」這未

免太悲觀了。我以爲只要我們每個國民不太洩氣，牢牢記住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即使目前遭些磨難，這泱泱大國的流風餘韻是不會絕滅於天壤之間的。我們國家曾遭過兩次覆亡的苦痛，朱元璋與孫中山曾代表我們的民族精神把我們的民族國家復興起來。牢守住中國人的立場，我們人人都有作朱元璋孫中山的資格！

× × × ×

紙盡數幅，汗流不已，拉雜感想仍多，不願再寫也不便再寫了。但願炎天旱過，換來新秋，在爽快的天氣下，爲國家記載些爽快的消息。

二十四，八，十八。

到北方來！

讀古人書，每以時間環境的不同，在了解上面有深淺之別。當初讀王船山的「宋論」，不過以爲一個亡明的遺民借酒杯澆塊壘，以抒寫孤憤而已。現在讀起來，便覺得特別沈痛，且有許多地方很像就是指陳目前國家的得失。船山論宋之亡由於疏忽河北之防，現在很可以引錄一段，他說：

自遼海以西迄於夏朔，自賀蘭以南垂於洮岷，其外之逐水草工騎射好戰樂殺以睥睨中土者，地猶是地，人猶是族，自古迄今，豈有異哉？三代之治，千有餘歲，天子不以爲憂，其制之之道，無所考矣。自春秋以及戰國，中國自相爭戰，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陲；秦人外應關東，而以餘力獨捍西圉，東不貸力於齊，南不藉援於韓魏，江淮以南則尤耳不聞朔漠之有天驕也。及秦滅燕

代，併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漢竭力以禦之，而終莫之能抑。至於靈獻之世，中國復分，而劉虞公孫瓚袁紹不聞有北塞之憂；曹操起而撫之，鮮卑匈奴皆內徙焉，蜀吳不相聞也。晉兼三國，而五胡競起。垂及於唐，突厥奚契丹，相仍內擾；及安史之亂，河北叛臣各據數州之土，以抗天子，而薊雲之烽燧不聞者百年。

由這種歸納的說法，證明了一種一貫的事實，便是國家分裂時不聞外患，統一時則外患大起。雖然，這只是表面的事實，真正的道理是——遠統不如近防。國家統一時，邊疆與中央距離甚遠，自然疏於防守；分裂時，鄰近邊疆的割據勢力，因對外患感覺密切，自然悉心策禦。船山雖未說明這個道理，而在「專」與「備」上卻很有所發揮，他說：

東漢之彊，不敵西漢，而無北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也。天寶以後，內亂方興，不敵開元以前，而無山後之驚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外重漁陽上郡雲中

之守，而黎陽承其後；外建盧龍定難振武之節，而魏博輔其威。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贍也，士馬自節也，險隘自固也，甲仗自營也。無巡邊之大使以督其簿責，無遙制之廷臣以掣其進止，雖寡而衆矣，雖弱而彊矣。

我們根據王船山的歷史歸納法，可以很正確的得到遠統不如近防的結論。國家自然須要統一，不必在分裂中求邊防之安；而最要緊的是首都的位置要近於邊防，甚至就把首都置於邊防線上。宋以不防河北而亡，明成祖遷都北平，修繕長城，西起嘉峪，東極山海，皆置重防，以首都當要塞，以天子守邊疆，因有朱明二百多年的天下。終明朝之世，蒙古未成大害，直至思宗殉國時，眞正敵人尙限於山海關之外。滿清繼都北平，北收蒙古，西掌天山，疆域之闊，超越往古。這都是首都置在邊防線上的成績。入民國後，東三省一向在半獨立的狀態下，終張作霖之世，東北未有大變故，雖冒親日之名，未曾損失大權利。及十七年北伐成功，首都南遷，十八年有中俄衝突，十九年九一八張學良通電入關，二十年九一八便發生了中日奇

變。這個大教訓，更證明了遠統不如近防的鐵則。根據這個教訓，我們可以大膽的說：沒有十七年的遷都，便不會有二十年的九一八事變，更不會有這四年來的國不成國的刼運。

中國的邊疆半部臨海，大陸上就是東北與西北，首都在北平，適當邊疆的要領。從外交上看，日俄是主要的鄰國，頭腦擺在北平，耳目自然聰明些。黨國之遷京，在這個理由上，眞是極大的憾事。

我們應該把首都遷回北平，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把華北撒手。這樣使全世界知道國民政府還要華北的決心。沒有了華北，也就沒有了國民政府。這是我們最後的邊疆，無論如何，絕不撒手！

六中全會及五全代會快要開會了，我願將此意獻給黨內諸公。

最近從南方回來的朋友們，他們的印象覺得南方一部分人士在心理上已認爲華北完了，家有子弟，不讓他們考北方的學校。這種心理的放棄，眞是危險極了。我

們放棄了華北將退到那裏去？走南宋的路？已無偏安的可能。跟隨朱毛徐向前竄入蠻荒嗎？那是一條艱難的死路呵！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於天津

獻歲雜感

時間一秒秒的過去，國難一層層的加深，坐在冰冷的天津，辭別中華民國第二十四年，看看來到所謂世界危機的一九三六。『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雪滿山。』杜工部這兩句詩最足描寫此時此地的情景，但我却不如此悲觀。

× × × ×

『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是中國的一句老話，過去多拿這句話當作濫調，現在我却深深體會到它的滋味。中國被人詆爲『非現代國家』，一般人的國家觀念也比較薄弱。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在這短短的四年餘光陰中，我們丢掉四省掛零的領土，北門鎖鑰文化淵藪的平津也陷於孤危的現狀，這是我們眼睛看得見的損失；但同時一般中國人因受日月不停的鞭撻，每個人心頭受着重壓，刺着隱痛，使他們的

國家意識逐漸深厚了。在這幾年中，中國未曾發生重大的內戰，中樞勢力逐漸加強，隱然形成領導復興的中心勢力，這是中國人逐漸認識了國家的證據。中國人的拳頭不向自己背上打，中國人的聰明能力盡可能的供獻給自己的國家，我們的前途是絕對光明的。

× × × ×

老實說，我們對於政治現狀並不滿意，並曾要求改進，但國難的鞭子把中國智識分子逼上一條狹路。這條狹路上是『漢賊不兩立』的，中國人與漢奸不容相混。我們既是中國人，便不忍心去撼動這一點僅存的中心勢力。

× × × ×

六七月間的河北事件太令人悲觀了。撤軍撤黨，中國官吏可以供人指名傳喚。當時我們曾主張開放黨禁，準備憲政，現在想來，這些主張險些被人利用成為滑稽的悲劇。冀察事件尚未發生，我接到南方老友來函，他說：『近來北方政論，頗主

取消黨治，改變政制，兄亦其中之一。……現在北方之政論，依弟之見，殊為中國再分裂之兆。現時北方醞釀之企圖，將來演出時，必借重現時北方政論為理由。雖然現時北方諸賢心中未必作此想，惟其結果卻是如此。」事情竟為這位朋友不幸言中。

× × × ×

宋哲元將軍最近有兩句名言：「亡中國者中國人，救中國者亦中國人。」這話是一點不錯的，中華民族的興亡責任始終負在中國人的肩膀上。石敬塘張邦昌吳三桂是中國人，而劉邦劉裕朱元璋孫中山也是中國人。我們固有出賣祖國的漢奸，同時也有建國復族的英雄。看現在報應之快，河未過而橋已拆，每個中國人恐怕作不成終遂私慾的漢奸；反之只要硬朗些，卻不難成為一個民族英雄。

× × × ×

洪承疇當了滿清的開國元勳，而身後名列貳臣傳，被異主唾棄，受同種唾罵。

李容九組織一進會，送掉整個的朝鮮，其百萬黨徒得賜金十五萬圓，其賣國的酬報

每人纔十五錢耳。賣國的勾當也竟每況愈下，演至今日，竟有貼本錢，望顏色，始終摸不着頭腦的糊塗蟲。至於以角巴錢的代價供人家作撒豆成兵的資料的白面客，那只有可憐，不足責備了。這些活教訓，便是復興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憑藉。

×　×　×　×

在近幾個月中，有許多廉價出賣祖國的人物在我們的眼前出現，而同時中華民族的血液却在許多中國人軀體中沸騰起來。我們若把這兩種事實擺在一個天平的兩端，無疑的，中國人的熱血重過沒出息的黑心。天津東馬路一帶打嗎啡針，吸白面的擾亂者，北平居仁堂前沒來由的請願客，較諸高呼擁護祖國的全國青年學生，孰重孰輕？

×　×　×　×

前年華北運動會在天津舉行，我看着東北選手的素服戚容，落了眼淚；最近聽見全國青年學生斷肢裂膚忍飢受凍的情形，又不禁落了眼淚。前者是感傷，而今却

是感愧。國難的重壓，使全國人喘不過氣，政府不敢稍有大言，我們從事言論者亦何曾盡了萬一的天職？却讓青年學生喊出衛護祖國的口號。十年前我也曾持旗遊行，吶喊過口號；這十年來的工作，可曾對國家有過更多的貢獻？慚愧！慚愧！請一切有責者想一想，是否也有些愧對現在的青年？

× × × ×

中日兩國的前途，我一向相信日本人士的說法，應該『共存共榮』。蔣院長在五全代會演講對外關係，說：『吾人今日孳孳以求者，不過對本國求自存，對國際求共存而已。』這種質直的說明，已成爲中國的外交方針。說也可憐，我們現在所掙扎的，只是求與鄰人共存而已！

× × × ×

我在一個機會中，聽到一位日本學者的言論，他說：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日兩國各有若干不是，不過日本之所以出此，實亦世界潮流所逼。近年來英美等國厲

行經濟國家主義，彼等已有經濟領土，故行之無礙，日本被逼却不得不於鄰近尋覓經濟領土。但所謂經濟國家主義，乃近年來的產物，在英美等國未實行經濟國家主義以前，日本何以併朝鮮割台灣呢？他說那是緊急避難。譬如一隻船在海中沉沒，乘客各抱一片船板掙扎，一個壯漢赤手空拳，將身傍一個弱者手中的船板奪過以求生，那叫緊急避難，在羅馬法中是無罪的。這或許是一個說法，但若一切均如『伊索寓言』中「狼與羊」的故事，這些話也可不必說了。

× × × ×

中日關係的緊迫，我相信，不一定是日本全體國民的意思，且有識者深抱隱憂。『日本評論』十二月號中登載着山崎靖純氏關於中國幣制改革問題的一篇文章，頗有幾句意味深長的話，他在文章最末一節說：『有英國後援的中國幣制改革，當然給日本朝野一大衝動。但中國如不依賴英國的援手，有沒有其他打開窮境的路途？中國現在不依賴資本的援助，有如吸食鴉片一樣，進一層受其麻醉，則只有任

其赤化一途。不要忘記了中國赤化的時候，在赤化者之外，還有被赤化的。被赤化是中國國民，現在中國國內已有數十萬共產黨員了，日本對赤化是強硬反對的；但是日本要想與蘇維埃思想及英國資本對抗，拿什麼去加之於中國呢？目前只有拳頭而已。日本沒有使一千個中國人衷心感服的思想，又不給與使一部分的中國支配階級甘心隸屬於我（指日本）的資本，日本對華的進展……則在勇敢的前進。但其所留的足跡，不過是空虛與危險而已。」（按文中虛線係原文如此）山崎氏的話，當然非有所愛於中國，而是純爲他自己的國家設想的。

× × × ×

『來日大難』，是我們的前途。救中國者是中國人，擔當現在國難者也應該是現在生存着的中國人。我們不須卜課，我們的命運就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上。四萬萬人不要亡國，國不會亡；四萬萬人都忘掉國家，這個國家便一古腦兒沉淪大海。華北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家鄉，我們一定要保持勿失。只要中國人自己不太洩氣，這地

方埋着的是中國人的祖先，將來生存着的就必然是中國人的子孫。這個存亡絕續的關鍵，便在現在中國人的身上。

× × × ×

外來的強禦不足畏，最可怕的是自己癱瘓。最要緊的，每個中國人都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並努力使自己成爲一個好中國人。我們在一舉一動之先，要自問一聲：『中國人應否如此？』假使良心的答覆『是。』那你放膽去做好了。否則，便須檢點檢點你自己畢竟還是不是一個中國人？

× × × ×

罪孽深重的中國人！我們應該努力種善因。用這一點努力，去報答我們的祖先，並遺留給我們的子孫。這努力的目標很簡單，便是——

努力作一個好中國人！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天津

關於中日問題的一些認識與感想

日本研究會要我寫一篇「論中日邦交」的文章，這題目太大了，豈是我這無甚研究的人所能擔任，現在所要談的，只是關於中日問題的一些認識與感想而已。

一　一點得失的比較

中日兩國是一水之隔的鄰邦，在文化上有很深厚的淵源，在地理上應該是急難相助的善鄰，在民族歷史上又不啻相得益彰的弟兄。日本人士所樂道的「共存共榮」，我相信那是最後的眞理；但看近年的趨勢，無不與這眞理相違背，儼然有人在想「獨存獨榮」。這是東亞兩大民族的最大不幸，也是世界人類的最大煩悶。

沒有中國，日本不會有以往的燦爛歷史；失去日本的友誼，中國此後將痛感立

國的艱難。這兩個國家若眞相持下去，日本將會遇到她的困難；中國自然首先要受到極大的痛苦，但若能堅決努力，最後的結果，或竟能死裏逃生。

這絕不是空想，而是近幾年的經驗告訴我的。中國人所一向自豪的是：地大、人衆、物博。其實這些均不足恃。地大經不起四省四省的掠，人衆會出更多的漢奸，物博則貨棄於地，大量的入超吸盡營養的血液。中國是一個老民族，組織較散漫，感覺較遲鈍，不受強大的刺激，難得較大的反應。近幾年來中國在各方面都有了相當的進步，這不能不說是接受了日本刺激的原故，而由環境逼成的。

這些進步的事實，我們不必舉官方的數字來說明，單看中國人在精神上所得到的反應，就足夠了。天津一個學校，因爲日本人要去參觀，臨時將教科書中有關中日歷史的幾頁撕去，當作這種準備時，全堂師生同聲大哭。當時我聽到這動人的故事，便覺毛骨悚然。我曾幾次看到中國小孩子喊着「打小日本」作遊戲。學校無此教育，家庭無此指示，空氣把天眞的孩子們教成那樣。天津北平是和平城市，幾歲

的小娃娃便能辨清什麼是槍砲和機關槍的聲音。那是他們聽慣了根據辛丑條約的日本駐軍晝夜不停的打靶成績。純潔的孩子們，當他們尙未能辨清黑白的時候，已與兩個國家的命運接觸了。在最近的河北事件中，日本軍人以爲吆喝一聲，五省三市便可變色。事情的結果似乎日本人又佔了便宜，但已不似去年六月的察察事件那樣容易。在日本壓力正高，僞自治運動正烈的時候，北平教育界發了反對宣言，全國青年學生跟着怒吼起來。這些事例，或皆被認爲「排日」的，但不是無因而至的，中國人也不能負其責任。日本以急功近利的手段及一切不必要的小麻煩，博得四萬萬人的仇恨，同時給這較老較鈍的民族許多較新較銳的刺激，使他們的國家意識增深加厚。這其間的得失，是可以比較而知的。

二 日本對華怎樣？

日本對華究要怎樣？這是世界人士所亟欲知道的。天羽聲明已經宣示了一個綱

綱，不許歐美人干涉中國事，實行所謂「亞洲門羅主義」，由日本來作這個原則的盟主。在這幾年的情形演進中，日本對華的步驟大體也可窺見一些輪廓。她要中國跟着她走；她不許中國人有反日思想，進而統制中國的教育；控制中國的資源，統制中國的財政經濟；派顧問，供軍械，統制中國的軍事，甚至訂個軍事同盟，使中國與她共利害。總之，她理想中的中國是她的一個被保護國，如同過去的朝鮮，現在的「滿洲國」。

日本人說滿洲是她的「生命線」，滿洲拿在手上，華北又變成滿洲的「特殊地帶」；設不幸這個「特殊地帶」再變了色，那時又將如何呢？人說「日本的慾望是無止境的」，事實的情形確是如此。在這種氣壓下，中國怎麼可以同日本邦講邦交呢？塘沽協定是中國的一個忍耐，而「戰區」的種種麻煩使當事者不敢坐在北平；一逼再逼，逼出所謂「何應欽梅津協定」及所謂「張北協定」；這兩個東西的眞相尚未見天日，不到幾個月的工夫，便又逼迫華北五省三市的官吏造反。這樣連串演下去，中國

人的忍耐是否也有個限度？看日本近來盛傳北方共產黨活動，並說有蘇俄的背景，說不定她會提出締結軍事協定的要求，一如民國七年的往事，要中國跟着她去對付蘇俄。

在日本軍人的心目中，或以為這些目的都不難達到，只須用碎割的手段，便可達到鯨吞的目的。看河北事件剛告結束，便有戰區保安隊開入塘沽，偽軍李守信進占察北六縣，內蒙也有種種風傳。這種種層出不窮的做法，應該是得意文章，實際却在逼着中國人決定他們的最後態度。

在中國活躍的日本軍人，都是「中國通」。他們對於中國知道的太多，同時也嫌太少。他們所知道的是腐舊的行將過去的中國，而於嶄新的正將到來的中國却毫未注意。跟他們一起廝混的，都是些軍閥餘孽無聊政客以及無恥漢奸之流；他們可曾接近過中國的端人正士及有志青年？

日本常用支離破碎的眼光看中國，用分化的手段對付中國，現在不很適用了。

現在中國人民在國難的鞭撻之下，已開始認識了國家，中國政府在重重屈辱下，已決心來擔負這個國家的興亡責任。散漫的逐漸化為齊一，消極的逐漸轉向積極。在這種新態度下的中國，她的將來，或是整個的興，或是整個的亡，絕不會再任人家凌遲碎割以至於絕滅。

國民政府表示願整個談判中日問題，並提議在南京商談，調整兩國的邦交關係。這是中國對日外交的新姿態。六十餘年來的中日外交，中國一向處於被動地位，從無像現在這樣負責任的堅決態度。這種態度的產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富有歷史意義的。日本應該把握住這個機會，來與中國開誠解決整個的中日關係。日本的銳眼若不能看透這一層，仍用支離破碎的手段玩弄中國，則最後的結果將使這東洋兩大民族同陷於悲運。

三　日本問題的兩點認識

日本的國情，要從她的特點去認識，她的主要特點是軍人與政治的關係。

日本有萬世一系的天皇，而政治大權每每握在軍人手中。自冷泉天皇（西歷九六八——九）用藤原氏執政，便執大權；至後鳥羽天皇（西歷一一八四——九八）以源氏爲征夷大將軍，幕府用事。源氏既滅，北條氏擅權，抗命作亂，佔領京都，並行廢立。這在日本歷史上稱爲承久之亂。歷百年，至後醍醐天皇（西歷一三一九——三八）滅北條氏，努力中興，降將足利尊氏復叛，陷京都，天皇遷幸，而成歷史上的南北朝。自是南北分立六十餘年，至後小松天皇(西歷一三九二)始復合一。然而幕府專政，仍然持續，直至明治天皇(西歷一八六八——一九一二)討幕廢藩，局面一變。明治朝和大正朝初期，可以說是日本軍人最光榮的時期。在這時期，他們在軍人的本分上確實不愧「忠君愛國」四字，在政治外交上的成績也超過一切文人政治家。中日，日俄兩次戰爭是軍人幹出來的，已不必說，政治大策也常決於軍人之手。譬如英日同盟一事，事實上成於山縣有朋；而由日俄戰爭至併吞朝鮮的一

大段落，差不多都是桂太郎在主持。山縣和桂都是軍人。日本軍人的厲害，不僅在幾個傑出的歷史人才，他們是有一個整套的組織的。即就外交言，軍部的材料往往比外務省的豐富。遇有外交問題發生，軍部的意見往往勝過外務省。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軍人的功名慾，隨着環境特別發達起來，因之日本軍人的組織也顯然發生了變化。現在的日本政治，全在軍人的直接影響之下。日本軍人的力量及軍部的大權，不在領袖手中，而在中下級幹部。現在日本軍部的組織幾乎看不見領袖的權威，只有中下級幹部的活動。這種現象，在日本的政治史上或許是一種進步，但同時却隱含着一種危機。因爲中下級幹部的無限度增強，沒有比較偉大的領袖領導，使整個政治，甚至整個國家運命，都被少年軍人的熱狂負之以趨，豈非絕大的冒險？爲日本謀，這種危機必須加以控制。日本愛國之士，當也能見到此點，前陸相林銑十郎的肅軍運動，即是應此種需要而來。但事情尚未實行，軍務局長永田鐵山被刺，林氏個人也不得不掛冠而去。看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件，穿着海陸軍制服

的青年將校刺殺一個古稀老翁的國務大臣，和去年八月十二日的永田事件，以現役軍人戕害直屬長官，絕不是日本軍人的光榮，武士道的精神掃地以盡了。神兵隊血盟團之類的組織，名義上是忠君愛國，實際上是在摧毀日本純潔的政治傳統。日本在歷史上有近千年的幕府政治，都是軍人專橫，到明治朝軍人纔大放光榮，現在的情形不啻是明治維新的反動。將來推演的結果，若竟由軍人組織法西斯政府，實際卽是幕府復活。以前的幕府僭上擅權，大衆皆知，以後的幕府恐將假忠君之名，給國家招致不測之禍。這是日本的一大隱憂，我們中國當然也要跟着遭遇一些非常。

其次是日本的經濟組織。

日本已是一個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而她的社會組織尙遲留於半封建狀態之下。這是日本的一個矛盾。聽最近由日本回來的朋友說，日本農村的情形確是很壞。農民在高利貸、賦課幾重壓榨下，以舊式的生產，作近代商品的競爭，確似不足應付他們的生活需要。我聽了這個簡單報告，認爲很重要。我們雖不斷在日本刊物上

讀到關於日本農村恐慌的文章，對於他的正確性總不免有些懷疑。我以爲假使日本農村情形確是恐慌的話，我們對於中日關係前途的認識，便增加了嚴重性。我們不要幸災樂禍，以爲日本農村恐慌，便是她社會崩潰的先聲，將不能對外侵略。事實上將適得其反。前年我爲「外交評論」寫了一篇「日本外交之歷史觀」，中間有一節話論到此點，現在還可引用，我說：

「時賢多以日本農業恐慌及財政困難爲樂觀材料，此實皮相之見。……若果日本的農業和財政當真不能支持了，從歷史的經驗說來，中國更不能樂觀。因爲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凡是日本社會發生破綻的時候，也就是中國受累的時候。明朝的倭寇，沿海數省，擾攘數十年，那時正是日本四分五裂，全國不統一。當時中國受了偌大擾害，連個責問的對手都找不到。豐臣秀吉的征朝鮮，當時是在羣雄割據之後，類皆百戰餘生，無法安頓。豐臣秀吉知道這些人不可屈以武力，故興無名之師，驅之海外，所謂『勝則割彼膏腴，席予封土，以

圖自安，不勝則死於鋒鏑，不許生還，亦所以自便。』關於甲午之戰，凡治日本史者，皆知與征韓論大有關係；而征韓論的由來，是因爲明治初年討幕廢藩之後，武人不得志者甚衆，中心怨憤，故蠢焉思動。這與豐臣秀吉的動機一樣，不過結果成敗不同而已。這次九一八事變，多少也有這樣的社會背景。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盛行農業恐慌論，全國的出版物都熱烈的討論着這個問題。這事很給青年以刺激，軍人和一般秘密社團聽說家鄉那樣苦，看見都市的資產階級還樣闊，引起了無限憤慨，所謂法西斯蒂運動遂蔚然而起。此外還有其他暗潮在醞釀着，儼然又似社會組織發生破綻。於是『開發滿蒙資源』，便成救時的良藥。攘外以安內，是日本屢試屢驗的仙方，九一八事變當然也含有這種成分。』

對於中日關係的前途，我們有一點可以比較有利的判斷是：日本軍人毫無理性的欺壓中國，無限度的膨脹軍費，對內毫無理由可說，漸漸失去日本國民的同情與

支援。假使日本農村情形確是很壞，一般生產大衆多數難以維持生活，使日本國民竟認眞相信他們的生活艱難，是由於地小、人衆、物瘠、而非向外發展不可。以日本國民性質的純樸勤奮，被軍閥催眠，受財閥欺騙，忍苦耐勞的幫助軍人的侵略慾，拿到了滿洲生活未能好轉，則盼望華北，等到華北也失望了，說不定又在期待整個的中國。在實際的生活上，粘附上單純的迷信，形成一個一致的侵略力量，那對中日關係的前途太危險了。

我對於日本經濟問題沒有特殊研究，但其間顯然有一個極大的矛盾，我願試把牠指出。

日本在外形上已是一個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她的內容尚未完全進化到這個階段，尤其在農村，還是前期的小生產制度。所以日本農業的生產雖然商品化了，可是牠一般的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經營。農村生產者的生活，一方面要跟着世界貿易顛簸，同時還受着天災人事種種威脅。近兩年，日本城市雖已感到通貨膨脹的景氣，

許多農村地方仍是日甚一日的衰落。平時農作物豐收了，則「穀賤傷農」，歉收了則農民們爲窮困所逼擁擠在買主的門前急於求售他們的米。如去年日本東北荒災，青森宮城等縣的苦況，賣兒鬻女之類人間慘劇都演出了。日本城市的繁榮，一向靠農村賦課補助，日本商人把生產大衆的收穫，做爲廉價的商品，向世界傾銷。日本工業家近年索性把工業製造的可分的部門移到農村，用低廉的工資，吸收農閒及一般農村婦孺的勞動力。日本商品潮水般的湧到世界市場，使世界人瞠目結舌，相與震驚，誰知牠的原動力卻是忍饑耐勞的日本農村大衆！日本商人儘力壓榨，儘力傾銷，日本軍人儘力發狂，軍費儘力膨脹，預算儘力增加，赤字公債儘力增發，結果農村窮了，生產的農民瘦了。這是日本問題的一個矛盾。這矛盾自有日本人去煩悶；但是我們卻深怕在他們生活煩悶上粘附上一種單純的迷信，使那可敬愛的一般日本勤勞大衆迷信非向中國侵略不足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

日本所得到四省掛零的土地，幅員不可謂不大，資源不可謂不多，日本人民的

生活不但未改善，反而使農村恐慌更深刻化。因爲向外過速侵略的結果，需要更大的軍備，甚至要準備與全世界爲敵的海陸空軍備，試問這是日本生產大衆所能負擔的嗎？日本自身的問題須從日本自身去解決，主要的，日本須先打開自身的矛盾。

四　略述我們所應有的立場

談到我們自己，眞是千瘡百孔，摩撫不淸。我們知道的中國，比我們所知道的日本多得多，這些知識我們只可暫時擱在肚裏，不須細說。但是無論中國本身的情形怎樣，她旣與歷史的運命相遇，便應豎直脊梁，硬起頭皮，毫不規避的來和牠對面。蔣委員長說：「吾人今日孳孳以求者，不過對本國求自存，對國際求共存而已。」不錯，「自存」是我們己身的立場，「共存」是我們對人的標量。當前的問題，是人家不許我們與之「共存」，且將進而推翻我們的「自存」。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下，我們應該抱定一個堅固不拔的態度，即是不問人家容否我們「共存」，我

們要首先謀所以「自存」。我們要儘所有的可能，進行衛護「自存」的工作，同時把我們「自存」的最後限度公開宣告世界，在這個限度內，一切皆可容忍，過此限度則絕對不納。

自從塘沽協定以來的許多事實，業已明白的告訴我們，無準備的容忍與退讓，絕不能饜足人家的慾望。畏縮閃鑠，將益取辱。國民政府表示願整個談判中日問題，並提議在南京商談，調整兩國的邦交關係。這種單刀直入的負責辦法，是我所贊成的。不過我們的準備不可空洞，我們的辦法還得具體。弱國的外交需要周到，需要硬，愈富彈性，便愈吃虧。我們一切準備好，公開提出我們的最大限度的辦法。這樣內可齊一國內的意志，外可邀得對手方的重視。

當然，我們不是期待非常，却時刻不能忽略非常即將到來的準備。對方幸能認識我們的誠意與決心，因而放寬襟量，重新奠定兩國的邦交，自是兩國之福；否則，那衹好訴諸國家的運命了。

二十五年一月五日於天津

泛論中日問題

——廿五年五月八日在北平清華大學演講——

今天是五月八日，這真是個煩悶的日子。在二十一年前的今天，日本對於二十一條要求已於昨日提出最後通牒，這時我們正在四十八小時的限期內，考慮是否接受日本的要求。時過二十一年，這煩悶逐漸增大。我們現在所煩悶的，已不是山東的如何收回，旅順大連的展租若干年，南滿東蒙的商租權等等問題，而是我們這民族國家如何繼續獨立存在下去的問題。這煩悶壓在我們每個中國人的心頭，甚至透不過氣來。

*　　*　　*　　*

中國與日本，同立國於東亞，天然是兄弟之邦。中國在過去雖曾發揮過做長兄

的丰采，現在却大爲弟弟所凌慢。過去的光榮，是我們祖先的成績，不應該由我們來誇耀；現在的不堪，不能不說是我們做子孫的不長進。近代中日關係的演進，是這兩個國家的現代化的賽跑，日本跑到前面，而中國落伍了。近百年來的歷史，中日兩國同走現代化的路子，在起始時遭際完全相同，結果大異，這是値得我深省的。

江寧條約和神奈川條約，是中日兩國現代化賽跑的起點。鴉片戰爭是中國與西洋文明正式相見，打破傳統的鎖國主義，於一八四二年與英國締結了江寧條約。中國從這時開始認識西洋文明，開始講洋務，派留學生。但這認識是有限度的，所認識的只是堅甲利兵，故所講的洋務也不外乎此。日本與中國一樣，一向抱鎖國態度，除尊敬中國人外，對其他外國人一律以蠻夷視之。一八五三年美將(Commodore Perry 率兵艦四艘駛至日本，要求通商，日本不能拒，翌年（一八五四）訂神奈川條約，開國通商。日本自此認識西洋文明，開始講洋務。從這兩件歷史事實着眼，

中國的江寧條約與日本的神奈川條約，其意義完全相同。我們若以江寧條約為中國現代化的起點，神奈川條約為日本現代化的起點，很顯然的，這個賽跑中國開脚早了十幾年。很不幸，中國在這現代化程途上，跑了將近百年，一步一跌的沒有什麼成績；日本却步伐整齊，突飛猛進，把中國遠撂在脚後。

中日兩國的外交關係，古代的終止於明嘉靖年間（一五五〇左右）關倭寇時代，近代的則開始於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一）的中日修好條約。這中間有一個三百多年的空隙，兩國沒有邦交關係。當這個空隙開始時，日本的情形，正是軍閥專橫，國內四分五裂；到此空隙的末期，明治維新業已開始。當柳原前光到中國看李鴻章的顏色奔走中日修好條約的時候，日本與中國的現代化賽跑已經走了將近二十年，我們尙懵然罔覺。過了二十年，至甲午戰爭時期（一八九四——五），日本已與我們比肩，我們還把人家看成矮子。就在這時候，人家把我們摔跌一交，跑到前面去了。過五年（一九〇〇），庚子事變，日本兵打着太陽旗，進了我們的首都（北京），

中國人竟有對日本兵歌功頌德的了。又五年（一九〇四——五），日俄戰爭，我們蹲在道旁，看這黃矮子與那白長子在我們家裏摔交，自己未曾哼一聲氣，反送了許多禮物。再十年（一九一四——五），歐戰起，日人趕走了德國人，拿去我們半個山東，並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中國人到這時纔有點生氣，想使點勁，不料一個華盛頓條約（一九二二），中國人便喝了適量的安眠藥水，酣酣入睡。以爲我們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已有九國公約保障，埋首內戰，再不知有外患。一覺睡了十年，纔被九一八（一九三一）的砲聲驚個半醒。

中國現代化的程途，這百年來，雖非全無進步；但比起日本來，無論在軍事、政治、工業、學術各方面，都是瞠乎其後。我們若把這兩個國家的現代化競爭比做接力賽跑，這一段，顯然是我們慘敗了。但這個賽跑並未告終，我們無論如何，還須繼續向前跑；否則，失敗的程度將要更慘。

中日問題是個百年問題，甚至是億萬斯年的問題。現在一般人爲這個問題煩

題，因爲受不了這精神上的苦惱，多有以一洩爲快的。但問題絕不如是簡單。我們不妨作一個最大的假設，假設上帝降下一種力量，幫助我們，一切如我們的意思，把現存的中日問題解決了。請問問題就此解決了嗎？而實際依然未了。我們儘管靠上帝的力量，把目前的問題解決了，我們若仍懶懶的躺着，不使勁，人家仍將繼續前進，最後的結果，我們仍然是慘敗。這是一個長程的接力賽跑，在過去的一段，我們的先輩跌了交，被人家遺落在後面。現在該我們這一代人上場了，我們要從我們先輩手中接過 torch holders（接力賽跑的火炬），繼續的跑，努力的趕，一直跑到人家的前面。到那時，我們比賽的對手或許已經累了，或竟跌坐在道旁；到那時，我們一點不可驕傲，我們要拿出長兄的態度，俯身將他扶起。這個境地也許不是我們這代人所能趕到的了，但必須從我們這時起，咬牙，使勁，向前跑，跑完我們這一程，趕快把我們手中的 torch holders 交給我們的子孫，讓他們繼續咬牙，繼續使勁，繼續向前跑，一直到趕過人家的紀錄，還得向前跑。中日問題如何解決？

這就是解決中日問題的最健全的方法，也可以說是唯一的方法。

※ ※ ※ ※

拿中國與日本比，從各方面看，差不多是處處不如人。單就軍人論，在過去，我們就遠不如人家。中國有兩句老話，「好鐵不拈釘，好男不當兵」。可見「兵」一是不爲一般社會重視的，且以當兵爲羞。在日本恰恰相反。軍人爲一般社會所敬重。誰家子弟得服軍役，其父兄則引以爲榮；設死於軍役，其父母例不許落淚，而鄰里鄉黨皆往致慰，隱寓慶慰之意。在這兩種不同的風習之下，以前中日兩國軍人的素質顯然大有不同了。

再有一點，便是不怕死。日本人大體皆好勇而不怕死，中國人則文弱成風，尤其怕死。譬如自殺，中國人大多是喝安眠藥水，希望在睡夢中死去；日本人則什九是剖腹。同是一死，人家是鮮紅的，我們是灰黑的；人家死得有勁，我們死得沒出息。日本明治元年（一八六八），「攘夷」氣勢尚盛，土佐藩兵砲擊法國人，死傷

十六人，法國聯合各國公使，對日提出五項要求，日政府懼對外開釁，一一允從。執士佐藩士二十人，賜死於妙國寺，法國人到場監刑，各藩士以次就死，自行引刀剖腹。監刑的法國人不忍卒觀，看至第十一人，即扭頭退去。這情形太動人了，我們現在讀史至此，也將潸然淚下。這種從容赴死的精神，我以為是我們中國人所最缺乏的。

數月以前，天津出了一件新聞：一個女孩子因為不滿父母代訂的婚姻，在夜間更換了新衣服，並淨面塗粉抹脂後，在房門上釘了一個釘子，自縊而死。我在報上讀到這件新聞，很受感動。我覺得這個女孩子很有從容赴死的精神。不料過幾天一家報紙上登出一段短文，譏笑這個女孩子，認為她死得無聊。大意說，既然一死了事，何必換新衣服；且女為悅己為容，既不要人喜歡，何必擦粉抹胭脂云云。看了這段文字，老實說，我很生氣。我以為這文字的見解代表一種極頹廢而野蠻的觀念。我們可以揣想，那文字的執筆者，若至不得不自殺時，他一定儘可能的發揮頹

厭的潛慾，用所有的力量與金錢享樂一番，然後餘下幾個小錢，買一瓶安眠藥水，喝下去睡大覺。以這種人去和那女孩子比較，這其間當然有很大的距離。我向諸君講句笑話，今晚在座諸君，無論那一位，若到不得不死的時候，則希望他死得從容些，假使那裏有一瓶安眠藥水及一把小刀，則希望他選擇小刀而捨棄安眠藥水。諸位請莫誤會，我絕不是在鼓勵自殺，但我承認是在宣傳從容赴死主義。我們不應把死看得那麼可怕，到了不得不死的時候，更要死得從容些，大方些。

外國人常說，中國是一個易被征服的民族。譬如揚州十日，以數千滿洲人，殺漢人十數萬；那時滿洲人所用的兵器，與我們一樣，也是刀矛一類的傢伙，竟遭如此之大的屠殺。那自然是我們漢人人人怕死，不抵抗，而希望倖免，結果大家都活不了。假使當時有一部分人不怕死，挺起胸來，去和敵人周旋，結果必不如此之慘。因了這類例子，有的人甚至對中華民族整個的發生懷疑。以爲這個民族衰老了，恐將不足以有爲，並在人種學上優生學上去找理論的根據。我的看法不如此。一

個大民族，她有較長的歷史，較久的傳統，自然有她遺傳上的惰性，但一個民族絕不同一個簡單的人。人老了不能還童，民族則是多數個人積成的，有新陳代謝的作用。我們儘可死掉，但還有我們的子孫。中國人只要不是一生下來就長鬍子，就咳嗽痰喘，就駝腰彎背，而仍須經過由幼而長而壯的階段，我們就不能承認中華民族衰老了。我們這個民族之所以少生氣，歷史那麼黯淡，最主要的一點，是我們中國人缺乏一種從容赴死的精神。假使我們中國人，每個人的血液都在脈管裏沸騰起來，人人都有點正義所在赴死不辭的精神，我們的民族立刻便會年青幾千年，我們的國家自然便不可侮了。

我願做一譬喻：譬如我們的父母患了衰老症，經醫生診斷，認爲這老人是貧血症，需要些營養的血液，須行輸血治療。請問我們做子女的，是否應該割開脈管，犧牲幾百CC血液，貢獻給我們的父母？請問諸位，當你們接到醫生這種要求時，你們將如何答覆，我想諸位的答覆一定是個「諾」字，絕不會是「否」字。假使竟

有人對這個答覆表示遲疑，他便是一個絕對要不得的人，最好給他一瓶安眠藥水，請他睡覺去。把問題略為放大些，假使我們的國家也患了衰老症，經醫生診斷，認為須行輸血治療，我們做國民的應該怎樣呢？

＊　＊　＊　＊

我不是在宣傳流血，而且這種機會也不很容易遇到，也不是每個人可以遇到的。

最後，我願對諸位貢獻一個基本觀念，三個做人方法，我們要時刻把握住一個基本觀念，便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做一個好中國人。當我們欲行一事之先，先要問問自己，是否於自己有利？是否於人有損？假使利己而不損人，便可行。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問於自己有利是否也有利於人？假使是的，更可行。最後當一件事大益於人，於己却有小損，我們更要去做。這種損己利人的精神，便是道德的最高範疇。若把這三個做人方法適用在做國民方面，那便應該在一切行為上利己而不損國，利己兼利國，損己以利國。中國人都有了這種精神，隨時隨地表現在日常生活

中，我們的國家自然便不可侮了！

#『新聞事業與國難』

——廿五年五月八日在燕京大學新聞學系講——

諸位同學：今天得有機會到此講話，在我是認爲很意外的。我執役於新聞事業，雖已有十年的歷史，但在本業上自覺完全是個外行。我從未寫過關於本業的文章，也從未正式談過關於本業的問題。承貴系的美意，一再要我說話，只得來講幾句外行話。但要聲明，我今天所講的話，完全以一個普通讀報者的資格說的，絕不是以新聞記者資格說的，自然也不代表任何一個新聞團體。

× × × ×

貴系討論會的題目是「新聞事業與國難」，用這個題目叫我作文章，一定交白卷，叫我說話，自然也沒有什麼意見。「國難」，是一個事實，且是一個極煩悶的

事實。近來好似成爲一種風氣，大家無論對什麼事情，都要拉上「國難」兩個字。我很擔心我們的國難濫調化了，我希望大家把國難二字看得嚴肅些。譬如「國恥」，我們喊了將近百年，結果我們的「國恥」愈喊愈多，日曆上儘是國恥紀念日，甚至紀念何事，有的人已竟弄不清楚了。所以口裏喊得愈厲害，腦中的印象轉愈模糊。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這四年多的光陰，我們的國難眞是日益加深，我很擔心，我們對於「國難」二字的面孔太熟了，而大家對國難的印象轉愈模糊。

我以爲我們應把國難看作一個嚴肅的問題，而應付之道，卻應以常道處之。我們之所以常常遭遇非常，而是因爲我們平常太不健全。我們要以平常應付非常。普法戰役中的「最後一課」的故事，便是以平常應付非常的一個好例。

譬如日本國內的報紙，專愛登中國糟糕的消息，他們的新聞記者也就專門製造這種新聞。軍人愛吹國防的危機，報紙也便跟着製造這類文字，於是「非常時」啊，「膨脹」啊，「躍進」啊，「非常國難」啊，便如此產生了。一般國民卻眞以爲一

切非常了，而發生一種很大的誤會，這種誤會將把日本導入何種境地，有誰能知道呢？這種以新聞製造國難的辦法，當然不是我們所應取法的。

說到我們中國的新聞事業，我以爲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異，老老實實，平平常常的，一切循平常軌道而行，直接養成堅實的輿論，間接促進社會的堅實的風氣。這是我們新聞事業的惟一可能的健全的路。

第二要雪恥。我這裏所要說的雪恥，並不是打倒帝國主義式的雪恥，而是雪報界本身之恥。說到這裏，我可以講一段故事。民國十八年夏間，上海新聞界組織了一個新聞考察團，到北方來視察。當他們到天津的時候，天津同業在大華飯店設宴歡迎。宴後散會，我在出飯店門口時，見門前許多車夫在聚語，聽見其中一人說道：「今天到這裏來吃飯的，大半都不是好人。」我當時聽了這話很生氣，但一轉念，則覺得這未始不是一般社會對於新聞界的一種批評。我想這種「幹報館的沒有好人」的批評，絕不是無因而至的。我們試一考察近代中國新聞事業的蛻變痕跡，

便可瞭然。一般社會之視報館主筆，差不多和紹興師爺沒有什麼分別。他們恨新聞記者，怕新聞記者，形成了普遍的輕視新聞記者。中國新聞界應該湔雪這種恥辱，新聞記者要努力做一個社會上的好人，把新聞事業做成好人的事業。中國的新聞記者和新聞事業若做到這種境地，不用說新聞界的恥辱已經湔雪了，對於國家自然也有了很大的貢獻。近年的中國新聞事業，從各方面看，都已有了進步，這自然是新聞界同人努力的結果，但前途遼遠，仍須繼續努力。

說到此處，我的話已可結束，但未談到國難，對於今晚的題目似乎交不了卷。不得已拿新聞事業與國難做個標題，那末，第三要有國家意識。中國新聞界應該把他的報做成中國人的報，一切以國家利益為前提，不當漢奸，不採訪害國家利益的新聞，不登無條件替人家作宣傳的外國電。現在的中國新聞界，它的環境真是艱難極了，現在的中國新聞記者，尤其需要些「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勇士精神！諸位是預備從事新聞事業的，從這時起，便應準備做好人的勇氣與做勇士的精神！

送世運代表團

第十一屆世界運動會，定八月一日在柏林舉行，中國代表團今日自滬啓程，計程七月二十二日可達。玆當中華健兒出發遠征之日，爰一述大會之形勢及吾人之感想，以當歡送之意。

查世界運動會每四年舉行一次，今爲第十一屆，我國之大規模參加，此爲第一次。當一九三二年第十屆世運在美國落杉磯舉行時，我國始派劉長春一人出席。此次之代表團，計有代表七十餘人，職員十餘人，考察員二十七人，總計百餘人之多，此實從來所未有者，亦可見近年中國體育進步之現象。中國選手中有國術表演八人，不與競賽，餘則球類田徑游泳各門俱有選手參加。中國於運動爲後進，此行之意義注重觀摩，不望競勝。劉長春在上屆世運中參加百米，二百米兩項，預選時卽

失敗。最近我國田徑成績頗有進步，產生新紀錄甚多，然視諸世界，則仍瞠乎其後。符保盧於撐竿跳高或有得一分之希望，然不敢必。我國足球隊二十二人，已先期出國，轉戰南洋一帶，藉資練習，出國以來，尚未敗北，已屬強者，然於大會，則無希望。

本屆大會，德國之籌備甚為週到，且因在歐洲舉行，地點適中，故參加人數衆多，計共五十三國，選手六千餘人，其盛況超過以往之各屆。日本，我隣邦也，其於世運，實力頗強。游泳錦標歷屆皆由美國保持，上屆由日本奪得，本屆錦標仍將與美國爭霸。於田徑，日本至少可爭得第三。此最值得我國興感者也。

立國之基礎，全在於國民之智慧與體魄，苟無健全之體魄，亦難望有豐富之智慧。以中國與日本較，中國大而日本小，華人多而日人少，衡以現在兩國情勢，則不啻小制大，少勝多，其故何哉？中國有悠久之文明歷史，而國人文弱成風，所表現之國民性，雖富和平美德，而淇綿苟安之弊中於民族國家者，實其鉅也。反觀日

本，則人多好武，習尙競勝，故其民多勇敢冒險之精神。競與不競，強弱判矣。憶黃遵憲氏「日本雜事詩」詠日民之好武云：「追風快馬轡絡繩，袜胸帕首弓在彀；一聲雁落血如雨，金原秋冷霜天高。」吾人每讀是詩，輒羨彼族之勇武，尤慨吾國之不競！

近年我國體育一般進步，青年之勇武已邁其先輩。以體格言，大率皆子高於父，女健於母，此中國教育進步之一證。故吾人對於國家情況，現在儘多感觸，而於將來則毫不悲觀，蓋此四億大族固年在進步中也。

代表團過京之日，蔣院長曾作訓話，勉以「在道義精神與紀律上爲國家爭光榮」，吾人願重述此義，並望以諸君觀摩世運，而建樹國人勇武之風尙焉。代表團中之觀察員，皆全國各地之體育主持者，大會之後，將在歐洲各國考察，借鏡取法，關係今後我國之體育尤鉅。故吾人除對選手勉以爲國爭光外，於考察員諸君尤懷有甚深之期望。不進則退，不競則敗，我民族國家前途之光明，惟在努力自強，

願諸君與國人共勉之！

（廿五年六月廿六日大公報社評）

危疆雜感

解鞘君前禮數工，出門雙鍔插青虹；
無端痛飲團爐醉，笑看仇人頸血紅。

——右黃公度「日本雜事詩」一首——

× × × ×

我近來常有意無意的宣傳從容赴死主義。我們在歷史上儘管有文天祥史可法動天地泣鬼神的人物，而從容赴死的精神仍是我們中國人所最缺乏的。我們不僅知書達理的士大夫階級懨懨無生氣，就連里巷草人也很少粗勁。觀風論俗，「一語睚眦，輒拔刃殺人」，雖然失之粗暴，究比「隱忍畏縮而自存腹誹」來得豪爽。

× × × ×

從外交史上看中日關係，儘可在枝枝節節的事實上論得失；然把眼光擴大到這兩個民族的生存全體，便覺慨然。常與朋友們談起中日問題，輒慨歎於一個「氣」字。中國幅員廣大，沒有「氣」貫通着，便成許多塊不相聯繫的碎土；中國人口衆多，沒有「氣」蓬勃着，便不啻一羣死人。日本地小人稀，但常籠罩着一種悲壯之氣，中國便非其敵。

× × × ×

前年夏天在廬山上見到馬占山將軍，他說：『日本侵略中國，好比老鼠食牛，像似很難的；但是這個牛若老是像死的一樣不動彈，早晚也有被老鼠吃完了的一天。』又，日本人把冀東僞組織譬諸象鼻之繩，勿謂繩細，將有一天牽動大象的全身。這都是「氣」的問題。

× × × ×

日本人的剛健好武與中國人的文弱成風，這個分歧點是中日兩國的強弱所在。

將來如何，也全看這個分歧點的如何推移。世運代表團出國之日，我在大公報上撰文相送，中有一段說：『近年我國體育一般進步，青年之勇武已邁其先輩。以體格言，大率子高於父，女健於母，此中國教育進步之一證。故吾人對於國家情況，現在儘多感觸。而於將來則毫不悲觀，蓋此四億大族固年在進步中也。』我常以這種心情期待現代的中國人及我們的兒女。

× × × ×

任俠尚義，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但由近年的情形看來，這種精神逐漸淪落了，甚將完全喪失。自從「九一八」以來日本的「躍進」，一種優越感充滿了全日本的人心。這幾年的變局，日本所得的是四省掛零的領土，所失的是寶貴的立國精神。所謂「滿洲國」，明明是武力劫奪的產品，偏偏說是「獨立自決」。收買幾個白面客搖旗吶喊，便說是「民意」，「自治」。私貨如山倒似潮湧的向中國運，不納關稅，不繳運費，毆打關員，壓塌了火車，誰來過問一聲，便會發生不測的糾紛。豈

台東站的一匹馬，歧口海濱的一隻船，竟會構成[illegible]大的交涉。諸如此類的事情，大大小小，不勝枚舉；但無一不是顛倒黑白，背理敗行。假使這些現象不幸而認爲代表日本的指導精神，那便是對內欺騙，對外豪奪。這在目前的日本算盤上，或許佔些便宜，但在道德上及在教育上的影響太大了，百年之後，當有不勝其悔恨者。

× × × ×

在近年的中日關係史上，先後發生三次炸路案，皇姑屯一炸，死了一個以親日著稱的張作霖。柳條溝再炸，便是「九一八」事變。第三炸便是最近天津東車站的炸軌案。當津站炸軌事件發生之際，歐美各報皆以大字標題，預料東亞又將發生巨變；但自當時的天津市長蕭振瀛辭職後，這件大事竟爾烟消霧散。休笑歐美人大驚小怪，問題却是小題大做了。日本軍人的把戲，瞞不了世界人，日本國民却往往信以爲眞，眞是遺憾之至。

× × × ×

日本國民性的眞純，是可敬可愛的。他們勤奮立身，忠誠愛國，都足表示東方人的美德。但是近年因受軍閥的催眠，財閥的欺騙，發生了一個極大的錯覺，卽誤信日本地小民貧，非侵略中國不足以生存。於是大家咬緊牙齒，勒緊肚帶，受軍閥驅策，供財閥壓榨，忍饑努力，而期待所謂「生命線」的推進。以日本國民性的眞純，粘附上這種迷信，結果只是枯瘦了日本國民的生命，肥潤了日本財閥的荷包，滿足了日本軍閥的功名慾，最後或竟給東亞招致不測之禍。

× × × ×

那不僅是心理的問題，尤其是經濟結構上的大矛盾。我曾間接聽到一位日本志士仁人說，日本的眞正問題是在於如何使農民有米吃的問題。軍費的膨脹，課稅的加重，廉價商品的對外傾銷，高利貸的盤剝，都直接間接吮盡了勤勞國民的血汗。大阪的食糧囤積如山，而生產的農民沒有米吃。農民在豐年須以農作物向商販登門求售，以納稅還債；一遇凶年便發生賣兒鬻女的悲劇。這位志士仁人在矢志做「農

民要米吃」的運動。我曾含淚聽取這些不幸的消息，並願虔誠的爲鄰邦國民祝福。

× × × ×

日本的內在矛盾很多，且多不易解決，這眞是中國的無窮之累。中國一向有個「安內攘外」的說法，日本却反其道而行，「攘外安內」。當他們國內問題無法解決而且使社會組織發生動搖的時候，便向外衝。一旦對外決了口，則目標轉移，如水就下，便一致對外了。近數百年來在這個方式下，中國吃了無數的虧。現在的情形，還是如此。說也奇怪，日本有這樣一個萬應靈方，而中國却常是內不安外不攘，甚至擾內以便外。像目前的兩廣問題，便很令人寒心。自己不爭氣，徒然給人家便利。中國人眞沒有組成現代國家的能力嗎？這是國人所應痛自反省的一件事。

× × × ×

時人多擔心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不免，尤其對歐洲的現局惴惴不安。但我的看法，歐洲戰爭或不至爆發，而眞正的危機却在東方。我判斷英國有容忍德國滿足的

雅量，而日本却非繼續「向外衝」不可。上次歐戰的創痛，給歐洲人的印象太深了，再來一次聚殺，簡直不可想像。日本却數享戰爭之利，對外從未打過敗仗，好戰心理，普遍而深固。而目前日本的現狀，似乎又到了應該對外闖亂子的時候。現在日本的情形，各種矛盾關係都在劇烈的發展着，若非對外決一個口子，國內問題便不能解決。關於日本內部問題，我不願詳加說明，凡留心日本問題者，大概皆能明瞭。日本的增兵華北，壓迫冀察，加緊攫取內蒙，都是大動作以前的預備工作。動作的對象不止中國，恐將牽及第三者。中國西南角上現在發出「對日宣戰」的吶喊，假使眞有這種可能，那正是日本軍閥所求之不得的。武力衛國原是天經地義的事，但要知道賭國運不是兒戲啊！

× × × ×

我們住在北方的人，簡直是身處危疆，每天都會看見聽到許多刺人心痛使人淚落的事情。中國人在繼續不停的國難的鞭撻下，精神上應該感到刺痛，開始認識個

人與國家休戚與共的關係。我相信，只要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時刻把「我是中國人」那個信念擺在心頭，中國決無被人滅亡之理！

× × × ×

中國現在需要無量數的文天祥史可法，但有一個石敬塘吳三桂便足亡國。全國人都要留心，警戒，大時代就要到來，準備做一個非常時期的中國國民。就北方說，我寧願這古城名鎮化為焦土，留待我們的子孫前來復興；不願它再做石敬塘的燕雲十六州，使我們的祖宗在地下蒙羞！

二十五年七月三日於天津

一段歷史的囘憶

目前之中日交涉，經張川越二氏六次會見尚無結果，駐京日領須磨巳於日前攜東京之新訓令抵京，預料張川越日內必將繼續會談。此次談判重要焦點之一，盡人皆知爲所謂共同防共問題，此事關係我國之獨立立場甚大，而不容含混遷讓者也。因此吾人憶及中日歷史上之一段往事，願述之以供我政府及國人之參考。

民國七年中日間曾訂立一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因其時歐戰尚未停止，列寧代表新俄與德單獨媾和，日本藉口所謂「因敵國實力之日見蔓延於俄國境內，其結果將使遠東全局之和平及安寧受侵迫之危險」，以「共同防敵」之帽子，套在中國頭上，要求訂立軍事協定。因此協定之成立，挾中國與之共同出兵西伯利亞，將整個中國劃入行軍區域，並爲資源之供給，且藉此握得中國之中央軍權。若與軍事協定

聯帶產生之參戰借款，聘日本顧問，購日本軍械，以編練新軍，其用意至爲深刻。當此之時，充此軍事協定之解釋，在精神上中國之獨立已不存在。蓋以一弱國在強迫方式下與強鄰共利害，軍事領土之主權兩俱殘缺，中國直爲日本之附庸矣。然此段歷史終未成中國之大患者，厥有兩故：一緣文字有時限，二由當時政權之脆弱。當時之軍事協定，名爲防德，實際爲日本挾中國以侵俄，然以名爲防德之故，則歐戰一停，協定即行失效，此一故也。迨直皖之戰，邊防軍一敗塗地，日本握得之中國中央軍權亦隨之消逝，此又一故也。

現在日本所謂之中日共同防共，其用意何在，明眼人皆知在於對俄，蓋充「共」字之解釋，可以推及第三國際與蘇俄也。日本因九一八以來之意外收穫，對華之侵略愈擴大，對俄之疑慮亦愈甚。擴軍增費，時感不足，其根本原因在此一點。吾人敢斷言，假設中國效民七之往事，與日本締結「共同防俄軍事協定」，則中日間一切瑣細問題皆可迎刃而解。然在自力更生途中之中國，絕不容隨便與人共利害，

斷送獨立立場，隨時招致不測之禍。

吾人念歷史之往事，察目前之情勢，敢正告於我政府曰：關於所謂「共同防共」，我國絕對不能承認。此問題如見著之文字，必將被人解釋為軍事協定。以此與民七軍事協定之事相較，則將加倍實現民七之實禍，而不能得其消滅之後果。蓋歐戰可停，帝德可覆，而共黨，第三國際及蘇俄之一齊覆滅，在事實上不能想像；吾人尤不希望國民政府一若民七政權之脆弱，以一倒了事也。為保持國家之獨立尊嚴及數載經營之復興基礎，望我政府堅持不動搖之態度，開誠以告鄰邦，以期其諒解。謹慎戒懼，而勿冒險！

（廿五年十一月二日大公報社評）

邦交上一點常識

當茲世局紛紜各國邦交縱橫變化之際，吾人願貢獻一點常識，以備當世政治家之參考。

吾人以爲邦交之基本，完全建築於兩國人民感情之上，文字的信約，其實行之程度，亦完全視兩國人民感情如何以爲斷。設兩國人民之感情不一致，雖有信誓旦旦之文字，亦必等於廢紙也。

例如日俄戰爭之時，李鴻章與威特所簽訂之中俄密約正在有效期間，就國際信約的義務言，中國理應助俄以共同抗日，而事實恰與之相反。中國不特未如中俄密約之規定，「將所有水陸各軍，屆時所能調遣者，盡行派出，互相援助，至軍火糧食亦盡力互相接濟」，反在精神及物質上予日本以極大之幫助，將帝俄擊敗。此一

段歷史之意義，即證明國際信約苟無國民感情爲基礎，則完全等於廢紙，甚且得相反之結果。蓋當時帝俄強占中國之東三省不還，痛惡帝俄之感情，充滿中國人民之心理，絕不感有條約義務之存在。中國人民當時普遍的仇俄，對於日本則無惡感，故一旦日俄有事，即毫不遲疑的助日以倒俄。此完全爲感情之傾洩，中國人民當時固未嘗計及日本勝利之後能否將東三省交還中國也。

此義既明，可以進論目前之中日邦交矣。在目前之「調整國交」交涉中，日本以所謂共同防共等事要求中國，請問此種要求在兩國人民之感情上果有所根據乎？日本人民之心理，吾人不便討論，至於中國人民之心理，其最大之抱負爲自力更生，其最切之希望爲不受外力干涉。日本之要求則適與此種心理完全相反。中國人民在過去曾無條件的援助日本，以覆敗與其有條約束縛之國家。日本果欲其要求見諸文字，並由文字見諸將來之實行，則此一點常識實有鄭重考慮之必要。

吾人茲願坦率以告日本人士曰：近年以來，中國人民之心理，對於日本深有所

憾，且有所懼。憾日本不以平等自由之友邦相待，懼日本不時予其國家之存在以威脅。九一八迄今五年餘矣，日本果曾稍變其侵脅之政策乎？匪特未變，且隨時加劇其深刻性。此古老有爲之大國果將俯首帖耳，甘爲琉球朝鮮之續乎？當然不能。不特此也，此四億萃衆之優秀大族，必將掙扎奮鬭，以達到解脫強鄰威脅之目的而後已。

日本政治家果有調整中日國交之抱負及熱誠，必先體察中國人民之感情，糾正形成此項感情之事實；否則縱有協定，亦實際無效。中國人民對日感情之劣化，有極深厚之根據。東北四省之被侵占，固必不忘，兩年來華北之橫遭畸形分化，最爲中國人民所痛心，而目前綏遠之被策動侵擾，尤招中國人民之激怒。故無論從感情上或事實上言，欲使中日邦交趨近調整，必須將華北之畸形狀態合理化，綏亂之策動尤須停止。必如此中日兩國人民之感情始得轉移，而邦交亦可徐圖調整矣。

（廿五年十二月四日大公報社評）

十年觀潮記

萬人鼓噪懾吳儂，猶似浮江老阿童；
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

江神河伯兩醯雞，海若東來氣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

——右蘇東坡看潮兩絕 代序。

天然的潮汐，是以時而作的，其來其去，均可預知；惟有人事的潮汐，起落無常，是難測的。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家，人事又是那麼繁複，眞是波譎雲詭，莫可究

詰。但是，天然的潮汐有幹流分流，人事的潮汐也有主從之別，假使我們能夠握住一個主流，將它的波動的方向與經過，作一個簡單而客觀的紀錄，至少對於過去的浪花潮頭可以描畫出一個輪廓了吧！

中國現在是被國民黨治理着，這個黨擁有悠久而光榮的歷史，而現在治理着中國的系統，是自民國十三年元旦改組成立時開始的。從那年（十三年）元旦到今年（二十三年）元旦，整整的十年。這十年，對於一個古老的國家眞是短暫的一瞬，但對於正在這時活在這個國家的人們，却是了不得的光陰。人生百年耳，能見幾個十年？我是生在這時的中國人民之一，對於這十個年頭，是淸淸楚楚的耳聞目接相身歷的，看這個治國的黨的潮汐起落，自然也便形成了我的生活主要一部分。這是一件看也要看，不看也得看的無可如何的事。我現在想把這十年觀潮的斷片記憶聯綴起來，作一個簡單而客觀的紀錄，使我們同活在這個時候的人們看看這十年來的水跡沙痕。至於這些水跡沙痕曾經留給我們什麼幸福或苦痛，那是不在筆下的。

民國十三年元旦，孫中山先生將他的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允許共產黨員加入，並與蘇俄聯合，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有一次孫先生在大會上演說：

現在黨內似隱有暗潮，近來有一派舊同志對新同志講共產主義者，甚爲懷疑。實則近來新青年對於三民主義研究已有了解，皆服從三民主義者。現須說明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之關係，民生主義可以包括一切社會主義，而共產主義復爲社會主義之一部分，故實包含於民生主義以內。

這時陳炯明尙在抗亂，粵桂之間不久也發生了戰事，孫大元帥出師北伐未成功，十一月間道北上，謀與段張會商政治問題，使胡漢民留守於廣州。十四年三月孫先生逝世於北京，陳炯明正據惠汕攻粵，陳亂甫平，楊（希閔）劉（震寰）踵起，楊劉藉口反對共產，胡漢民雖宣言否認，楊劉仍不服，六月六日在廣州開火。

楊劉平後，取消大本營，七月一日改組國民政府，行委員制，委員十六人，汪

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蔣介石，許崇智，譚延闓，朱培德，戴季陶，徐謙，于右任，張繼，孫科，伍朝樞，古應芬，程潛，林森；汪胡譚許林爲常委，廖任財長。

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二十四日蔣介石就任衛戍司令，二十五日蔣率學生軍圍省署，胡漢民逃出，爲許崇智拘於黃埔，旋押虎門，經釋出，遂游莫斯科。胡走後，汪精衛任國府主席。胡系軍隊均被繳械，改組各軍，朱培德譚延闓許崇智李濟深李福林分任一二三四五軍軍長，蔣爲總司令。

九月二十日蔣率軍圍許崇智司令部，許走滬，軍隊被繳械改編。十月三日蔣又派兵圍川軍司令部，拘熊克武，擊川軍於陽川。

十二月，林森鄒魯十餘人開中全會於北京西山，議決取消共產黨黨員黨籍，是卽西山會議。

十五年元旦，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廣州，議決予鄒魯等以開除黨籍等處分有差，先是汪精衛譚延闓於十二月二十七日電責西山派，鄒等一月二日復電，謂

「共產派……公然役於強俄，乘機謀我，蟠踞中樞，結託羣少，放逐展堂，迫走叢生，中央幹部失去自由。」汪蔣先後演說痛責之。一月十日，蔣在黃埔軍校演說，謂：「我們聯俄，實在是聯合世界革命黨，打倒世界的帝國主義，完成世界革命。」又謂：「再在事實上說，共產份子是本校本軍為最多，可是他們在本黨是實行三民主義的。」

三月二十日，中山艦未奉命而開黃埔，蔣圍海軍局，捕李之龍，令共產份子退出軍隊，汪精衛離職赴滬，旋出國，蔣電胡漢民歸國，四月十九日胡漢民偕鮑羅廷自俄歸。

五月十五日，廣州開第二次中全會，蔣提整理黨務案，規定國共兩黨合作辦法，限制共黨在國民黨內之活動，通過。

七月九日誓師北伐，八月杪攻下武漢。

十六年一月國民政府遷鄂，設中央聯席會議於漢口，四日蔣在南昌召開軍政聯

席會議，決將國府暫設南昌，張人傑吳敬恆等附蔣議，漢口反對之。二十四日漢口方面開武陽夏黨員大會，徐謙鄧演達等演說，倡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昏庸老朽份子，提高黨權等口號。三月一日，蔣在南昌勝利紀念會演說，指責漢口聯席會議徐謙及共產黨。三月十日漢口開中全會，蔣等未往，議決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條例等，以限制蔣之職權。

南京事件發生後，蔣於三月二十六日至上海，四月二日汪回國抵滬，與蔣晤面，三日蔣發擁汪通電，謂：「汪主席在黨為最忠貞之同志，亦為中正生平最敬愛之師友……此後黨務政治既已負責有人，後顧無慮，中正唯當專心軍旅……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端，皆須在汪主席指揮之下，完全統一於中央……務仰各軍官長遵照此意，對於汪主席完全服從，竭誠擁護。」

五日，汪精衛與陳獨秀發表聯名宣言，申國共兩黨合作之旨。同日汪蔣會議，吳敬恆蔡元培李石曾宋子文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古應芬等在場，議決由汪通知陳獨

秀停止共黨活動，取締工人糾察隊，暫時否認武漢命令。蔣封閉上海總政治部，宣言鄧演達等破壞國民革命。九日監委吳蔡李張等八人通電責武漢措置不當。十日汪抵漢口。十二日上海發生清黨運動，白崇禧封閉工會，解除糾察隊武裝，國共衝突開始流血。此時蔣等在南京開中全會，人數執委不足，監委有餘。十八日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與武漢對峙。二十二日汪通電否認南京會議。武漢議決開除蔣黨籍，下令免蔣本兼各職並拿辦。上海大殺共產黨人。胡漢民至南京主持黨務。

武漢方面，因受經濟封鎖及軍心動搖，逐漸表示右傾，五月二十一日長沙軍隊與黨部工人衝突，殺傷頗衆，何鍵揭明反共態度，是爲「馬日事變」。

蔣介石唐生智分道由津浦京漢兩路北伐，馮玉祥再起於西北，自潼關入豫，寧漢兩方爭拉攏之。六月初汪與馮會於鄭州，馮無鮮明表示。

六月六日閻錫山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

十九日蔣馮晤於徐州，二十一日發聯名通電，謂：「中正玉祥與數十萬將士爲

三民主義信徒，謹偕全國革命軍誓為三民主義而奮鬥，凡百誘惑，在所不顧，凡百艱險，在所不避，凡百犧牲，在所不惜，必期盡掃帝國主義之工具，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而後已。」同日馮電漢口汪譚（延闓）勸誡改正左傾行為，速鮑羅廷歸國，主漢合於寧。局勢一轉。唐生智軍隊占領漢口總工會，糾察隊繳械，譚平山張國燾等重要共產黨員相率辭職。

七月十三日共產黨發表宣言，攻擊武漢政府之右傾，撤回參加武漢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十五日武漢議決與共黨分家。十六日何鍵軍占漢陽，十七日占漢口。武漢分共之後，宣言討蔣，馮玉祥派孫連仲領兵武勝關，以威脅武漢，並發告國民書，聲明其立場，勸國共寧漢息爭。

八月一日葉挺賀龍在南昌暴動，組革命行動委員會，共黨要人多列名，聲討武漢。八日張發奎攻入南昌，賀葉南走，張發奎率部回粵。漢口下令，開除譚平山林祖涵吳玉章惲代英等黨籍並拿辦。

馮玉祥在洛陽調停寧漢，七月十八日汪復電，謂對蔣祗有公憤，但國民政府法統當以死爭。二十四日又電，聲明反共，對遷都無異議。八月二日寧由胡漢民鈕永建等電馮，願開誠相商，並望武漢重要分子至寧柄政。三日漢電，主開執監大會，俾進行討共對北，四日馮將此電轉寧，八日李宗仁蔣等十一人電謝洛馮，寧漢妥協成立。同日蔣發表告國人書，宣言下野（此書係十三日發表），卽返奉化原籍。九日唐生智通電討蔣。十四日胡漢民張人傑蔡元培李煜瀛吳敬恆電馮，亦表示下野而赴滬。十九日武漢政府布告於二十五日遷都南京。二十一日汪精衛唐生智譚延闓孫科等由漢到潯，會議於廬山。二十三日孫科譚延闓等隨李宗仁登輪下駛，翌日抵寧。九月五日汪精衛徐謙等抵寧，八日南京特別會議，推汪赴滬勸胡漢民等出席南京會議，汪八日行，九日抵滬，汪認過錯，謂此來一問何應欽疾，二挽留寧方各委員，三留蔣。十日在法租界中山故宅開會，寧漢及西山派均有參與。汪三次訪胡，皆不見。十二日午後寧漢兩方商定辦法，汪卽避不出面，發表兩電，自承防共過遲，願

退休，呈請中央，聽候處分。

十五日南京開中央執行監察委員臨時大會，產生一特別委員會，蔣汪胡皆有名，黨政軍三方面皆另作組織。二十日南京政府宣言成立。二十八日蔣由滬赴日本。

三十日閻錫山討張作霖電到寧。

唐生智不從南京之議，拒絕取消武漢分會，汪精衛到漢調解無效，並驅軍入皖，十月二十日寧府緊急會議，下令討唐，程潛爲總指揮。

二十八日汪精衛抵粵，謂唐不叛黨，勸粵桂勿與討唐軍事。三十日汪與陳公博何香凝等通電，主在廣州開第四次中央執監會議。十一月一日汪等會議恢復廣東國民政府，中常會在粵執行任務，爲黨的最高機關。寧亦通電促各委至寧開會，以抵制之。十日蔣自日本抵上海，十二日唐生智敗，自漢出走，汪蔣合作之醞釀開始。

十七日汪精衛李濟深自粵抵滬，與蔣等商開四全會及取消特委會事。同日廣州張發奎軍黃琪翔部包圍黃紹竑及陳濟棠宅，繳衛隊械，揭擁護汪李打倒黃紹竑等之標語，黃及戴季陶逃香港，省城桂軍全被繳械，粵桂之戰乃作。

粵事羣疑汪有關，汪抵滬後，多勸蔣勿與汪合作，汪訪胡被擋駕。

二十二日南京開討唐祝捷會，有人演說打倒西山會議派，游行至復成橋，槍聲陡作，會衆死傷二十餘人。

二十九日共黨陷陸豐。

二日寧府下令討伐張發奎黃琪翔，並有密令捕汪。九日監委檢舉汪等，謂汪「搗亂把持行同翻戲」。

十一日共黨佔領廣州，組織蘇維埃政府，大焚殺，十三日李福林自河南克復廣州。

十六日寧府下令查辦汪精衛等，汪受各方責難，祕密離滬出國，十五日在滬發

表一文，有「由漢口一跳跳至上海，再由上海一跳跳至廣州……不隄防我們一跳又跳至上海」等句。

十七年一月四日蔣復到南京，翌日電各中委至寧開會，九日通電復職，謂自八月退職後，糾紛益甚，爲本人曠職之咎，故不計私人得失，繼續舊職，專司軍政。

二十五日胡漢民孫科伍朝樞相偕出洋。

二月二日四中全會開幕於南京，推定黨政軍國府等委員。四日共黨再陷海陸豐。九日蔣由寧赴徐，與馮再晤，北伐軍事加緊。

五月三日日軍占濟南。

十八日武漢政治分會成立，二十二日程潛在漢被李宗仁看管，二十三日中政會議決程潛免職查辦。

六月初奉軍出關，二十日中政會議決北京改稱北平，定南京爲首都。七月六日

蔣馮閻李四總司令會於北平，同至西山祭告孫靈，即晚會商善後，以協力同心相與矢勉。

五日馮發通電倡統一軍權，裁兵等六項主張，裁兵聲浪大起。十一日國府會議通過裁兵善後委員會組織法。十三日蔣馮閻李在西山商定軍事整理案，決組編遣委員會。

八月八日五中全會開幕於南京，馮出席，閻未往，十日張人傑李煜瀛因取消政分會問題對大會不滿而赴滬，十二日蔣到滬勸張李回京。

九月三日胡漢民歸國抵滬，與蔣商黨政問題，十五日胡發表訓政大綱提案說明書，即「訓政保姆論」，主提高中政會職權，爲黨國連鎖及訓政之發動機關。十八日蔣胡等自滬入京。十月三日中常會公布訓政綱領六條。十日新國委蔣胡等宣誓就職，蔣爲國府主席。二十六日國府發表宣言，開始訓政。

十二月十二日閻錫山抵南京，十三日宣誓就國府委員職。二十九日東北易幟。

十八年元旦編遣會議開幕，蔣馮閻李皆與會，國府定此日爲開國紀念日。蔣發表「關於國軍編遣委員會之希望」一文，以日本討幕廢藩爲喻。六日編遣會議發表宣言，標揭不偏私不欺飾不假借不中輟四義。十四日編遣會議議決全國兵額至多不得過六十師，十七日通過編遣程序。

二月十九日武漢政治分會免湘主席魯滌平職，以何鍵繼任，葉琪夏威率兵入長沙。二十一日李宗仁離京。三月十一日中政會議決免胡宗鐸張知本張華輔武漢政治分會委員，並撤銷各地政治分會。

十五日三全代會開幕，馮以病不入京，漢口市黨部河南省黨部反對大會用指派代表方法。汪精衛等十三人亦在滬發宣言，反對三全代會。二十日三全代會討論處分汪精衛案，決對汪以書面警告，陳公博甘乃光永久除籍，顧孟餘停籍三年。

二十一日編遣常會議決免葉琪夏威職，同日蔣傳見李濟深，即被拘。二十五日三全代會通過討伐武漢令，翌日國府下討伐令，謂「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過去之驕

恣跋扈，挑撥軍隊，占據地方，誣衊中央，反抗政令，背叛主義，破壞統一，迹其種種反革命罪惡，證據確鑿，該逆等實爲國民革命之障礙，三民主義之叛徒。」二十九日蔣赴九江督師，長江戰作。四月四日武漢總退却，胡宗鐸陶鈞通電下野。九日蔣發自劾宣言。

十三日馮發表闢謠通電，有「好事者流，造作種種謠言，以淆惑視聽，不曰蔣閻聯合倒馮，則曰馮李聯合倒蔣，不曰馮閻聯合倒蔣，則曰蔣李聯合倒馮」等句。十九日三全會嘉慰蔣電，有「以武定亂，以勞安邦」之句。蔣令討逆軍繼續攻柱。

二十七日魯主席孫良誠辭職，離泰安赴豫。五月一日蔣由長沙馳抵南京，七日蔣發表「和平統一爲國民政府惟一之政策」一文，謂「欲消弭內亂，非剷除軍閥不可，欲剷除軍閥，非根本撲滅封建地盤思想不可。」

時蔣馮仳離之謠日甚，十日馮電蔣責一二集團發餉不公，拒赴京之請，十三日

蔣電復馮解釋，謂「弟雖無似，自入黨革命以來，未嘗賣友，亦未嘗殺戮革命同志一人，平素行爲，可以復按，……如兄言公爲革命元勳，於私交則誓同生死，弟如有不利於兄，則人格破產，且何以再見革命同志。」十六日孫良誠韓復榘有通電。同日蔣電馮，質問武勝關炸橋毀路事。十七日國府命令，着馮查辦其部下自由移動事。二十三日中常會議決馮永遠開除黨籍，革去黨國各職。二十四日國府下對馮拿辦令云：「馮玉祥背叛黨國，逆跡已著，無可再予寬容，應卽褫去本兼各職，着京內外文武機關，一體協緝拿辦，以安黨國，而正法紀。」二十二日韓復榘石友三等自洛陽通電，擁護中央，是謂「廿業誓師」。二十三日閻電馮，約「解除兵柄，同適異國。」二十五日馮電閻，謂「極願卽日下野，或息影山中，或遨遊海外。」二十七日馮通電入山，謂「謹潔身引退，以謝國人，自五月二十七日起，所有各處文電，一概謝絕，從此入山讀書，遂我初服，但得爲太平之民，於願足矣。」

六月一日孫靈奉安南京紫金山。

三日二中全會開幕，追認馮除籍革職等處分。中央電馮出洋，閻請其赴晉，馮自華山東行。二十四日與閻會於介休，二十五日抵晉祠移住。二十六日國府命令任閻爲西北宣慰使，兼辦西北善後。二十五日蔣到北平，三十日閻到平晤蔣，堅欲偕馮出洋，各方盛加挽留。七月一日閻病入德國醫院謝客養病。五日國府取消緝馮令。

七日張學良到平謁蔣，決定武力收回中東路。

八月一日南京開實施編遣會議。

九月二十日國府令免張發奎職，命劉峙追擊，因其不奉調遣。二十一日令准方振武辭皖主席職，因其不穩。二十三日蔣演說，謂「反動派暴露，爲革命成功預兆。」十月三日，中常會以改組派誘惑張發奎，決議「陳公博，王法勤，柏文蔚，朱霽青，白雲梯，王樂平，顧孟餘，陳樹人，潘雲超，郭春濤等，勾結軍閥餘孽，假藉名義，肆行煽惑，陰圖破壞編遣，顛覆黨國，甘心爲赤色帝國主義者之工具，

其種種密謀，業經查明確鑿，應即交國民政府緝拿。」

十月十日西北將領宋哲元劉郁芬孫良誠等二十七人通電，推戴閻馮為總副司令，謂「蔣氏不去，中國必亡，……謹率四十萬武裝同志，即日出發，為國殺賊。」十一日國府下令免鹿鍾麟劉驥職拿辦，又令討伐宋哲元石敬亭等，罪狀為「破壞編遣，背叛中央，稱兵謀亂，罪跡昭著。」十四日蔣發告全國將士書，謂「漢賊不兩立，革命反革命不共存，我不消滅逆軍，即為逆軍所消滅。」唐生智助蔣至豫討西北。二十七日蔣發表告國民書，二十八日蔣於孫像前宣讀討馮誓師辭，同日通電赴漢督師，謂「中正謹於今日赴漢督師，奉黨國之威靈，為主義而奮鬥，討賊戡亂，安內攘外，胥繫於今日之役。」同日府令，任閻為陸海空軍副司令。豫戰大作。

張發奎之變，引起粵桂之戰，數月不已，豫戰尤烈。

十二月一日唐生智宋哲元徐源泉等七十餘人通電，主張立息內爭，一致對外

（指中俄衝突而言）。二日電蔣勸罷兵。三日通電擁汪聯張（發奎）。二日石友三部在浦口一帶譁變，同日石發表通電，反對中央對桂豫用兵，三日石通電謂：「茲奉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令開，特任石友三為護黨救國軍第五路總司令，……護率十萬健卒，直取南京，還我國都。」五日唐生智通電云：「奉汪精衛先生轉來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訓令，特任生智為護黨救國軍第四路總司令，遵於本日在鄭州行營就職。」五日韓復榘馬鴻逵等響應石友三電。七日孫魁元通電反蔣就職。許崇智亦電蔣，請下野，七日府令唐生智免職拿辦。八日蔣發表談話，決不消極，謂「余為國民革命努力，早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決心，即僅餘一兵一卒，猶當為黨國掃除叛逆。」蔣十七日通電，謂「共黨軍閥改組派，互相勾結，圖謀倡亂，已非一日。本年十月，馮逆所部宋哲元石敬亭孫良誠變亂於西北，張逆發奎同時叛變於鄂西，桂系餘孽又起於粵西，以與張逆相應……近雖有石友三及唐生智公然叛亂，然彼進退失據，勢力無多，撲滅在即。」十八日中常會通過汪

積衛永遠開除黨籍，謂「緣汪兆銘自前年嗾使張發奎稱兵廣州，釀成焚殺慘劇，……乃不自惜，竟勾結陳公博顧孟餘等，設立小組織，欺騙無智青年，日以反對中央為能事，近以中央議決實施編遣以來，各地反動，遂有桂系及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相繼叛變，其目的不外欲割據自私，阻撓編遣，遂利用汪為傀儡，汪自甘暴棄，竟於此時應各叛將之請，回香港主持逆謀，聯合滬系桂系張發奎唐生智及其他北方軍閥餘孽斛豐元等，希圖破壞中央，顛覆黨國。」十九日蔣電令討逆各軍概歸閻節制指揮。二十日閻錫山張學良劉鎮華等十八通電，「毅然決然，擁護中央統一，共同奮鬭。」閻電發表後，韓復榘石友三孫魁元等均請追加列名。晉軍出動，參加討唐，口號為「主張公道」。

十九年元旦，閻在太原舉行討唐誓師典禮，當晚離幷南下督師。同日中央下令慰勞蔣討逆有功，謂「海陸空軍總司令蔣中正同志，宵旰憂勤，指揮若定，鞭鐙所至，典刑以彰，斬當塗之荆棘，靈訓致於康莊。」三日閻抵鄭州。五日王金鈺韓復

賈等電唐生智，促反省。六日唐復電，願出洋，唐軍覆敗，石友三自行卸掉護黨救國軍旗號。閻凱旋後，二十二日在并補行副司令宣誓禮，演說「整個的黨，統一的國」。

二月十日閻電蔣，請共同下野，謂「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爲黨軍，而互相肉搏喪亡者皆我武裝同志，同奉三民五權之訓，同爲黨員，而開除逮捕摧殘者皆我總理信徒。況軍心不安，武力將何所恃？黨已破碎，國將何以全？錫山以整個的黨統一的國，原爲先總理在天之靈所殷望，亦即鈞座與錫山拳拳服膺所不敢失者。……不幸粵滬分裂，三全異議，理論各執一端，禍變相尋不已，言之慨然。爲今之計，禮讓爲國，舍此莫由，錫山竊願追隨鈞座，共息仔肩。」十二日蔣復閻電，謂下野絕非其時，勸勿消極，同竟救國之功。十三日閻又電蔣，謂「治國之道，重在止亂，不重在戡亂，且能止亂，戡亂始有結果，不能止亂而一味戡亂，亂終無戡了之一日。」仍請共同下野。蔣覆未復，十八日閻再電蔣曰：「盛傳鈞座接電後赫然震

怒，以爲錫山受人挑撥，背叛約束，將大張撻伐，已下令動員，肅清平豫，問罪冀晉。」十九日蔣復閻電，有「懸崖勒馬，正未爲晚，尤不必多所瀆陳……必欲中立即放棄黨國賦與之重任，以證實外間所傳兄因利用他人失敗不得不親出倒蔣之謠言」等句。自此京并間之電報戰乃無虛日，二十二日蔣電閻，謂「扼要兩點，一兄自行取消禮讓引退之議，一兄實踐請煥章出洋之約，復其自由，實施編遣。」二十一日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張發奎胡宗鐸通電，擁戴閻馮張（學良）。二十三日閻馮李等四十五人通電，主張黨員全體投票，以實現整個的黨統一的國。二十四日汪復電贊成總投票。三月一日三中全會開幕，議決：「閻錫山受黨國重任，並爲中央執委，乃於最近聯合武人，倡爲謬說，違反黨紀，動搖人心，並有調遣軍隊，破壞交通情事，應即設法制裁。本會特派李烈鈞張繼趙戴文切實查明眞相。」九日馮自晉返陝抵潼關。十四日二三四集團將領五十七人發通電，勸蔣引退，十五日又發通電推戴閻馮張（學良）李（宗仁）爲總副司令。軍事開始。二十日太原黨部通電迎

汪。四月一日閻宣告就總司令職，馮李亦就副司令職。閻電謂：「謹於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一日宣誓就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職，統率各軍，陳師中原，以救黨國。古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全國必起而討伐之，今有挾黨部以作威福者，全國人亦當起而討伐之。」四日國府免閻職並通緝，七日中常會議決開除閻之黨籍。八日蔣發南京，九日到徐州視察。五月一日馮閻會於彰德。河南大戰開始。粵桂陳濟棠與張發奎之戰停止。粵桂罷戰之後，張桂軍節節北上，六月四日何鍵放棄長沙，八日張桂軍占岳州，粵軍傳復動，張桂軍於十五日退出長沙。二十一日國府任張學良爲陸海空軍副司令。二十五日晉軍入濟南，石友三任魯主席。七月十三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成立於北平居仁堂，宣言有「務以整個的黨還之同志，統一的國還之國民」之句。二十三日汪精衛到北平。

二十八日共黨陷長沙，三十日迫南昌，三十一日占孝感，湘贛鄂共勢大張。八月五日長沙克復。

八月四日汪閻晤於石莊。七日擴大會議開第一次正式會議，發表宣言，決定起草約法。津浦隴海大戰。十五日晉軍退出濟南。九月一日擴大會議委員汪等舉行宣誓。七日閻到平，發表八字政策，曰「公平內政，均善外交」。九日北平國民政府成立，汪閻謝持宣誓於集靈囿，就府委職，閻錫山任國府主席。十八日張學良巧電，主張罷兵，一切「靜候中央措置」。同日閻發表寒（十四）電，願「退避三舍」。十九日東北軍入關，二十日擴會委員汪等離平赴晉。二十四日東北軍接防天津。十月三日蔣電國府請召開國民會議及制定訓政時期約法。七日蔣通電佈捷，大戰告終。九日蔣飛回南京。同日張學良在瀋就副司令職。擴大會議移太原後，即繼續起草約法，二十七日擴會通過約法草案，宣言公佈，擴會卽告停會。二十八日汪離并。十一月四日閻馮電張學良，表示「釋權歸田」。此戰經時七月，死壯丁三十萬，傷不計，財產損失稱是。

十二月十二日四中全會開幕，是日張學良趕至南京參加，決議二十年五月五日

召開國民會議，擴大會議份子永遠開除黨籍，十六日討論約法問題，有激辯，決交國民會議討論，十八日宣言閉幕。

三十日閻微服抵津，準備出洋。十二月四日張學良離京，五日蔣赴贛剿共。二十四日閻抵大連。

二十年元旦，授勳大赦。關於國民會議之議題，胡漢民不主張議及約法，謂總理全部遺教卽是約法，與蔣意見相左。二月二十八日晚蔣在宅邀宴全體在京中委，蔣胡對約法問題發生爭論，胡憤欲辭職，是夜卽留蔣寓未出，三月一日由戴傳賢孫科陪胡至湯山休息。二日國府紀念週，蔣報告，謂：「今漢民同志不顧本黨與國民全體之公意，徒憑個人私見，堅不欲有約法，且預制國民會議之提議，是否欲以立法院院長總攬大法，以啓任意毀法造法之端。是不但喪失我總理召集國民會議之精神，且將引起以後有約法無約法之糾紛，重貽黨國無窮之禍患。胡漢民同志身負黨國重任，不應如此越位失言，淆惑人心。今其既知引咎辭職，中央當念追隨總理會

甞勞績，固本愛護同志之志，雖勿忍坐視姑息，但亦勿忍其毀棄既往革命之歷史。凡我同志其當共體此意，須知保全本黨之耆宿，卽所以保全本黨之歷史也。」紀念週後，中常會開臨時會議，將戴于丁葉孫朱蔡葉張吳李十二人提議，由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通過；又准胡辭職。八日胡下山返雙龍巷邸養痾。

四月三十日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四人自廣州通電，臚列蔣「違法叛黨罪狀」六端，提出彈劾，謂「蔣氏與胡同志爲同列，究以何職權而得逮捕監禁中央重要人員」。蔣呈中央自請議處，中監會復文慰之。五月三日陳濟棠響應鄧林蕭古之彈蔣電。五日國民會議開幕。十一日蔣在紀念週報告陳濟棠圖叛中央，謂「現陳銘樞已離省，陳濟棠正勾結張桂及改組派，圖叛中央，作陳烱明第二」。同日何應欽何成濬何鍵魯滌平四將領通電警告陳濟棠。十二日國民會議通過「訓政時期約法」。十四日國民會議議決警告陳濟棠，十六日發告廣東全體將士電，十七日閉幕。孫科陳友仁許崇智二十四日抵香港訪汪，卽日偕汪赴廣州，二十七日成立中國

國民黨中央執行監察委員非常會議，推唐紹儀汪兆銘林森等十六人爲國民政府委員，組織國民政府，二十八日發表宣言。六月一日公布「訓政時期約法」。二日何應欽等九將領通電罵孫科。

十三日五中全會開幕，十四日議決恢復李濟深黨籍，十五日選任蔣爲國府主席，全會閉幕，發表告國人書，以撲滅赤匪相期望。二十一日蔣赴贛勦共。

七月二十日（時在萬寶山事件發生後）石友三劉桂堂張學成等二十八人通電，並調軍北侵，與東北軍接觸。二十三日張學良通電討石。二十四日府令將石免職拿辦。三十一日商震率晉軍出石家莊夾擊，石軍潰敗。

八月五日閻錫山自大連乘飛機歸晉。十二日石友三由青島乘日輪赴大連。

十八日鄧演達在滬被捕，旋在京槍決。

九月初，粵桂聯合出師，分襲贛湘，三日張學良通電，呼籲和平。十四日蔣在紀念週報告，謂「兩廣叛軍與贛南赤匪是完全有聯絡……我們可以簡單的告訴他

們，中央的背後有五千萬以上的災民（指江淮大水災），就是有五千萬桿槍來，也可以將其消滅。」

十八日東北日禍爆發。十九日李煜瀛張繼吳鐵城電粵汪等，請停戰議和共赴國難。二十一日粵府通電，提出取消粵府條件，請釋胡再起。二十二日吳敬恆戴傳賢至雙龍巷，請胡銷假。二十九日陳銘樞張繼蔡元培抵粵謀和。三十日中政會議決取消對閻之通緝令。十月十三日蔣胡晤於中山陵園。十四日胡自京赴滬，十五日胡電粵方唐（紹儀）汪等，促彼此改過團結。是日粵方決派汪孫鄒古李（宗仁）為議和代表，十八日由粵北上。十九日中常會議決「凡本黨同志，自第二屆第四次全體會議以後因政治關係而開除黨籍者，一律恢復」。二十日汪等抵滬。二十二日蔣飛滬晤汪等，上海會議開始。十一月七日滬會結束，京粵代表發表聯名通電。九日中央臨時全會開幕，十一日閉幕，發表團結通電，謂「自茲一德一心，矢忠矢勇，外禦強暴，內蘇民困，此本黨之所以自效於國人，願全國同胞全黨同志，共察此意，而

相與僇力者也」。十二日四全代會開幕。十四日孫科陳友仁等自滬抵廣州。十八日粵非常會議通電，「結束以前分崩離析之殘局，共謀今後國難之解救」。同日粵中召開之四全代會開幕。二十二日京四全代會議決召集國難會議，二十三日閉幕。同日粵四全代會討論滬和會決議案，擬予推翻。各派互相爭持，一部分代表聲明退出。二十五日胡漢民自滬赴港。同日汪自滬電粵，對退會代表表欣慰，謂「接電知諸同志因不願推翻和會議決案，一致退席，痛苦之餘，猶得欣慰」。二十九日蔣電汪請入京。十二月三日粵演武劇，毆傷代表，四日粵四全代會選白崇禧等爲中央委員，七日成立中央黨部。五日粵四全代會閉幕，胡致詞，主張推倒獨裁，同日胡等通電，促蔣下野。十日孫科陳友仁等二十餘人自粵抵滬，同日汪通電主開救國會議。十五日蔣呈請辭國府主席及兼職，中央臨時常會議決照准，以林森代國府主席，陳銘樞代行政院長。十六日粵中委會議決願北上者簽名，推唐紹儀主持粵府，俟統一告成取消。十七日在滬粵委全體入京。十八日粵委首途北上。二十一日宋子文辭財

長職。二十二日一中全會開幕，二十八日選任林森爲國府主席，孫科爲行政院長，陳銘樞副，蔣汪胡爲中政會常委，二十九日閉幕，馮抵京，亦與會。

二十一年元旦，成立統一政府，林森孫科等宣誓就職。五日粵府宣告取消，成立西南執行部。請蔣汪胡入京之呼聲大起。十六日蔣汪會晤於杭州之澄廬，十七日聯名電胡，請入京。胡謝而不往。二十一日蔣汪相偕抵京。二十五日孫科辭行政院長。二十八日中政會臨時會議決以汪繼孫之任。二十八日上海抗日戰爆發。三十日國府宣言遷洛。三月一日二中全會在洛陽開幕。三日孫科陳友仁等自滬電汪蔣，責其不接濟十九路軍之抗日。六日二中全會閉幕。同日中政會任蔣爲軍委會長。五月九日蕭佛成等自粵通電，反對上海停戰協定。六月十七日粵陳濟棠因改組海軍與陳策開戰。

八月五日汪辭職赴滬，促張學良同下野，十月二十二日自滬赴歐。

十月十五日陳獨秀在滬被捕。

十一月十七日，中央國府宣布遷回南京。十二月十五日三中全會開幕，十九日議決召集國民參政會，二十二日閉幕。

二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孫科就任立法院長。長城抗日戰中，三月十二日張學良免職，十七日汪歸國抵滬，十九日至京，二十七日銷假，三十日中常會議決於七月一日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擬改召五全代會）西南執行部反對，謂將爲野心者利用。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協定簽字。先是，二十五日蔣光鼐蔡廷鍇通電反對對日停戰，二十六日馮玉祥在張家口宣布就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在張垣組織政府，其主要軍隊爲方振武吉鴻昌等部。與中央軍幾瀕破裂，經調停結果，八月六日馮通電，表示交還政權，十四日馮離張垣，十七日至泰安息影。方吉不服，乃武力相見。九月三日陳濟棠李宗仁蔡廷鍇電汪蔣，主張停止召開四全代會等四事，九月杪，方吉敗後，忽又結合侵入塘沽協定停戰線內之懷柔一帶，戰事再起。二十八日中常會決議五全代會展期至二十三年十一月召集。十月十六日方吉因日本警告而

離開軍隊。

二十九日宋子文辭行政院副院長及財長職，以孔祥熙繼任。

十一月二十日，陳銘樞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黃琪翔徐謙陳友仁等，在福州召開「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布組織人民革命政府，取消黨治，脫離國民黨籍，卸除中山遺像，取消青天白日旗，換紅藍二色夾黃星之國旗，改元爲「中華共和國」元年。

× × × × ×

這便是我的「十年觀潮記」，由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觀到國破黨毀的閩變。在這十年的光陰中，因觀潮而起的情緒，恰恰是由希望，而歡欣，鼓舞，驚愕，震駭，失望，以至於莫名其妙。人原是感情的動物，一剎那間的情感，怎能算得標準？至於今後的潮頭浪花更將怎樣擻盪，我的觀潮情緒又將怎樣感應，那是將來的事，一些兒作不得預言。

嗚呼！東北四省既淪異族，河北一帶偪成邊域，外賊內奸，燗燗窺伺，而國內風濤仍自洶湧不已，讀趙子昂「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之句，不禁潸然泣下！

廿二年歲末於天津。

從歷史上觀閩變

閩變爆發，標揭新幟，此事爲近年黨爭之別闢蹊徑者，成敗利鈍固未易逆睹，在歷史上要爲饒有意味之一頁也。

歷史上之閩變，代有所見，而失敗者多。蓋福建僻處海隅，褊淺迫隘，用以爭雄天下，則甲兵糗糧不足供，用以固守一隅，則山川間阻不足恃，故凡託基閩地之領袖，其功業率無大就。西漢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武帝發兵討之，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郢拒之，兵未交，而變起於內，其弟餘善，殺閩越王郢，函其首馳報天子。武帝乃詔罷兩將兵，餘善竊自爲王，武帝因其有誅郢功，立爲東越王。旋東越王餘善反，漢兵臨境，發兵拒之，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餘善自稱武帝，其勢甚籍籍也。武帝乃遣韓說，楊僕，

王溫舒等，出四道之兵，水陸會攻，東越以亡。武帝以越數反覆，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而虛其地。三國時，孫策攻會稽太守王朗，朗戰敗，浮海至東冶，策追擊大敗之。陳天嘉中，陳寶應據閩，文帝遣章昭達進軍度嶺，趣建安，討陳寶應，詔益州刺史余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海道會之，寶應被擒而滅亡。隋開皇十年，泉州王國慶作亂，自以海路艱阻，不設備，楊素泛海奄至，擊平之。五代時王繼鵬據閩稱帝，及釁起於內，敵乘於外，而地分於隣國。又五代漢乾祐三年，南唐劍州帥查文徽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襲福州，會大雨水漲，一夕行四百里，抵福州城下，敗州兵，整衆鳴鼓，止於江湄，蓋順流漂急勢莫能禦也。宋德祐二年，張世傑等共立益王昰於福州，蒙古將阿剌罕自海道襲之，遂陷福州。南宋於顛連奔亡之餘，不以兩粵爲根本，權都於閩，蒙兵四突，臨安未陷，兩粵已爲之破殘，及敵人海道之兵自明州揚帆而至，國祚乃斬。元末陳友定起於閩閩，削平羣盜，以保其境，其才非不足以有爲也，及陳友諒陷杉關，湯和亦自海道

來攻，及身敗亡，亦勢爲之也。明末，南都旣陷，唐王聿鍵立於福州，乃閩浙水火，唐魯二王不相能，浙局旣傾，清兵以破竹之勢臨閩，由衢州廣信兩路長驅直入，連下建寧蒲城，唐王倉卒出走，清兵旣下延平，追獲唐王於汀州，不食死。其後鄭成功據有閩廈，開府延平，奮然有復明之志。成功以順治十六年自閩浮海，由崇明入江，直抵白下，展謁孝陵，復遣張煌言進取徽寧諸路，移檄遠近，大有光復中原之勢。乃一勝而懈，挫於梁化鳳，還師廈門，偏促海隅，終漸滅於臺澎。迨三藩變作，耿精忠據福建，與廣東之尚可喜，雲南之吳三桂共同反清，是可謂大西南之團結，清廷爲之震恐，乃此三人終不敵康熙之雄才大略，次第削平，有清一代，從此不復聞有閩變。入民國後，閩省地位次要，無甚大事。若徐樹錚之開府延平，假王永泉之力以倒李厚基，其事止曇花一現，於政局無大影響。其後孫傳芳自閩攻浙，係聯南京齊燮元以逐盧永祥，事雖成功，實盧氏孤立之勢使然，非關閩省之地利也。

縱觀此兩千年來之閩變，直無成大功就大業者。今之閩變，若以濱海一隅爲孤注之擲，其覆敗不待蓍龜而可知；若欲成一局面，必須南連粵桂，北出江表。今日之閩局，將南延而成三藩之亂歟？抑北向而爲鄭成功之一擊乎？此則關乎政治之運用，人心之向背，非盡軍事之力矣。

（廿二年十一月廿六日大公報社評）

中俄密約辨僞

中日甲午戰後，因三國干涉之結果，中國雖將遼東半島收回，竟開列強劇烈角逐之局，幾肇七崩瓦解之禍。而此後之庚子事變，日俄戰爭，歐洲大戰，以至數十年來糾結莫解之滿洲問題之一串悲劇，莫不淵源於是。推原禍始，李鴻章使俄所締結之中俄密約，種下直接的惡因，德國占領膠州灣則爲此一串大悲劇之爆發點，此治近代外交史者所周知者也。而就歷史的演進言，中俄密約爲因，膠州事件爲果，俄占旅大，法租廣州灣，英租威海衞，日劃福建爲勢力範圍，又爲相聯之果，直至現在之遠東局面，亦基因於是。故卽在今日言之，中俄密約之歷史意味猶甚重大也。

中俄密約，係一八九六年李鴻章赴俄賀尼古拉斯二世加冕時在莫斯科所訂。然

當時所傳之中俄密約，計有三個之多：

一、俄法德三國干涉馬關條約之時，王之春方奉清廷之命赴俄，唁亞力山大三世之喪，兼賀尼古拉斯二世即位，各國即傳王與俄外部訂有密約，上海字林西報於三月二十七日（西曆）揭載密約之條文。

二、即李鴻章在莫斯科所訂者。

三、喀西尼條約(Cassini Convention)。

以上所傳三密約，第一個出於好事者之偽造，當哄傳之時，日本駐俄公使西德二郎曾向俄國質問，經俄外部否認。俄國駐英公使同時亦聲明辨誣。當時世人雖不免疑慮，然亦無人能作肯定斷語，近已證明其偽。至第二個，當李鴻章赴俄賀俄皇加冕時，世間頗疑有一幕秘密交涉，然以事極機密，無人知其底蘊，直至華盛頓會議時，始由中國代表節要發表。至所謂喀西尼密約，傳係俄國駐華公使喀西尼(Count Cassini) 於一八九六年九月三十日與清廷軍機處王大臣簽訂。條文亦係由上

海字林西報揭載，計十二條如下：

大清國大皇帝前於中日發釁之後，因奉大俄羅斯國大皇帝仗義各節，並願將兩國邊疆及通商等事於兩國互有益者，商定妥協，以固格外和好。是以特派大清國欽命督辦軍務處王大臣爲全權大臣，會同大俄羅斯國欽差出使中國全權大臣一等伯爵喀，在北京商定，將中國之東三省火車道，接連俄國西卑利亞省之火車道，以冀兩國通商往來迅速，沿海邊防堅固，並議專條，以答代索遼東等處之義。

第一條、近因俄國之西卑里亞火車道竣工在卽，中國允准俄國，將該火車道，一由俄國海參崴埠，續造至中國吉林琿春城，又向西北續至吉林省城止，一由俄國境某城之火車站，續造至中國黑龍江之璦琿城，又向西北續至齊齊哈爾省城，又至吉林伯都納地方，又向東南續造至吉林省城止。

第二條、凡續造進中國境內黑龍江及吉林各火車道，均由俄國自行籌備資本，

其車道一切章程，亦均依俄國火車章程，中國不得與聞，至其管理之權，亦暫行均歸俄國，以三十年爲期，過期後，准由中國籌備資本，估價將該火車道並一切火車機器廠房屋等贖囘，惟如何贖法，容後再行妥酌。

第三條、中國現有火車路，擬自山海關續造至奉天盛京城，由盛京接續至吉林，倘中國日後不便卽時造此鐵路者，准由俄國備資，由吉林城代造，以十年爲期贖囘，至鐵路應由何路起造，均照中國已勘定之道，接續至盛京並牛莊等處地方止。

第四條、中國所擬續造之火車道，自奉天至山海關，至牛莊，至蓋平，至金州，至旅順口，以及至大連灣等處地方，均應仿照俄國火車道，以期中俄彼此來往通商之便。

第五條、以上俄國自造之火車道，所經各地方，應得中國官員照常保護，並應優待火車道各站之俄國文武各官以及一切工匠人等，惟由該火車道所經之地，

大半荒僻，猶恐中國官員不能隨時保護周詳，應准俄國專派馬步各兵數隊，駐紮各要站，以期妥護商務。

第六條、自造成各火車道後，兩國彼此運進之貨，其納稅章程，均准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中俄陸路通商條約完納。

第七條、黑龍江及吉林長白山等處地方所產五金之礦，向有禁例，不准開挖。自此約定後，准俄國以及本國商民隨時開採，惟須應先行稟報中國地方官，具領護照，並按中國內地礦務條程，方准開挖。

第八條、東三省雖有練軍，惟大半軍營仍係照古制辦理，倘日後中國欲將各省全行改仿西法，准向俄國借請熟習營務之武員，來中國整理一切，其章程則與兩江所請德國武員條程辦理無異。

第九條、俄國向來在亞細亞洲無周年不凍之海口，一時該洲若有軍務，俄國東海以及太平洋水師，諸多不便，不得隨時駛行，今中國因鑒於此，是以情願將

山東省之膠州地方暫行租與俄國，以十五年爲限，其俄國所造之營房棧房機器廠船塢等類，准中國於期滿後，估價備資買入，但如無軍務之危，俄國不得即時屯兵據要，以免他國嫌疑，其賃租之款，應得如何辦理，日後另有附條酌議。

第十條、遼東之旅順口以及大連灣等處地方，原係險要之處，中國極應速爲整頓各事，以及修理各砲臺等諸要務，以備不虞，旣立此約，則俄國允准將此二處相爲保護，不准他國侵犯，中國則允准將來永不能讓與他國占踞，惟日後如俄國忽有軍務，中國准將旅順口及大連灣等處地方，暫行讓與俄國水陸軍營，泊屯於此，以期俄國攻守之便。

第十一條、旅順口大連灣等處地方，若俄國無軍務之危，則中國自行管理，與俄國無涉。惟東三省火車道，以及開挖五金礦諸務，惟於換約後即時便宜施行，俄國文武官員以及商民人等所到之處，中國官員理應格外優待保護，不得

阻滯其遊歷各處地方。

第十二條、此約奉兩國御筆批准後，各將條約照行，除旅順口大連灣及膠州諸款外，全行曉諭各地方官遵照，將來換約應在何處，再行酌議，自畫押之日起，以六個月爲期。（據中東戰紀本末續編卷一頁三十九至四十一）

上列條文經字林西報刊載後，哄傳遐邇，美人林樂知所編之『中東戰紀本末』，爲之譯錄。梁任公所著之『李鴻章』，亦將此約文引錄，（見飲冰室文集卷四十頁四十七至四十九）惟任公謂此約卽李鴻章在俄所訂，顯屬誤會，因李約僅六條，喀約則十二條也。東亞同文會編纂之『東亞關係條約彙纂』，輯入此約，並加以圖說。（頁一三四至一四〇）前駐華美國公使馬慕瑞（Mac Murray）所纂之中國關係條約集（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亦將此約輯入。以是此約之存在，儼若世所公認，近人之著作中，倘不少援引者，如雷殷之『中東路問題』，卽以此約爲中東路之起源。余近纂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至『李鴻章使歐與中俄密

約三一章，綜覈羣籍，頗疑此約之非真。其故如下：

第一、當時俄國之東方政策，全操於財政大臣威特 (Count Witte) 之手，中俄密約卽係彼與李鴻章所簽訂。彼之自傳 (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中，述與李鴻章交涉密約及東方諸事甚詳，而獨無一語涉及喀約。

第二、『翁文恭公日記』記李鴻章使俄，逐日皆有記載，關於議訂密約之事，皆不諱言，而無與喀西尼立約之記載。翁同龢時爲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督辦軍務處會辦及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參與一切軍國機密。李鴻章議約之密電，卽翁與張蔭桓經手收發，若有喀約，彼豈不知。且翁爲人戇直，富有血性，對於華俄道勝銀行合同，翁日記中卽有『百方餂我，可恨，可歎！！』之牢騷語，若喀約之大量的喪權辱國，彼更將痛哭流涕，何竟無一語及之？

第三、中東路之路線，與李約第四條『今俄國爲將來轉運俄兵御敵並接濟軍火

糧食以期妥速起見，中國國家允于中國黑龍江吉林地方，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之文義相符，而喀約第一條之路線，則與中東路不同。

第四、據字林西報所載之喀約簽字期，爲一八九六年九月三十日，據翁同龢日記，丙申八月二十二日（即西歷九月二十八日）翁與慶王奕劻張蔭桓同至俄使館互換李鴻章所訂之密約，曾簽換約文憑。是日翁日記云：「發下密約要件，午正詣樵野（張蔭桓字），開看要件。遂歸檢磁器，爲喀使贐。樵野來，未正二刻，同詣俄館，以酒果款我。慶邸（指慶王奕劻）於申刻到，始就坐，談數刻，始以要件互看，以一本交之，留一本（畫押者）爲據。以漢文憑單二件，三人銜名下各畫押，各用名印訖，因不用總署印也。法文憑單二件，照樣畫押用名印，遂各留一件。遂時各言兩邦交日密，永敦和好。又就坐舉酒互祝而罷。」或尙誤會此即簽約者，則次日（八月二十三日）日記云：「隨往壽皇殿，同行禮，卯正三刻見起，奏明昨日互換事，將管鑰及兩要件繳上，垂詢頗

詳。』可見係換約而非訂約。翁喀等換約之期，距所傳之喀約期僅差兩日，所傳之喀約，恐卽翁喀等換約之誤會。

第五、東西史籍引錄喀約者，大多十年前出版者。最近俄人雅康遂夫（Victor A. Yakbontoff）著一書，名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Far East，書末附錄有帝俄及蘇俄所訂之條約。其中有五個密約，第一個卽李鴻章所訂者，其餘四個皆俄國與日本所訂。雅氏所錄諸約，得自俄外部檔冊，若有喀約，當不致遺漏，中國外交部條約司編印之『中外約章彙編』，錄有李鴻章密約，亦無喀約。

第六、德國占領膠州灣，當威廉二世訪俄時，與尼古拉斯二世早有夙約，俄國外交大臣模拉維夫猶對德抗議，以爲破壞此項密約，蓋謂依照喀約中國已先將膠州租讓與俄國。此係外交上的一種詐術(bluff)，旋卽證明其妄。駐德英國公使拉塞爾斯(Lascalles)致英首相沙里斯百理(Salisbury)函中卽謂：『模拉維夫

迭次援引之喀西尼條約，已自中國政府方面證明其不確。」(…ascertained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he Cassini Convention which Count Muravieff had more than once invoked had no existance in fact. 見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War, p. 5)

第七、當字林西報揭布喀約後，山東巡撫李秉衡，曾據所傳，陳奏利害，請敕下王大臣改議。(見淸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四頁十一至十六) 翁文恭公日記丙申十二月初十日云：『李秉衡論中俄條約，語極切直，惟所見者，申報妄傳也。』尤爲一有力之證據。

因以上各點，余頗疑所謂喀約者出於好事者之僞造。然余謭陋，不敢自信，因將上舉意見，質諸蔣廷黻教授，旋得蔣先生覆書，略謂：

……所謂喀西尼約，當無此事也。但乙未年李與喀使已起始交涉，且有相當諒解。字林西報得知此事，即以所交涉之題目及諒解，擬成條約，足證該報

訪員之能探新聞也。……

此一哄動世界之多年疑案，竟由投機的新聞記者構成，亦足反映十九世紀國際外交之曖昧情形也。根據上述論據而歸納之，所謂中俄密約，實只有李鴻章所訂之一個，至字林西報前後刊載之兩條約，俱屬贋鼎。此事前人或已先我發見，而尚在暗中摸索者，或亦不乏其人，爰不揣譾陋，敬以質諸研討東方外交史者。

二一，七，二。

關所謂『秘密議定書』

日俄樸資茅斯會議之後，日外相小村壽太郎奉命來華，會同駐華公使內田康哉，與中國政府交涉東三省善後問題。清廷派慶親王奕劻外務部尚書瞿鴻禨直隸總督袁世凱爲全權大臣，外務部侍郎唐紹儀爲會辦，與小村等會議於北京。自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迄十一月二十六日（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共開會二十二次，簽訂「中東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三款及附約十二款。日本由是繼承俄國在南滿之地位，且攫得許多額外利益，更因會議錄中存記若干問題，日人盜爲『秘密議定書』，資爲因利乘便之藉口，形成中日間久懸不決之糾紛。茲就關係文獻，對此問題之眞相，一加研究。

當第一次會議時，日方提議，每次會議之要領，用中日兩國文存記於會議節

錄，兩國全權彼此簽名爲證，所有會議之事嚴守祕密。是即「中日全權大臣會議東三省事宜節錄」。（以下簡稱會議節錄）此項會議節錄，共有二十二號，除議定正附約各條款外，尚有以下十七條，聲明存記於會議節錄之內：

（一）開埠章程應由中國自定，但須與駐京日本公使妥商。（見會議節錄第二號）

（二）中國政府聲明：俄國在滿洲北方仍舊經營之鐵路，須由中國確切措辦，以期務令俄國按照中俄原約實力進行，俄國設有違礙條約之舉動，應由中國嚴責駁正。（見會議節錄第三號）

（三）俟日俄將來商議聯絡鐵路章程時，由日本先行知會中國，中國屆時可將欲派員會議之意，知會俄國，同時與議。（見會議節錄第七號）

（四）如松花江行船之件俄國無異議，則中國亦可商允。（同上）

（五）凡軍用必需以外，所有日本臣民若有意損壞取用中國官民各項產業，應由兩國政府查明，秉公分別飭令補還。（見會議節錄第九號）

（六）奉省附屬鐵路之礦產，無論已開未開，均應妥訂公允詳細章程，以便彼此遵守。（見會議節錄第十號）

（七）所有營口洋關所徵稅項，現歸日本國正金銀行收存，應俟屆撤兵時，交中國地方官查收。至於營口常關所徵稅項，以及各地方捐款，原係充作地方公共各事之用，亦俟屆撤兵時，將收支單開交中國地方官備案。（見會議節錄第十一號）

（八）中國政府爲維持東省鐵路利益起見，於未收回該鐵路之前，允於該路附近不築并行幹路及有損於該路利益之枝路。（同上）

（九）中國全權大臣聲明：自願俟東三省日俄兩國撤兵後，即將撤兵地方，按自治全權，妥籌治理，以期治安。並按自治全權，在東三省地方興利除弊，認眞整頓，使中外民商得安居樂業，同享中國政府妥實保護之益，至應如何整頓辦法，悉由中國政府自行酌辦。（見會議節錄第十二號）

（十）中國地方官未撤兵地方，派兵剿匪，須先商酌日本駐紮武官，以免誤會。

（見會議節錄第十三號）

（十一）向駐營口之地方官，雖在日本軍隊由該處撤退以前，俟此約一定後，應由駐京日本公使會同外務部，從速訂立日期，俾使原有之中國地方官，迅速赴任視事。至因該埠日本軍隊尚多，務須商同訂立驗疫防疫章程，以免傳染。

（見會議節錄第十四號）

（十二）嗣後凡有關於奉天省陸線及旅烟海線交接事件，可隨時隨事彼此商定辦法。（同上）

（十三）由長春至吉林省城鐵路，由中國自行籌款築造，不敷之數，允向日本國貸借，約以半數爲度，其借款辦法，屆時仿照中國山海關內外鐵路局向中英公司借款合同，參酌商訂，以二十五年爲分還完畢之期。（見會議節錄第十九號）

（十四）日本國全權大臣聲明：駐留長春至旅大借地界之護路兵隊，在未撤以

前，不至輒行牽礙中國地方治理之權，亦不擅出沿鐵路界限以外。（同上）

（十五）日本國所留長春至旅大借地界內之護路兵隊，雖已載在本約條款，但中國視為尚未完備，應將此意在會議節錄內聲明。（同上）

（十六）中國政府聲明：中國與日本國素敦友睦，此次日俄不幸失和，係在中國疆土構兵，現日俄既經修好，在東三省已無戰事，日本國待撤之兵隊，雖仍有佔守通例，乃近日日本國臣民，在奉天省，時有干預中國地方官吏治及損壞中國公私產業等情，其係並非軍事必需，果有此項事件，在日本全權大臣亦視為非所應為，允將此聲明各意，轉達日本政府，迅速設法約束在奉天省之日本臣民，益加敦睦，其係並非軍用必需者，勿致再有干預中國吏治暨損壞官民產業等事。（同上）

（十七）由奉天省城至新民府日本國所築造行軍鐵路，應由兩國政府派員公平議價，售與中國，另由中國改為自造鐵路，允在遼河以東，所需款項，向日本公

司貸借一半之數，分十八年爲借款還清之期，其借款辦法，屆時仿照中國山海關內外鐵路局向中英公司借款合同，參酌商訂。此外各處軍用軌路，俟屆撤兵時應一律撤去。（見會議節錄第二十號）

以上各條，除第十五條外，日本政府於北京會議之後，將其餘十六條，照會英美等國，刪除正附條約，尙有此秘密議定書。至光緒三十四年新法（新民屯至法庫門）鐵路問題發生，日本政府根據上舉之第八條，謂爲南滿鐵路之并行線，妨害其條約權利，特提抗議。英國因恐有傷英日同盟之交情，乃放棄其投資計劃。此後中國在東省自築鐵路，亦皆受日人之干涉阻撓。最近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特提及此事，對此項會議錄（日方所謂『秘密議定書』）是否有正式條約之效力，且在適用上不受時間及事態之限制，深致懷疑。認此問題之解決，應取決於公正法庭之判斷。吾人願摒除意氣，純從學理上一討論之。

査所謂秘密議定書，從字面尋釋，應爲 Secret Protocol，前駐華美國公使馬慕

寄編纂之中國關係條約集(MacMurray: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將此文件輯入，即謂爲 Secret Protocols ，按 Protocol 爲條約之一種，如一九二四年之日內瓦議定書，辛丑條約，日韓議定書，及最近日本用以承認僞國之所謂「日滿議定書」，均爲 Protocol 。以此數項文件與「會議節錄」相較，迥不相侔。Protocol 有時雖可解作會議錄，但應用在外交上，則爲一種不需批准互換之條約，會議錄則爲 Minutes 也。

會議錄卽是會議錄，絕不能作爲條約，此爲無可爭論之事。日人所以稱爲「秘密議定書」者，當以此項會議錄，曾經雙方簽字，約定守秘，且有若干問題存記其中之故。查一般會議錄，例應由與會者簽字，以證明無誤。絕不能因有簽字，卽成爲一種條約。且此項「會議節錄」之簽名，皆係預由書記繕就，後由全權簽一個押，至爲草率。奕劻僅簽一「滿洲字，袁世凱簽一「閱」字，小村簽一不可辨識之草字，內田簽「康哉」兩字，其非如簽正式條約之鄭重可知。至於守秘一層，則凡外

交文書皆有時間的秘密性，亦不因相約守秘而變更文件之性質，此至明之理，無足深論。所應研究者，即此會議錄中存記者有若干問題之一點耳。

關於此點，有一極確切之例證，即日俄樸資茅斯會議錄是也。中日北京會議爲日俄樸資茅斯會議之展延，事在同年，且兩次會議之日本全權皆係小村壽太郎。當樸資茅斯會議於八月九日開預備會議時，雙方議定，會議錄單記載討論之要領，每次會議錄均由兩國全權簽名，並守絕對秘密。此與中日北京會議第一次會議所決定之辦法，完全相同。未列入正附條約而存記於會議錄中之問題，亦有數條，列舉如下：

(一)日本國全權委員茲聲明，日本國在韓國所採認爲必要之措置而侵害該國之主權者，須與韓國政府商議，經其同意，然後執行。(見樸資茅斯會議錄第二號)

(二)日俄兩國全權委員聲明，茲爲避免將來一切誤解之原因起見，在滿洲中東鐵路之敷設及經營之特許，非與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主義不相容，又於依此種

特許所獲得之土地內，日本國皇帝陛下之臣民及其他外國人民，與俄國皇帝陛下之臣民享有同一之權利及特權。（見樸資茅斯會議錄第三號）

（三）日俄兩國全權委員聲明，茲為避免將來一切誤解之原因起見，歸日本國所有之南滿洲鐵路之敷設及經營之特許，非與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主義不相容，又於依此種特許所獲得之土地內，俄國皇帝陛下之臣民及其他各外國人民，與日本國皇帝陛下之臣民享有同一之權利及特權。（見樸資茅斯會議錄第五號）

此項會議錄計有十二號及預備會議一號，一九〇六年一月日外務省公布，載在東亞同文會編纂之「東亞關係特種條約彙纂」再版本第九八九頁至一〇六四頁，其正確性自無問題。小村於樸資茅斯會議之後，即奉命來北京會議東三省事宜，開頭第一着，即提議雙方全權簽字於會議錄之上，並守祕，且倡存記問題於會議錄之例。此明係小村抄襲樸資茅斯會議之文章，法理事實，均同一例。日人既不能謂樸資茅斯會議錄為「祕密議定書」，而主張有條約的效力，則彼僞謂北京會議錄為

「締約議定書」，且視爲「條約權利」，於法理事實皆不適之至。故若將會議錄認爲所謂「議定書」或條約，除理論的不適之外，在實際事例上亦無可比附也。

雖然，此類會議錄中所存記之問題，在法律上究屬何等性質。關於此點，吾人以爲有兩種意義：一爲條約的補充解釋；一爲某種問題的初步諒解。前者有補足條約意思之作用，後者則需要以後的行爲爲之完成。

樸資茅斯會議錄所存記之三條，其性質均屬於前者。其第一條，係樸資茅斯條約第二條之補充解釋，換言之，即俄國於其所承認日本在朝鮮之權利，另加一種限制；其第二條，係樸資茅斯條約第三條第三項之補充解釋；其第三條，係樸資茅斯條約第六條之補充解釋。

至北京會議節錄存記之十七條，則兼有兩種性質，試分析如下：

甲、屬於補充解釋性質者：

第一條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附約第一款關於開埠通商之補充解釋。

第二條係正約第二款關於運行中俄原約之補充解釋。

第五條係附約第四款關於日軍交還中國產業之補充解釋。

第九條及第十六條，係附約關於撤兵各款之補充解釋。

第十條係附約第三款關於撤兵接防之補充解釋。

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係附約第二款關於護路兵問題之補充解釋。

乙、關於初步諒解性質者：

第三條係關於中日俄鐵路聯運問題之初步諒解，此條根本無大意義，在交涉中無足輕重。

第四條係關於松花江行船問題之初步諒解，後因俄方反對，未實行。

第六條係關南滿路附屬鑛產問題之初步諒解，此由以後各項鑛業合同章程，見諸實行。

第七條係關於營口稅款問題之初步諒解，此由轉年中日交收營口條約第五款之

規定，見諸實行。

第八條卽所謂幷行線問題之初步諒解。

第十一條係關於營口檢疫問題之初步諒解，此由中日交收營口條約第一款之規定，見諸實行。

第十二條係關於旅烟海線問題之初步諒解，此由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中日烟台關東水線辦法合同，見諸實行。

第十三條及第十七條，係關於吉長鐵路及新奉鐵路問題之初步諒解，此由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中日新奉吉長鐵路協約，見諸實行。

綜覈以上之分析，『會議節錄』中存記各條，其屬於本正附條約之補充解釋性質者，意義顯然，無待深論。所可注意者，卽屬於初步諒解性質之各條。在此各條中，除第三條無關緊要外，其第六、七、十一、十二、十三、十七條，皆根據此種初步諒解，而見諸實行。惟第四條松花江行船問題迄未實行，第八條幷行線問題懸

而未決。根據此種分析，顯然呈露其眞性質。卽此種初步諒解，需要以後的行爲爲之完成，其本身則不具備法律的拘束力。如第六、七、十、十二、十三、十七條，皆因以後的行爲爲之完成，因而成爲法律。第四條則以俄國反對未見實行，因之此種初步諒解亦遂消滅。故此後日人會假華人名義從事松花江航業，被中國政府發覺，卽將輪船扣留。至關於所謂幷行線問題之第八條，此後並無具體的行爲使之完成，則此種留在會議錄中之初步諒解，根本不能視爲具有法律的拘束力。況已經過二十餘年之長久時間及複雜變遷之情況，尙執此早應消滅之初步諒解，謂爲「條約權利」，其爲無理，不亦明乎？

此項「會議節錄」，所存記之十七項目，八項屬於本條約的補充解釋，六項已分別另訂專約及合同，一項無關重要，一項已隨事實消滅，僅餘一項本應消滅日本尙事爭持之「幷行線」問題，根本已無所謂「祕密」，尤其談不到效力等於條約之「議定書」。其本身祇爲一種外交會議錄，其形式與性質，完全與日俄樸資茅斯

會議錄相同，固不得謂之爲議定書也。

二一，十，十六。

重來上海（代跋）

我是北方人，最近來到上海。

上海是我的舊遊之地，於我還不算十分陌生。我是民國十五年的春天初來上海，那年深冬（卽十六年初）返回北方，到現在已整整十年。這十年的光陰，無論在國家歷史上，或個人經歷上，都經過重大的變遷；現在再來看看上海，除了幾處建築物長高了一些之外，却還是那麼亂糟糟的不見什麼進步。

這短短的十年，擺在我們億萬斯年的民族壽命上，真不啻彈指一瞬，但對於近代的中國，關係却太大了。民國十五年那一年，可以說是舊中國與新中國的斷續之交。段氏政權之倒，宣布舊中國的過去；國民黨的北伐，則象徵新中國的走來。中國的復興，本應該就在那年；不幸主持國運者未曾握穩舵把，遂教國家遭逢蹭蹬，

在數載內戰之後，來了九一八的空前外患，以致到這十年之後，把整個民族國家推演到存亡線上。

十五年春天，馮玉祥將軍領導下的國民軍，正在平津一帶，與奉直魯聯軍作着拉鋸戰。直魯聯軍利用渤海艦隊進襲津沽，因國民軍封鎖大沽，而引起一幕中日交涉。在三月十二日的早晨，日本艦隊向大沽砲壘開了砲，駐津各國海軍司令經由領袖公使之手，於十六日對執政府送了最後通牒，限於兩日內停止津沽戰事，並撤銷大沽口的防禦。十八日北京市民爲最後通牒事向執政府請願，發生了流血慘劇。在我們悲泣國門碧血的時候，政局起了變化，三月二十二日的早晨，國民軍靜悄悄的退出天津。我那時還在報館裏睡覺，朋友跑來送信，我遂不得不將那與朋友們合資經營的小報館撂掉。大概就是那天的深夜吧，家人朋友皆不知道，只我二哥一個人把我送上了招商局的一隻輪船。

轉天晨曦初露，天津市內還在響着陸續的槍聲，輪船蠕蠕東行了。那笨重的輪

船一程程的東進，渾黃色的白河一節節的西退，過了塘沽，到了大沽海口。那海口是天津的咽喉，北京的門戶，在近百年史上，給北中國運進了西洋文明，同時也吞入了不少的國恥。英法聯軍時，外兵經過那裏摧毀了我們的首都；頂到庚子之役，八國聯軍又從那裏打進來。一個辛丑條約，作了不平等條約的總代表，削平了大沽砲台，中國從此沒了海防。我那次作亡命客，竟也因了大沽口的外艦壓迫而起。我那時，既悲國家的遭際，復傷個人的孤零，且懼眼前的危險，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酸楚。我為避免大沽口駐軍的檢查，蹲進水手睡覺的艙內；迨鑽出來時，船入大海，長風巨浪，悠揚浩渺，眼界胸頭，均為之一舒。船在渤海中，瓢兒似的繼續向南飄流，到了烟台，過了威海，經過幾度眠食，我這個陌生的人便來到了上海。

我遊魂孤鬼似的在上海住了將近一年，現在回憶起來，還有着不少的遺戀，同時也有着不少的宿恨。南京路上的扒手曾吃過我的耳光；東新橋道旁向過路人拉扯的野雞，曾嘗過我的拳頭；我個人也曾在巡捕房中蹲過個把鐘頭。這些事，或許是

一個粗野的北方人所難免碰到的笑話，但在我個人說來却只有惆悵。那一年的生活，大體說來，是烈烈轟轟的，終日所接觸的都是熱血蓬勃的人物，夜間則睡在冷清清的亭子間裏。那時的朋友們，到現在已死的死，散的散，都爲一個大時代盡過他們的責任了；屈指數來，也有不少的人們業已顯達。我對於顯達的人們毫不羨慕，而對於被時代巨浪呑噬了的朋友們，每一念及，輒不免心頭滾燙，暗暗的落淚。一位北方朋友，他比我遲來了幾個月，也晚走了幾個月，當我在北方驚心南方惡潮時，這位朋友的熱血也與許多人的血流在一起了。還有一個女孩子，她爲革命的情緒所鼓舞，要到武漢去投軍，我曾幫助她取得一個資格，並確知她已登了長江輪。兩天後報紙上登出了一段新聞，據說一隻輪船由上海駛到南京時，一大批去武漢投軍的學生被扣留，且給孫傳芳殺掉了。這段新聞在我的記憶中永遠占着一個重要的位置，一直到現在，我還在擔心着那個女孩子是否尙在人間。

在上海，我曾晰夕計算着北伐軍的行程，也曾憂慮焦急過黨人的糾紛。十六年

初，在漢口租界被收回的時候，母親思念遊子，喚我回家去過舊年，我遂別了上海，返回漆黑的北方。我回家不久，北伐軍先後攻下寧滬，在劇烈的黨潮中，朋友們分了友敵。我到現在還竊幸未曾捲入那漩渦，但同時却摧毀了我的家庭。二哥替我坐了半年褚玉璞的牢獄，母親因悲傷二哥的災難，擔心我的安全，竟一病不起將她的愛兒丟下了！我就在天津，竟未獲一見母親的最後慈容！以後聽家人告訴我：母親當彌留時，尚堅囑莫讓三兒回家，免爲偵騎抓去。母愛是如何的偉大呵！盡兒不肖，十載盧鄉，徒辜親恩，無補國艱，每念及此，漸淚交併！

× × × ×

十年過去了，在國難第五週年紀念日的早晨，我因職務的關係，又來到上海。

在我十年未曾久離的北方，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遼吉黑熱相繼失去之後，剩肉見骨，慢慢的祖宗廬墓所在的河北也大部變色了。今年九月十六日的晚上，我在一羣親友惜別中登上平滬通車，二哥也到車站來送我，我恍然記起十年前的那天晚

上他送我上輪船的情景。也許或者未想到吧。到上海後，我的一個外甥寫信給我說：「吾們衆人在昨天送你們大家南下的時候，我們在站台上看車遠去，纔悵悵而歸。」過幾天她又來信給我說：「吾接來書，不知是快樂還是惆悵呢，心中不大自然，有時快樂欲狂，有時悲哀落淚，在我平凡生活中感覺一點新的轉變。」一個小孩子都會因爲我的遠行而感到悵惘，那麼，我於國勢阽危北局杌隉中離開我生長食居的故鄉，又是怎樣的心情呢？

我到上海後，沒有幾天，北方發生了豐台衝突，聽見日本兵在平津一帶不斷的示威演習，接着漢口上海又都發生了事情。我在盤算着故鄉的壽命，同時預感東亞大時代到來。我憑弔了閘北的一二八殘跡，同時腦海中自然湧起西沽的桃林，八里台的烟樹，西山的林泉，北海的魚跳以及微風吹到水面上的一摺摺的皺紋。這些都是我的思景，希望不染敵騎的汚塵。

我們北方人準備吐吐氣吧，不要常是被人瞧不起。我在一個非正式的文件中，

讀到下列的一段話：

中國人之特性，愛國不過五分鐘，甚且有不知國家爲何物者。大部官民率多利令智昏，顧家忘國，甚且甘心禍國。其目的只求一身一家一小集團之慾望解決，他若國事民生，一概不顧。雖一小部份尙能顧全大體而謀向上，均屬被壓迫之下層，無米爲炊，以致英雄無用武之地。以後××應採用權貴份子，而壓迫有節氣的忠幹份子，以華北民衆而論，其意志均屬奸滑而薄弱，易於利誘與威脅。民衆間缺乏團結組織與訓練，完全爲散沙的狀態，故長時間以來，迄無抗×事件之反動與勢力之結成。非若滿洲方面，九一八迄今四年餘，反滿抗×勢力仍是再接再厲的與××搏鬭，雖迭經收撫討伐，軍事政治，仍爲××心腹之隱患。華北之現在抗×份子及學生，雖有相當組織與堅決的意志，然大部爲客籍份子，雖深入華北民間，一旦華北變起，必大部瓦解，故不足爲患。……

我對於這個文件的可靠性，雖然不無疑問，但這一段話實在使我們北方人毛骨悚

然。

「燕趙古多感慨悲歌之士」，業已年湮代遠，現在是否尚有流風餘韻可尋，已大有疑問了。北方，自五胡亂華以來，中經遼金元清，曾斷斷續續的受了近千年的異族統治，這當然很影響了北方人的國民氣質。「漢人學得胡兒語，高踞城頭罵漢人。」現在的北方人是不是還那樣的沒出息呢？看漢奸的廉價賣國，甚至以兩角錢的代價，去替異族吶喊効死，固然不免寒心，但那是少數，純正的中國人是隨時準備作民族英雄的。經過這幾年的國難教訓，我相信站在國防前線上的北方人，他們的國家意識已逐日深厚了。

至於南方人，我當然不配去批評，我所最敬愛的師友許多是南方人。國難深入，無間南北，復興中國的責任尤其等待着全國人來肩負。截長補短，我覺得北方人應該加些氣，南方人的骨頭再硬些；一般的說，一切爲國家社會負責任的人們應該把心臟加強些，不作虛驚，多幹實事，國家的復興是沒有問題的。

× × × ×

上海還是舊上海，上海的主人應已新了些。

十年前的中國，是在一個新的希望中向前進行，到現在，那希望的已經遭受很大的挫折，整個的中國跌了一交。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使我們的家園爬起來，挺身前進，切不可使她繼續睡在地上，被人家用泥水向臉上塗。

上海還是舊上海，上海的人是否已新了些？

十年過去了，我因為住居的關係，仍是每天到呂班路的公園中去遊憩。幾行白楊樹似已長高了些，山子石上的小溪仍是那麼潺潺的流着。風景不殊，人事全非了；我希望再過十年之後，在繁盛復興的新中國裏，重來遊覽這舊園景。

二十五年國慶日於上海。